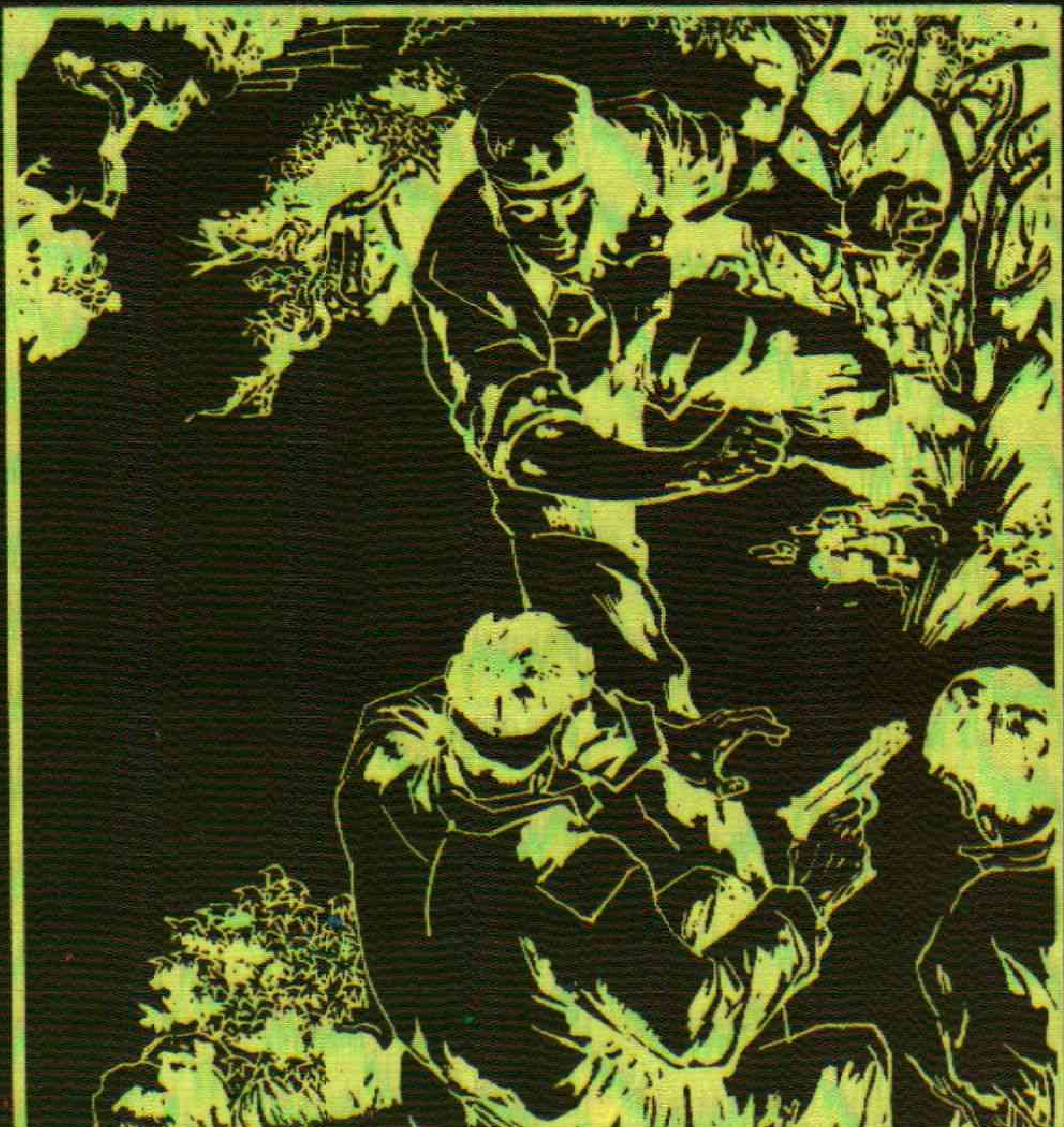
江青貼身警衛的遭遇

薛家柱　文　新著



江青貼身警衛的遭遇

薛家柱　文　新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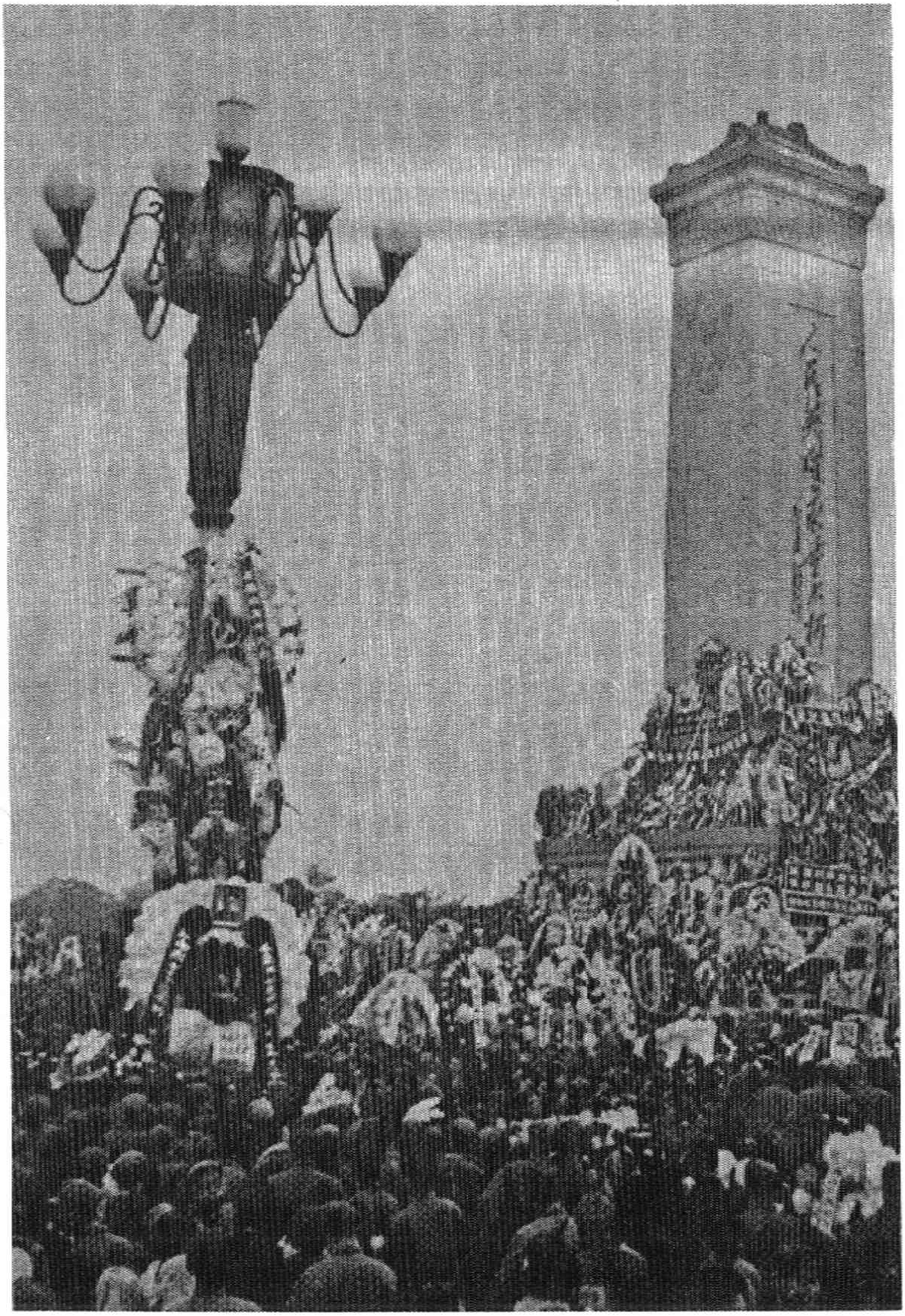
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江青貼身警衛的遭遇

作　者：薛家柱　文　新
出　版：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軒尼詩道253-261號903室
電話：5-735592
THE MIRROR POST CULTURAL
ENTERPRISES CO. LTD.
RM. 903, EASEY COMMERCIAL BLDG.
253-261, HENNESSY ROAD HONG KONG.
印　刷：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第二街129號地下
電話：5-497470
發　行：利源書報社
九龍旺角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電話：3-818251-4
LEE YUEN SUBSCRIPTION AGENCIES
245-251 SAI YEE ST., G/F.,
MONGKOK, KOWLOON, HONG KONG.
華文書報雜誌社
CHINESE PERIODICAL DISTRIBUTION
716 NORTH FIGUEROA STREET,
LOS ANGELES, CA. 90012, U.S.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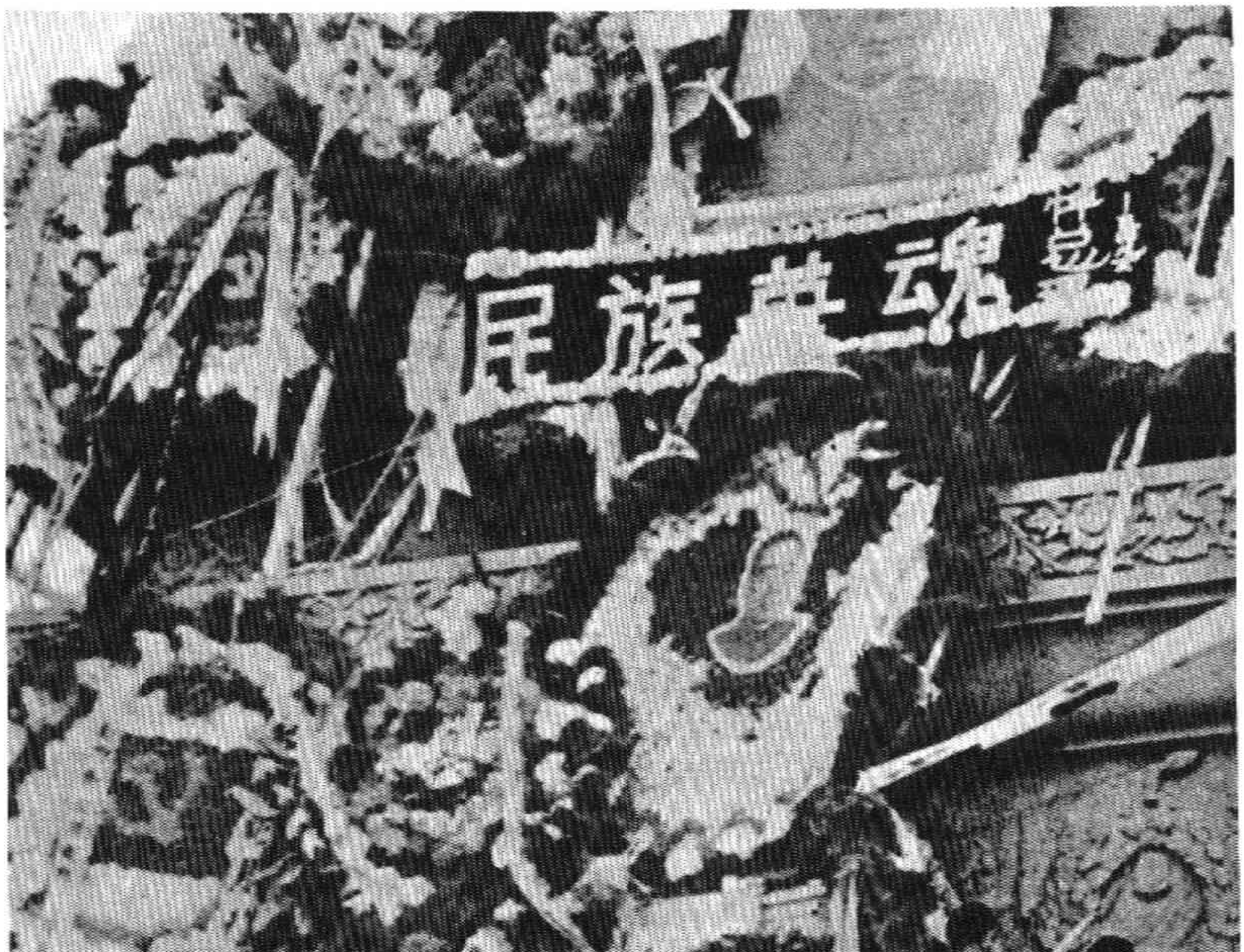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八四年三月初版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版
定價：港幣十五元正

周恩來總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病逝。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丙辰清明，天安門廣場追悼周恩來總理的人羣和花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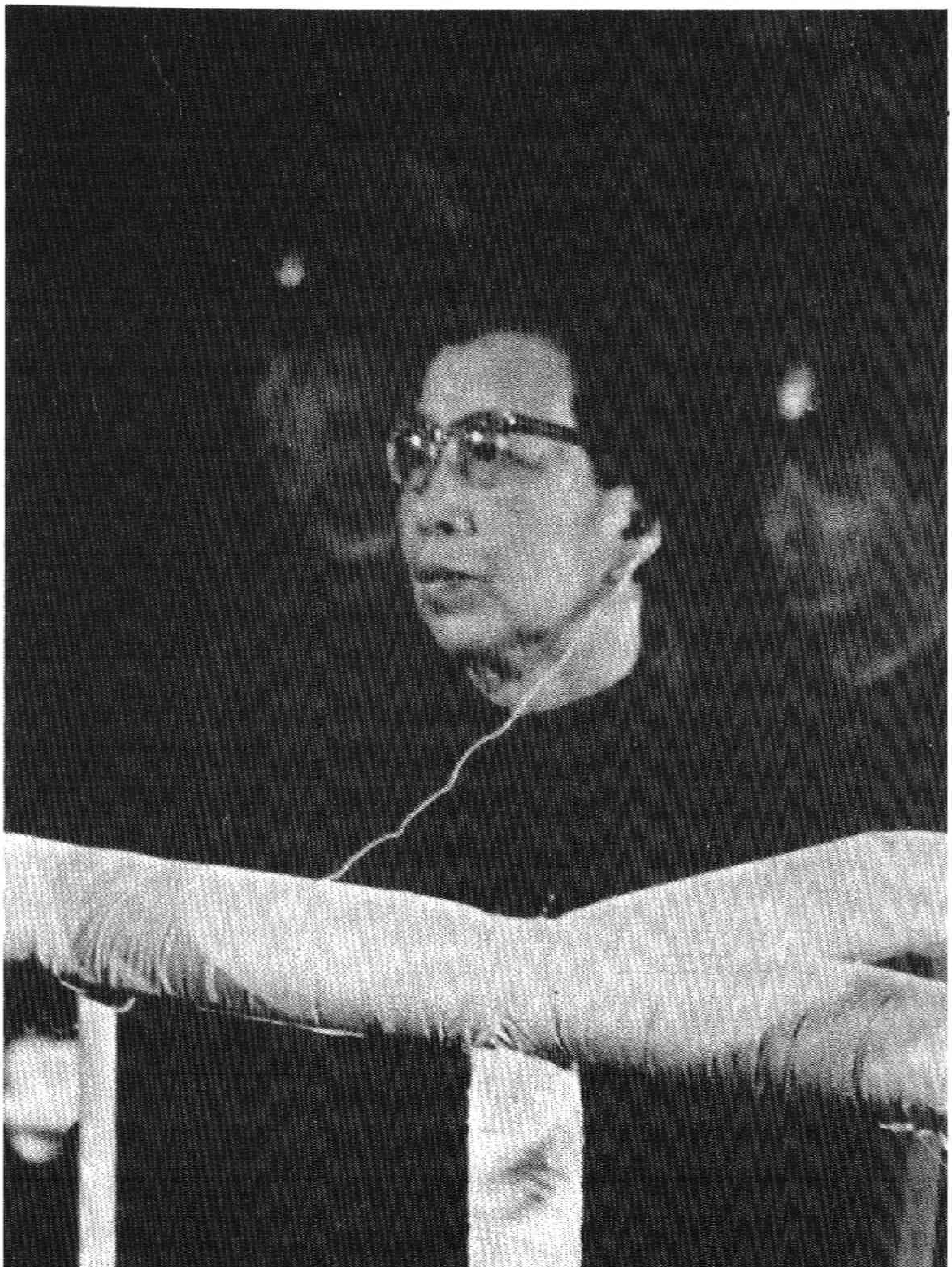
掃除四害民歡悦，春回大地總理歸。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幫垮台後，北京市民紀念周恩來總理的感人場面。



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北京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紀念故總理周恩來，四人幫秘密從上海調來骨幹混入人羣中挑動，肇事後又鎮壓又殺人滅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參看本書第十四章）

文革中不可一世的江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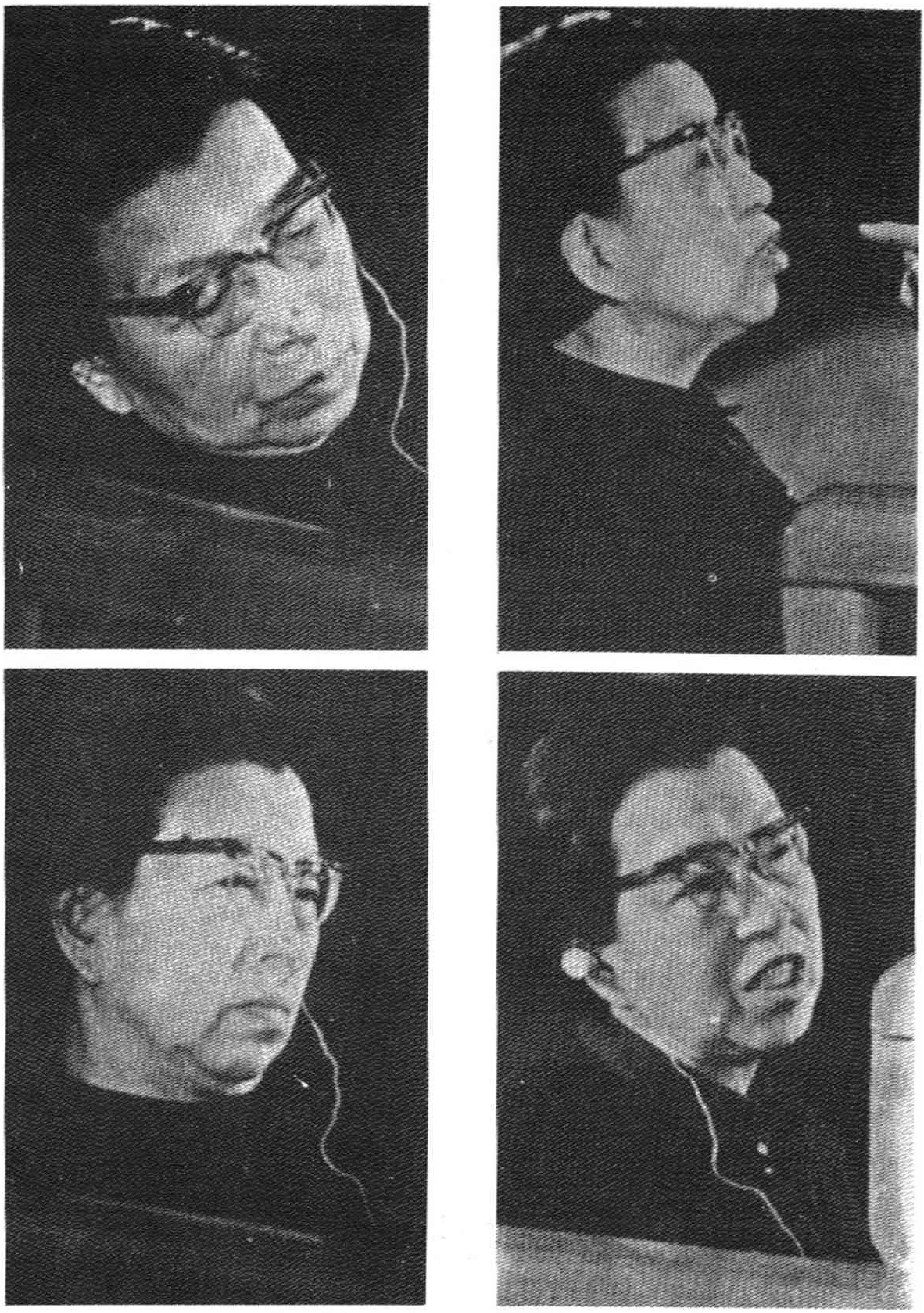
這幅照片是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前一個月，江青主動提出，一手導演，親自為林彪拍攝的。署名峻嶺，登在《人民畫報》上。（參看本書第八章）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國大陸最高特別法庭審判林江反革命集團，江青被押上被告席。

一九八一年一月廿五日，法庭宣判林江集團罪名成立，江青被判死刑，緩刑兩年，剝奪終身公民權。

（參看本書尾聲）



江青受審判時的表情。

女皇夢　　　　吳　耕

高舉，緊跟　　　　方　成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俊警衛　身懷好絕招 俏姑娘　意馬又心猿	3
第二章	莊志明　受命一號院 女首長　深宮露崢嶸	9
第三章	點鴛鴦　首長作媒人 苦單思　處長悲失戀	19
第四章	懷舊情　小莊憶戀人 怨文革　勞燕各分飛	25
第五章	奉旨命　俊男娶美女 洞房夜　首長召新娘	32
第六章	受折磨　難圓夫妻夢 見裸照　心中怒火燒	39
第七章	查眞相　江虹説因由 釋前嫌　夫妻沐愛河	44
第八章	恃權勢　處長姦護士 施淫威　女皇打侍衛	51

第九章 探姑媽 再闖大上海 哭總理 淚灑黃浦江 57

第十章 睹不平 拔刀救弱女 抗強令 萬民悼親人 62

第十一章 方雪萍 患難逢知己 劉滬生 守諾助同窗 69

第十二章 讀《女皇》志明察野心 當活證 江虹更知情 77

第十三章 關寶太 生疑查情敵 小許鳳 冒險助知音 84

第十四章 清明節 首長親鎮壓 天安門 小莊捉放曹 90

第十五章 露殺機 暗佈離山計 施妙計 走險突逃亡 95

第十六章 除後患 密下通緝令 避耳目 喬裝扮情郎 104

第十七章 痴情漢 拜倒石榴裙 莽處長 遙控上海灘 113

第十八章 遇險情 復登逃亡路 碰怪客 車上作糾纏 119

第十九章 求生路 亡命奔福建 打流氓 扶弱露行踪 128

第二十章	大搜捕 師父親出馬 陷重圍 弟子罹網羅	……………………	138
第廿一章	老將軍 密令反追捕 假公安 危難救囚犯	……………………	150
第廿二章	毛澤東 身後呈亂局 莊志明 劫餘會愛妻	……………………	162
第廿三章	正邪鬥 佈陣療養院 夫妻遊 浴血貫亭山	……………………	171
尾　聲	強權滅 女皇慘扮蟹 正氣伸 人民慶新生	……………………	183

鏡報出版的新書

江青貼身警衛的遭遇	薛家杜 文 新著	初版	HK$15.00
大陸生活三十年(上)	沈 醉著	三版	HK$14.00
大陸生活三十年(下)	沈 醉著	三版	HK$13.00
通向1997	鏡報編輯	二版	HK$10.00
一個華僑的經歷	徐四民著	初版	HK$18.00
茶經新篇	陳彬藩著	二版	HK$15.00
痔瘺中醫療法	陳國星整理	初版	HK$10.00

香港利源書報社發行　各大書局有售

前　言

本書原名《覺醒的警衛員》，是主人公根據自己親身經歷寫成，第一次向海外讀者披露了江青政治生命最後一幕的搏鬥。

正在K地特種學校接受特種訓練的戰士莊志明，精通保衞人員所具備的多般武藝：格鬥、拳擊、游泳、攀登、騎馬、開車、發報、百發百中的射擊技術、使用特種工具的技能……動作敏捷，技藝高超，還學會了格鬥中的絕招：點穴。他生得英俊秀逸，偉岸魁美。被當年的「中央女首長」相中，讓他提前畢業，親自指定擔任她的外勤貼身警衞。並且把她的內勤貼身警衞、絕色美女江虹許給他爲妻。

莊志明本來已有青梅竹馬的戀人——上海某著名音樂家之女方雪萍。而江虹又是女首長的警衞處處長、莊志明在特種學校時的老師、好色之徒關寶太追求的對象。而莊志明在受命清理折戟沉沙的林彪父子材料時，又意外地發現了他的妻子江虹一絲不掛的裸體照片。離奇的際遇，使他格外驚愕。

儘管女首長對這有「美男子」之稱的貼身警衞十分寵愛。然而，當莊志明在當年中央文革所在地——北京一號大院裏接觸到一些不爲世人所知的事情，逐漸認淸他曾崇拜爲偶像的「女首長」的眞面目之後，這位年輕、正直的警衞員無比震驚。

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中，女首長從上海

抽調了幾十個信得過的骨幹，秘密送到北京，混在人羣中挑動、演講、翻汽車、放火燒營房，然後再嫁禍羣衆，爲大規模武裝鎮壓製造藉口。肇事之後，又把這些骨幹抓捕滅口。莊志明目睹了這些罪惡行徑，瞭解了事實眞相後，他彷彿從惡夢中醒來。於是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救出了正要被滅口的在上海時的老同學劉滬生。

同年四月十日，女首長上海指揮部的負責人秘密報告：在清理屍體時，發現劉滬生下落不明。特務頭子關寶太從密報的線索中，發現莊志明「可疑」，決定要把他從女首長身邊調開。遂以中共中央辦公廳名義發出通知：選派莊志明到西北 101 工程擔任副政委。暗地裏却派人跟踪，嚴密監視，準備隨時抓捕。

莊志明知道此去凶多吉少，決定逃出「虎穴」。他行前作了準備，在途中甩開「釘子」，巧妙跳車逃亡。這個消息震驚了北京一號大院裏所有的人。因爲莊志明瞭解他們不少內情。而當時，女首長與「中央軍委」元老的鬥爭日趨激烈，生怕莊志明掌握的「機密」爲對方所獲，因此下了立即追殺莊志明的密令。

莊志明逃出後，神出鬼沒，行踪遍及江南幾省，在劉滬生等人的幫助下，喬裝改扮，冒充江西軍區副司令的兒子，隱居在廈門一賓館。

與此同時，中央軍委的元老得到「莊志明知悉一號大院秘密」的情報，則下了「發現此人必須千方百計加以保護」的密令。於是，展開了追殺與保護的曲折而反覆的爭鬥……

整個事件離奇曲折，驚心動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眞實地再現了那個年代的歷史悲劇和人們追求光明的代價

全書共二十三章，十二萬六千字。每章標題係編者所加。此書情節生動詭秘，文章雋永優美，讀來引人入勝，部分章節曾在鏡報月刊刊登，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

第一章

俊警衛　身懷好絕招
俏姑娘　意馬又心猿

電影放映機沙沙響着。銀光閃爍的寬銀幕上，正在放映一部西方影片。那快速的節奏，刺激性很强的電子音樂，光怪陸離的畫面，使人眼花繚亂。

一個身材苗條的金髮女郎，穿着比基尼的三點式游泳衣，利用自己的色相正要謀殺一個男性間諜人員……

「啊?!」猶如一股涼颼颼的風掠過半明半暗不大的放映室，引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

舒適的沙發椅上，零零落落地坐着一些衣冠楚楚的觀衆。當他們看到這個刺激性很强的鏡頭時，有的習以爲常地稍稍挪動了一下屁股，有的道貌岸然地故意調換一下二郎腿，裝出一副無所謂的超然神態。

坐在門角落的莊志明，猛地感到一陣臉紅，渾身戰慄，全身血液禁不住直往腦門衝。他從沒看過這種電影。他嚇得一顆心在胸口呯呯地劇跳，臉孔臊得火燒火燎，不好意思地低下頭去。

他意外地發覺，身邊其他人根本無暇來顧及他。炯炯的目光，像手電筒那樣直射銀幕，緊緊地盯住這個金髮女郎，生怕溜過每一個微小的細節。有的裝得不露形迹，有的咧着嘴在嘻笑……似乎這種赤裸裸的凶殺和慾念在這裏已合法化，成爲司空見慣的現象了。特別是坐在他前邊兩排的幾個姑娘，竟然也發出了竊竊的嬉笑聲，其中有個身材嬌小的姑娘

還陶醉似地把頭靠在另一個高個兒姑娘的肩膀上。一頭濃黑的長髮正好擋住了莊志明的視線。

咦！這是怎麼回事？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喲？

莊志明驚奇地瞪着她們的背影，不由地沉思起來……

今天，他突然奉命從K地特種學校提前畢業，上這兒來報到，說是要擔任某首長的警衞工作。他匆匆告別了用欽羨目光爲他送行的同學，隨關處長驅車來到這兒。關處長是負責首長警衞工作的重要人物，在莊志明他們學校兼過課。他是個身材魁梧的關東大漢，身高一米八五，體型粗獷，濃眉毛，闊嘴巴，簡直像《水滸傳》裏的蔣門神，年紀大約四十多歲。莊志明是他的得意門生，因爲這個外秀內剛、敏捷聰慧的上海青年，是全班成績最優異的學生，從無線電發報到外語翻譯，從各種武器射擊到身體素質訓練等各種項目，他都名列前茅。

關處長親自駕駛那輛黑色的「奔馳」牌汽車，在北京街上拐了幾個彎後，就順着一條幽靜的馬路疾駛着。這兒行人稀少，籠罩着一種神秘肅穆的氣氛。長長的高牆威嚴地矗立着，一眼望不到頭，表明這是個範圍很大，房子很多的不平常的場所。過往行人遠遠看見這建築羣就會肅靜迴避，繞道行走。

最後汽車到達一個大門，通過門禁森嚴的崗哨，拐過屏風般的假山，就沿着一條平坦水泥路駛進去。進了門，裏面豁然開朗，柳暗花明，一座偌大的園林呈現在眼前。只見濃蔭飄拂的楊柳，低垂在波光粼粼的人工湖面，綠葉馥郁的花木，掩映着幢幢式樣別緻獨立式的小別墅：有米黃式的，乳白色的、淺藍色的……座座自成格局，互以林蔭道和虹橋聯通。這是什麼所在呢？好像《紅樓夢》描寫的大觀園，又好像是日內瓦萊夢湖畔的遊覽勝地！園林亭榭是地道的中國古

典風格，可宅邸構造却是最新式的西洋建築。

華貴的「奔馳」牌汽車「吱」地一聲停在一座乳白色的小別墅門口。關處長也沒多說什麼，就把莊志明領進一個舖着地毯的華麗客廳，說：「你就在這兒工作。今天先休息一下，晚上看看內部電影。我向首長滙報一下，看看什麼時候有空可以接見你。其他情況，明天我再詳細向你介紹。」

說着，他把莊志明交給一個秘書模樣的人，又匆匆地開着「奔馳」牌汽車走了。

秘書把他領到別墅對面一排平房去住宿休息。裏面住着不少和他年齡相仿的警衛戰士。

晚飯時，有一個面無表情的軍人領他到一個小餐廳用膳。飯後，又領他到這個只能容納近百人的放映室，觀看內部電影。

作爲一名軍人，特別是經過特種訓練的警衛戰士，莊志明腦袋裏銘記着嚴格的「保密條例」，不該問的，他絕不會輕易開口。比如特種學校就從來沒有什麼畢業典禮，接到通知就出發，誰也不許問，誰也不能講——一切按照軍事化原則。可現在這是個什麼地方呢？他要警衛的首長又是什麼人？進入這個神秘地點後，幾個鐘頭以來，他一直在腦海裏盤旋着這個問題。越想越感到有些惶惑不解，神思不寧，禁不住心頭籠罩上層層疑雲……

莊志明的腦海就像眼前五光十色的銀幕，只有變幻的光斑在閃動，留下一片迷離混沌的感覺。他渾身像得了瘧疾在陣陣發熱，感到那樣不自在，他眞想站起來馬上離開。

正在這時，前面兩個姑娘的悄聲談話，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那個矮小的姑娘說：

「瞧，這洋小子長得多帥！眞夠一等品水平。」

「別胡扯。」那高個子姑娘噓聲阻止坐在一起的伙伴，

悄聲說：「快看電影。」

「哎，江虹！剛才我看見咱們這兒又來了一個年輕的新警衞，模樣兒也挺帥的。」

「別瞎說了，小鳳！」對方並不感興趣地冷冷敷衍着，「不要看見男的就像掉了魂似的，太沒意思了！你怎麼知道他是新調到咱們這兒來的？」

「肯定沒錯兒，他一定是新來的警衞人員。剛才看見我，畢恭畢敬可規矩哩！」

莊志明一怔，感到異常驚愕：她說的不正是自己嗎？

剛才吃過晚飯，莊志明一個人在乳白色別墅屋前散步。二層樓的小洋房，琉璃瓦屋頂，建造得十分富麗堂皇。旁邊是葱蘢的樹木和錦簇般花圃，還有幾叢青翠的竹林。

客廳邊上有一長排落地玻璃窗，正映着西天晚霞的虹彩。走廊上陳設着不少明清皇朝留下的家具和古董，那些大花瓷缸上鏤刻着盤龍圖案。

莊志明停下脚步，打量屋門口一隻大瓷缸。這時，耳畔響起一串銀鈴般笑聲，一個姑娘端着臉盤從他身邊經過，一見他，姑娘馬上很有興趣地停住，好奇地打量起來。

莊志明知道人家在注視他，就臉紅紅地低垂着頭，裝作沒發現似地專心觀看花缸，帶着窘態撫摸缸沿上的花紋。

姑娘見他這副稚嫩、羞澀的模樣，感到更有興趣，就歪斜着頭，笑盈盈地問：「同志，你是哪個部門的？」

莊志明見人家查問了，不得不抬起頭。只見眼前的姑娘穿一身軍裝，俏麗的臉龐，大大的杏眼，顯得很開朗、活潑。她可能剛洗過澡，豐腴的臉上紅艷艷的，頭上沒戴軍帽，長長的黑髮披在肩上，髮梢上還掛着亮晶晶的水珠。

莊志明見她烏黑明澈的眸子直勾勾地看着自己，不好意思地喃喃回答：「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個部門的……是關老師

把我領來的……」

「是老關把他領來的，還不是新來的警衞嗎？」那個叫許鳳的姑娘貼在高個兒的江虹耳邊說。

「哦——你肯定以前沒見過他？」江虹側過臉來。放映機的白熾燈光，給她的鵝蛋形臉頰和鼻樑鑲上一條銀亮的邊線，勾出了一個迷人的側影輪廓：希臘型的臉頰，富有稜角的顴骨，高挺的鼻樑，神態嫻靜而莊重。乍一看，使人會把她錯當作歐洲姑娘，像是剛從銀幕上走下的那個金髮女郎。

「我看得可淸楚啦！」許鳳得意地說：「我從來沒在這兒見過舉止這樣文雅的小白臉……」

「別瞎說了！」叫江虹的有點生氣地阻止她。

過了一會，許鳳仍在低聲地咕嚕：

「哎，說不定他今天晚上會來看電影呢……」

她下意識地掉轉頭來朝後環視整個房間。莊志明感到異常窘迫難堪，連忙把頭一低，想避開她的目光。可是沒用，許鳳已淸楚地看到坐在後面兩排的莊志明。她喜形於色地用胳臂肘捅捅身邊的伙伴，對着她的耳朶悄悄地說：

「瞧，就是他！」

江虹完全理會女友的心情，只好敷衍地轉過頭來看一眼。由於房間光線幽暗，她沒看淸莊志明在那兒。

莊志明覺得對方如此露骨地議論自己，實在太不禮貌了，有說不出的煩躁。唉！這兒的氣氛實在令人厭倦、窒息。同特種學校那開闊的操場，潔淨的宿舍相比，那兒的天是那麼藍，草是那麼綠，空氣是那樣淸新……同這裏完全是兩種氣氛。他興味索然地一推椅子立起身來，想快快離開這悶人的放映室。

誰知正在這時，電影放完了。場內突然音樂大作，豪華的客廳中，所有的玻璃吊燈一齊亮了起來。

在耀眼的燈光下，莊志明狼狽地暴露在兩個姑娘面前，不知所措地低下頭去。

擴音機裏突然傳出和剛才影片完全相反的輕音樂……

第二章

莊志明　受命一號院
女首長　深宮露崢嶸

「小莊，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莊志明沉默地搖搖頭。

「你知道要警衞的首長是誰嗎？」

「不知道。」莊志明用坦率的眼睛望着自己的老師。

關處長得意而詭譎一笑，意味深長地用鉛筆輕敲着寫字枱上的玻璃板，打量着站在他前面的學生。

到了第二天下午，關處長才把莊志明叫到辦公室來，向他正式佈置任務。

關處長的辦公室是個很大的房間。門是柬埔寨柚木的。窗戶上裝着特殊加工的防彈玻璃，蒙着紫色絲絨的窗簾，像是一個幽暗的窑洞，嗡嗡作響的空氣調節機使室內保持涼爽的溫度。房間裏有一個巨大的寫字枱，上面堆滿文件、紙張。寫字枱後面是一個現代化的大保險櫃，看上去堅固異常，彷彿任何東西都撬不開，炸不破的。當莊志明進屋時，一眼望去，沙發墊的大轉椅上坐着鐵塔一般的關處長。

「祝賀你，小莊，」關處長連身子也沒擡一下，大模大樣點燃一支香烟，藍色的煙圈向天花板噴去，「祝賀你來到一個光榮的崗位。」

關處長肩寬背厚，脖子很粗，特大號的軍裝穿在他身上，還是綳得很緊很緊。他那雙鐵鉗般粗壯有力的手放在寫字枱上，像是能把鋼球鐵蛋捏得粉碎。握起拳來，手背就看不

出「四個山峯，三個峽谷」（醫學上稱爲第五掌骨和第一節指骨的球狀隆起），這是長期訓練拳擊的結果。他整個體型確實給人以拳擊運動員的印象。

關處長名叫關寶太，原是一名小小的連長。「支左」時來到北京的一所大學。有一次，一位文革首長到該所大學去，被激動的學生包圍了，扭住她要和她辯論。就在那時，關寶太殺入重圍，把首長救了出來。首長見他如此忠心，而且力氣又大得驚人，是最理想的保鏢，就把他調到這深宮內院，擢升他爲警衛處長，統轄這個範圍龐大的要地。他一下成爲深受器重的幹將，旣是她私人保鏢，又成爲她的心腹和代言人。

關寶太悠悠然地坐在圈椅上，轉動着吱吱作響的椅子。他那漸漸發胖的身體已使椅子不勝負擔了。關處長兩道利劍一樣的目光在莊志明臉上掠過，又黑又粗的眉毛抖動了一下。他見這個純潔得透明的學生還是像在特種學校那樣，站得筆直地回答教員的問題，就架子十足地擺擺手說：「好，你坐吧！我告訴你，這兒就是1號大院……」

他對部下佈置任務，向來開門見山，不耐煩用政工幹部那套思想動員。他很欣賞德國那部叫《科倫上尉》電影裏的一句台詞：「軍人不會講話，只會行動……」

「1號大院?!」莊志明輕呼了一聲，臉上露出不勝驚訝的神色。

1號大院，他早聽說過。在特種學校時，學員們一提起這個名字，就會壓低聲音，收斂起笑容，以一種機密的神情悄聲議論。

可此時此刻，莊志明還是有些不太相信。1號大院不是早期中央文革所在地，現在的政治要害部門嗎？在正常人的想像中，這兒該是異常莊嚴肅穆、緊張繁忙的工作崗位。怎麼會是這樣曲橋流水、水榭樓臺的幽宅深苑呢？昨天晚上甚

至在這裏放映那樣不堪入目的電影，看的人又是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他有些迷茫尷尬，下意識地抹了一把臉。

「小莊，沒有想到吧？你到了一個多麼光榮而重要的崗位。現在路線鬥爭非常激烈，已經快到最後攤牌的時刻了。」關寶太咳嗽了一聲，壓低了聲音，「把你提前畢業調到這兒就是爲了加强保衞無產階級司令部。這是形勢的需要！從今天起，你將成爲首長的警衞人員……懂嗎？」

「啊?!」莊志明倒抽了一口涼氣，內心受到强烈震動，身體不覺向前猛傾，面部肌肉很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他頓時呆住了，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只是毫無表情地聽着。

警衞這樣一位首長——這眞是連做夢也不敢想的事情……現在他完全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震懾住了，頓時凝神歛氣，一下說不淸心中是興奮還是驚訝。

關寶太見莊志明沒有感激涕零地表態，顯得有些不高興。他瞪着眼，很想猜出對方的心思。莊志明聽到這樣光榮使命有何感覺？怎麼沒有特殊反應？是滿意，還是不太情願？他揚起濃黑的眉毛，詭譎地一斜眼睛，冷冷地打起官腔問：「小莊，我該說的都已經說了。對這個新的命令，有什麼意見嗎？」

如果把莊志明這些學生比作孩子，那關寶太就是他們嚴厲的父親。早在特種學校裏，關寶太就常常引用日本影片《啊！海軍》裏一位教官的話：「從今天起，我就是你們的老師，就是你們的父親加母親，懂嗎？」他要學生仿效「江田島」的精神。

還能有什麼意見呢？作爲軍人，莊志明知道只有服從。何況警衞的又是這樣重要的首長。他長長吁了一口氣，顯然他對這事估計不足，所以來不及立即作出反應。現在眼看關寶太不耐煩了，就機械地回答：「服從上級的命令！全心全意保衞好中央首長。」

對這樣的回答，關寶太還是感到有幾分失望，但目前又不好過份苛責這個年輕的部下，就威嚴地豎起粗短的手指說：「好！從現在起，你就開始值勤吧。明天首長還要親自接見你呢！」

關寶太站了起來，兩腮的肌肉抖動了幾下，咧開嘴笑了起來，好像明天首長接見的是他。

莊志明回到宿舍，呆呆地恍如夢中，一夜心神不寧，未曾合眼。他始終弄不明白，這樣重要的任務，爲什麼偏偏選中他？眞是不可思議呵！這個天眞純潔的青年，不禁對未來的命運作了種種的猜想……

次日清晨，關處長親自領着莊志明早早地來到首長住處，在外面客廳等了兩個小時。只見那天晚上看電影時遇見過的江虹和許鳳，在房間裏進進出出十分忙碌，就是不見首長本人的動靜。

九點一刻，許鳳才出來通報說：「首長準備接見，叫他們一切準備停當。」

該準備的早就準備好了：兩人都換上了新軍裝，從頭到脚都收拾了一下。關寶太還把絡腮鬍子刮得青光光的。他雖然和首長天天見面，不過，在舉行這種接見儀式時，誰都得按照禮儀，不得有半點馬虎。

莊志明又驚又喜，心緒複雜地跟着關寶太和許鳳躡手躡足地向裏邊走去。通過鋪着猩紅高級和闐地毯的走廊，來到一間更寬敞明亮的房間。一進門，馬上給人以溫暖如春的感覺：房間裏瀰漫着香水的氣息，空調設備把氣溫調節到26度。

這是臥室外的起坐間，四壁佈置得富麗堂皇。牆上是菲律賓的錦幔，穹頂是意大利的燈具，窗上是法蘭西的窗簾，地上才是我國自產的厚厚紅色桃花地毯。房間裏全套精緻的

沙發、傢具，全是爲首長專門定製的。沙發上套着她喜愛的綠色織錦，呈現出春天常在的氣息，符合她「出綠」的要求。明亮的陽光透過窗紗照在壁上，玻璃鏡框裏有幾張放大的攝影作品，全是出自她本人之手。還有其他一些古玩，擺設，則都是從故宮裏搬來的重要文物：商鼎，陶馬，以及掛在牆上的明清名畫家的山水花鳥，和鄭板橋的字畫……啊！想不到這二層的小別墅裏，擺設如此考究。

關寶太和莊志明一動不動地坐在沙發上，屏息靜氣地注視着通向臥室的門。莊志明的心怦怦地跳個不停。

一隻白嫩的手把絲絨的帷幔撩開了，門邊先出現了江虹，像一尊一動不動的維納斯雕像，威嚴、孤傲地佇立在門口。隨即首長出場了，她顯得儀態從容，面露笑意，歪斜着的頭那樣洋洋自得地微仰着，不住地點頭頷首，好像她接見的不是一兩個人，而是滿滿一屋子。

關寶太連忙從沙發上站起，脚跟喀嚓一聲相碰，舉手敬禮。莊志明也學着他的樣子，行了一個禮，手在緊張地微微顫抖。過去，他只在電影上見過她，一直在心目中顯得非常威嚴、神秘，現在她正一步一步向他走近。

「你們好！」這位首長朝他們喊了一聲走過來先與關寶太隨便地拉了一下手，然後和莊志明緊緊握手。她臉上有一種似笑非笑的表情，鋼架眼鏡後面那犀利的目光長時間地落在這個年輕人身上，把他從頭到脚細細打量了一番。

「首長好！」莊志明立正回答，聲音非常清脆悅耳，由於緊張嗓音提得分外高。

首長對面前這個年輕人很滿意。她微微點頭，大模大樣地在沙發上坐下，然後揮揮手，示意關寶太和莊志明也隨便坐。她歪斜着頭，把眼睛朝向莊志明，開始詢問起來。

「你叫什麼名字喲？」

「莊志明。」

「老家是哪兒喲？」

「上海。」

「哦——，今年多大啦？」

「二十七。」

她的聲音又尖又細，顯得裝腔作勢，矯揉造作，特別是後面一個字的尾音拖得分外長，還不住微微顫抖，眞像一個出了故障，頻率很高的擴音喇叭，在喀喇喇地振動，發出刺耳的聲音。她一邊問，一邊顯出心不在焉的樣子，不住地打量着這個年輕人。莊志明看到在閃光的鏡片後面，是一雙灰色的眼睛。這眼睛裏沒有通常人那種溫柔、友愛和信任；而是充滿着冷酷、威勢和敵意。它時時露出戒備的神色，處處警惕着你，顯出一種歇斯底里的神經質。

事實上這些詢問都是多餘的。首長並不是第一次見到莊志明，她早在閉路電視的屏幕上見過他。而且是她親自選擇指定這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來擔任她的外勤警衞。

早在一個月前，她就通過閉路電視，在屏幕上觀看特種學校的訓練和比武，從中物色合適對象。她憑直覺，在幾十個人中間發現了莊志明是佼佼者。這個上海青年，剛中有柔，柔中有剛，既有江南小伙子的英俊秀逸，又有北方人的偉岸魁美。他身高一米八〇，不胖不瘦，眉淸目秀，一表人材，眞是生活中的楊子榮、郭建光。特別是他作爲一個保衞人員所應具備的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格鬥、拳擊、游泳、攀登、騎馬、開車……動作敏捷，技藝高超。他還學得一手絕招：點穴。誰被他點中穴位，頓時動彈不得，簡直比子彈打中還靈。當時首長樂得指着彩色電視屏幕說：「好，就是他！」她非常稱心地點着頭。

現在，坐在面前的莊志明比從電視上看到的還英俊聰慧。這是一個眞實的人，一個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小伙子。別看

他外表很文靜，却有一股使人猜不透的奇異魅力。

「小莊，你的名字是哪兩個字喲？」她繼續問道，裝出關心的樣子。

「同志的『志』，光明的『明』。」

「唔……我給你的名字改一改好嗎？」她沉思了一下，又裝腔作勢地搖動着頭，用尖削蒼白的手指掠了一下油黑發亮的頭髮。

莊志明正在注視她的奇特的髮型和下端突出的兩腮，一下沒聽懂她的意思，不知如何回答。

「太好了！」關寶太搶着回答，「首長能給小莊改個名字，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唔，改個什麼呢？」她故作姿態地仰身往沙發上一靠，閉上眼睛沉吟了一會說：「這樣吧，就改爲『莊志宏』吧，壯志宏大，這意思不是很好嘛！」

「好極了！好極了！」關處長輕輕拍了幾下掌，屁股在沙發上聳了幾下。他在主人面前完全像是隻哈巴狗，裝出一副柔順諂媚的神色。

莊志明一下不知可否地難以回答。心想：自己的名字不是很好嗎？爲什麼一定要改呢？他哪裏知道首長有專替人改名字的怪癖。

改完名字，她得意地偏過頭來問江虹：

「小江，你看小莊這人怎麼樣？」

沙發背後，站着穿着整齊軍裝的江虹。她不動聲色地看着剛才這一幕接見，顯得無動於衷。現在問她，江虹一楞，沒有馬上回答。她雙眉微蹙，頭一次認眞地看了莊志明一眼。

這個身材健美的小伙子，面貌確很英俊，但却有幾分靦覥和淸高。她一時覺得無法表態，就默不吭聲。

一直在端茶、端咖啡的護士許鳳，一聽首長發話，興奮

地瞪大雙眼，熱烈地望着莊志明，不揣冒昧地說：「首長，我看小莊很好……」

「是嗎？」首長並不見怪地呵呵笑了起來，「小鳳倒有眼光，你認識他？」

「他一來報到，我們就認識了。」

「哈哈哈哈……」

這一來，可把莊志明鬧了個大紅臉。他正要把目光轉向別處，却不期而遇和江虹的目光碰到一起了。

她今天站在沙發後邊，比前夜更顯出身材的頎長、豐滿和勻稱。她儀態莊重高雅，烏黑發亮的長髮，襯托着白嫩的臉和高高的鼻子。她不加修飾，却是那樣清新、自然，渾然天成。可不知爲什麼，她似乎顯得有些慵倦，臉上始終是淡漠冷峻的表情，帶着一種夢幻般的神采，對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不太感興趣，顯得無動於衷。

這短短的一瞥，讓神經敏感的首長窺見了。她望望眼前這個美男子，又回頭看看維納斯般的江虹，心裏突然閃過一個奇妙的構想，有了一個凡人想不出的主意……

接見儀式結束了。中午，江虹和許鳳回到自己的房間。

她們的房間就在首長臥室的外圍，也是一個很漂亮精緻的小套間。室內的一切設備齊全，小巧的單人床，帶有鏡子的五斗橱，還有附設大浴缸的考究的衞生間。江虹和許鳳住在同一房裏，儘管她們的性格、氣質、愛好是那樣不同，可並不妨礙她們的友誼。許鳳把江虹看作冷靜有涵養的大姐姐，有什麼心裏話都同她談。江虹則把許鳳看作淘氣的小妹妹。

江虹隨身和衣倒在床上，舒適地伸展了一下腰肢，就扭亮床頭櫃上的枱燈，看起厚厚的小說來。

她看的是一本《飄》。解放前出版的本子，黃色的封面

，上面那個「飄」字足有茶杯蓋那麼大。在這以前，她多次聽見首長在作報告和接見文藝界人士時，反復推荐過這本《飄》，就借來好奇地閱讀。

「江虹，你在看《飄》嗎？」許鳳正對着鏡子，往俏麗的臉上搽着雪花膏，自我欣賞地摸摸耳朵邊的美人痣。她映在鏡子中的那張臉蛋，就像放在床頭那本進口雜誌封面的廣告女郎。

「嗯。」江虹隨便應了一聲，眼睛沒離開書。

「郝思嘉是多麼愛希禮喲！」許鳳仍忘情地感嘆着。「生活中如果能碰見希禮這樣的人就好了……」

江虹聽許鳳評論起《飄》來，不覺微微抬起頭。她見許鳳這樣如醉如痴地對着鏡子閃眼睛，抿嘴巴，轉來轉去地扭着腰肢，心裏暗暗覺得好笑。她向來認為：一個女人的美是靠天然的，不是靠人工的修飾，就揶揄說：「小鳳，你今天是怎麼啦？不要想入非非，希禮是在美國……」

「我們這兒不是也有嗎？」許鳳突然轉過身，明眸一閃說：「剛才首長不也誇小莊了嗎？」

「你說他？」江虹愣住了，停止了看書。原來許鳳這樣瘋瘋顛顛，是在想他！

「唔！」許鳳小嘴巴往上一翹，兩隻酒渦裏灌滿甜蜜的笑，含情脉脉的眼睛凝注着江虹：「你說他怎麼樣？」

江虹這下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了，隨便地應付了一聲：「這叫我怎麼說呢……」

許鳳突然動情地扑到江虹身上，抱住她的肩膀說：「他，多像中國的希禮喲……我如果能有這樣的男朋友就好了……」

「你瘋了！看，把書都壓壞了。」江虹連忙把壓在身上的許鳳推開，取出《飄》來，不住地抹平壓皺的書頁。

江虹被許鳳如此衝動的熱情擾亂了，再也不能平心靜氣

地看書。她的目光雖停在書頁上，可字裏行間却不時閃出莊志明的形象……他是那樣端莊文靜地朝她笑，顯得性格溫和，眞誠坦率……

對他的印象如何，她一下也說不上來。只是他的擧止與粗魯的關寶太相比，完全判若兩人。那關寶太只會色迷迷地盯住你，俗不可耐；可這個青年却像一輪皎潔的明月，遠遠地出現在天邊，向你射來皎潔的淸輝。

第三章

點鴛鴦　首長作媒人
苦單思　處長悲失戀

莊志明到這樣的深宮內苑來當高級警衛人員，他一下感到很不習慣。一來，這兒的氣氛同學校完全兩樣，非常嚴肅緊張，上班下班每天看到的都是那麼幾張面孔。大家彼此見面只點點頭，從來不交談，更不要說在一起笑笑鬧鬧，只是默默地各自在執行任務。就像按照嚴格的操典，連臉上的表情也差不多。二來，這兒的紀律森嚴，不許同外界接觸，不能同親友聯繫。一句話：要把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要把人常有的感情深埋心底，不能輕易表露。

莊志明擔任首長的外勤警衛，負責她外出時的安全保衛工作。至於在生活和衣食住行方面，則有江虹、許鳳這批內勤人員負責，每天爲她穿衣，端飯，送水，送藥……

說眞的，莊志明實在並不喜歡他的工作，每天從早到晚，只是圍着她一個人轉。如果沒有事，他感到閒得無聊；一有任務，又要沒日沒夜地豁出命幹。這時，正是四屆人大即將召開的前夕，也是首長最繁忙的日子，大會、小會，日夜不斷，有時燈光通宵達旦。每天都和不少人在研究形勢、商量對策……

大家都誇小莊具有警衛人員的理想條件，是個優秀人才。對這，他當然絕無二話，因爲他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熱愛黨熱愛祖國，這場文化大革命，更堅定了他的信念。

在他看來，首長是黨的領導人，保衛她的安全，是理所

當然的。即使冒着生命危險，哪怕流血犧牲也在所不惜。這並不是他有崇高的理想主義，而是這一代青少年非常合乎邏輯的觀念。

首長對這個機靈、幹練的小伙子很賞識，認為他頭腦聰明，能很快掌握她的生活規律，總是在很適當的時刻，把文件、補品和藥片很得體地送到她手中。而且他忠心耿耿。

為了表彰他的忠誠，讓小夥子一輩子警衛在她身邊，她心中在醞釀一個主意。

早在那次接見莊志明的時候，她心中就突然閃過一個新奇的構想。她的想法是什麼呢？當時誰也不知道。

兩個月後的晚上，她打電話通知關寶太到她的辦公室裏去，向他佈置了一項任務：把江虹介紹給小莊，讓他們結成夫婦。

這大出乎關寶太的意料之外了。他心中一陣怏怏不樂，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他膽怯地說：「首長，小莊來的時間還不長，這樣做是不是心急了些？能不能等以後再說……」

「什麼？」首長惱怒了。她怎麼想，就要立即做，絕不允許討價還價。

她這樣考慮，自有她的用意。憑她數十年的社會經驗，和從中外古今書本上學到的知識，她認為：凡是要成為萬人之尊，必須善於籠絡部下，收買人心。平時搞點小恩小惠是必不可少的，譬如接見啦，寫封信表示關懷啦，給人改個名字啦，送點禮物啦……這都能體現她關心下屬、體恤羣衆。人家自然也會來感戴首長的大恩大德，赴湯蹈火為她賣命。

小莊這個俊逸不凡的年輕人，從報到的第一天起，首長就在考慮用什麼辦法來籠絡他，讓他一輩子侍奉在自己身邊，就靈機一動，想出了這個別出心裁的主意。

可是，這對關寶太的打擊是很大的。這個警衛處長，很

久以來就一直在覬覦着江虹。自從他錦州老家的妻子在前幾年病故以後，就一直想把江虹作爲塡房。於是，他千方百計去接近她，糾纏她。可江虹每次都毫不客氣地報以冷眼。他也曾幾次在首長面前，閃爍其詞地表露出早年喪妻的孤寂和痛苦，希望首長發慈悲，能把江虹成全於他。可首長充耳不聞，始終無動於衷，絲毫沒這個意思。甚至還故意當着他的面說：「江虹這孩子，是我的乾女兒，誰都不能隨便碰她……」言下之意，是提醒他對江虹的態度要檢點一些。現在，首長突然要把江虹嫁給莊志明，這不是斷了他的慾念，絕了他的路嗎？

關寶太雖是滿腹怨言，但也不得不找小莊談話，把首長的意圖轉達給他：「小莊，首長想把江虹介紹給你作對象……」

他滿以爲莊志明聽了一定會欣喜若狂。能找上江虹這樣一個大美人，誰都會感到艷福不淺。可是，莊志明聽了，却沒什麼强烈反響，只是驚訝地閃動着清澈的眼睛，然後低頭沉思起來。

這是什麼意思？來首長身邊還只幾個月，工作還剛熟悉，怎麼忽然給他介紹起對象來了。這是有意調查他的歷史呢，還是考核他對首長是否忠心？這使他一時捉摸不透。

「小莊，你認爲怎麼樣？」關寶太急切地催問。

「這……恐怕不合適吧？」莊志明猶豫地說。

「什麼？」關寶太大出所料，「難道江虹不好嗎？」

「不是。」莊志明搖了搖頭。

「那又是爲什麼？」

莊志明頗難啓口地磨蹭着。最後，他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像是下決心似地抬起頭說：

「關老師，我……已經有對象了……」

「哦——」關寶太喜出望外地喊了起來。事情並不像他

想像的那麼糟，這消息對他不啻是絕境的一綫光明。他連忙問：「你，你的對象在哪兒？」

他記得查過莊志明的檔案，在婚姻一欄裏寫着：「未」。調查他有否對象，也聽說沒有。

「本來在上海，現在也不知道確切的下落。我正想請組織上幫助打聽打聽呢……」

「好，好！你把情況簡單寫一下，我馬上去向首長滙報，」關寶太高興得有些不能自已了，「我會立即派人去調查。」

他心想，莊志明已經有了對象，首長總得改改主意吧。這樣，說不定還有機會得到江虹這個意中人呢。

他連忙去向首長滙報。誰知，對方一聽，鼻子一哼說：「不行！小莊這孩子要一輩子呆在我身邊，怎麼可以和外面老百姓隨便結婚呢？無論如何都不行！」

「首長，人家相愛的時間長啦，感情很深，怕一下拆不開……」關寶太胡亂地編造着。

「不拆開又怎麼辦哪？」首長朝他翻了翻金魚眼睛。

「首長，那，那能不能派人先到上海去了解一下再說？」關寶太想抓住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急忙補充了一句。

外調的人員出發了。這兒，關寶太可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整天焦灼異常。

其實，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受打擊的不光是關寶太一個人，許鳳也捲進了愛河的漩渦中。當她一聽到這個消息，感到是那樣失望和沮喪，竟傷心地一個人哭了起來。

許鳳平時天眞爛漫，無憂無慮，緋紅的臉蛋上，始終洋溢着燦然的微笑。誰高興同她玩，她都嘻嘻哈哈樂於相陪，所以大家都稱她是可愛的「小鳥兒」。不少男的也都想得到她；她都滿不在乎，逢場作戲地同每個人撒嬌獻媚，從沒認

眞地思索過人生的一系列問題。可是，自從莊志明來了以後，她第一個同他結識，愛情就在她的心田甦醒了。她被莊志明深深吸引住了。莊志明雖穿着樸素，不善談吐，有時過分老成，有時又過分靦覥。可許鳳這姑娘，就喜歡這種含情脉脉的小夥子。他越羞澀，她就越有興趣去追逐和了解。她要找這樣一個青年作爲自己的終身伴侶，這已成了她心中最大的願望。因爲這幾年單調枯燥的生活，更燃起她對異性的好奇和嚮往。

於是，她就主動去追求莊志明。每當莊志明値勤，許鳳端茶捧水進進出出，總要借故停下來，和他攀談幾句，多看上他幾眼。下了班，她就主動約他去游泳，觀看內部電影……外出執勤，如果他們正好在一起，那麼她就會挨到他身邊，絮絮聒聒地說個沒完，向他介紹大院的情況……她是個感情豐富的女孩子，希冀以自己的美貌和熱情，來博取對方的好感。不料，莊志明每次邂逅都像個女孩子那樣，忸忸怩怩地紅着臉，朝她友善地笑笑，然後避開她的視綫，裝作若無其事地繼續工作，始終循規蹈矩地同她保持一定距離，這使許鳳很苦惱。更沒想到，她正全力追求這一幸福時，首長又作出這個出人意外的決定。

江虹正在聽卡式錄音機放送的《藍色的多瑙河》，整顆心沉浸在澎湃的春潮中間……她聽許鳳談論莊志明，顯得情緒不高。對許鳳和莊志明的關係，更一無所知，只是淡淡一笑說：

「別胡扯了，小鳳！老談這些有什麼意思？」

「別假正經！」許鳳噘起可愛的小嘴說：「你難道不想找個心愛的人結婚嗎？」

「不想。」江虹頭枕着雙手，兩眼沉思地望着天花板上的玻璃吊燈，「人，爲什麼一定要結婚呢？就不能一個人生活嗎……老實說，我就不想當男人的附屬品。」

江虹說這番話，並非言不由衷。她這幾年的生活經歷，以及她目前所從事的工作，使她沒有產生過要同哪個男人共同生活的强烈願望。她認爲一個嚴肅認眞的保衞人員，旣已決心獻身這一事業，就不能被兒女私情、生活瑣事所牽制。

今天，首長提出要她和莊志明結合，她認爲首長無非是一時心血來潮，隨便開開玩笑，所以也就沒放在心上。現在見許鳳這樣認眞，她覺得挺有趣，就笑着說：「嗨！我告訴你，這事根本不可能！莊志明不是說自己早就有愛人了嗎？」

「他自己找對象，首長不一定同意，現在，已經派人去調查了。」

江虹仍望着亮晶晶的玻璃吊燈，閃動着眼睛說：「老天保佑，但願調查結果像他自己說的。這樣，我也省得麻煩……說實在的，我對結婚喲，生孩子喲，確實沒興趣。」

許鳳皺着眉頭，長嘆一聲說：「算了吧！這些話……只不過說說而已。」

江虹見許鳳這樣，更有興趣逗她，就存心開她玩笑：「好！如果調查下來，說那個姑娘不可能同莊志明結婚，那我就請求首長，把你介紹給他，怎麼樣？」

「不不……你這死丫頭……」許鳳急了，拚命搖着江虹的肩膀。她被好朋友的眞誠所感動，噗嗤一聲笑了出來。是喲！她有什麼理由生江虹的氣呢？眞是太小心眼，竟嫉妒起自己的好朋友來了。

第四章　懷舊情　小莊憶戀人
怨文革　勞燕各分飛

在上海西藏中路與淮海中路交叉的拐角上，有一所歷史悠久的光明中學。每天，年輕學生乘着電車、公共汽車，騎着自行車，從上海各個角落趕來，潮水般湧進這座紅磚房子。

六十年代初，在光明中學附近，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一個瘦長的學生在人行道上匆匆行走，一邊啃着大餅，一邊讀着手中的書。不管刮風下雨，他每天總是早早步行到校。門口的老傳達最熟悉這個勤奮、好學的學生莊志明。

莊志明是全國解放前夕出生的，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他的父親原是機械廠工人，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參加了志願軍，在炮兵部隊擔任排長。

在名震中外的上甘嶺戰役中，父親不幸陣亡了。他母親悲哀異常，痛苦了幾年，但畢竟年輕新寡，難以維持長久，最後還是同另一個工人結了婚，支援馬鞍山的建設去了。留下了年幼的莊志明，交給姑媽這個老處女撫養。

童年的不幸命運，孤兒生活的寂寞凄涼，從小養成了莊志明文靜內向的性格，和刻苦勤奮的好習慣。他很聰明，學習又用功，所以成績出色，成爲全校聞名的優秀生，每門功課，差不多全是滿分，是學校團總支副書記兼班長。這可引起全校師生的注目，都稱讚他是有出息的孩子。

在同學中間，有個叫方雪萍的女孩子，對莊志明特別注

意。她爸爸媽媽都是上海音樂學院有名的音樂家。家就住在汾陽路，離莊志明住的那間小閣樓不遠。他們上學、放學同在一條路上走，所以常常碰見。方雪萍上學騎的是一輛嶄新的紅色「鳳凰」牌自行車，那是爸爸媽媽送給她的生日禮物。起初，出於少女的拘謹和矜持，在路上碰見莊志明，她也只是點點頭，笑一笑，就騎着車嗖嗖地飛得老遠，只看見閃閃的車輪和她那淡顏色外套的背影。

一次，學校舉行「五四」青年節聯歡晚會。莊志明是區少年業餘體校的學員，大家要他表演自由體操，他是班長，沒法推托。

那天晚上，他在明亮的燈光下，以各種優美的姿勢，在墊子上表演着翻、跳、騰、越，全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他回到側幕邊，坐在椅子上擦汗，立即被下一個節目吸引住了。這是小提琴獨奏：《牧歌》。演奏者就是方雪萍。他們雖天天在同一條路上照面，沒想到這個文弱嫻靜的女孩子琴拉得這樣好。啊！他完全被這悠揚琴聲吸引住了，彷彿來到塞外草原，看到開滿鮮花的原野和遍地牛羊……

晚會結束後，他們不約而同地一道回家。他們倆在馬路上慢慢地走着，方雪萍推着自行車，車架上放着那個提琴盒。

「你的小提琴拉得眞好！」莊志明擡頭望着星光燦爛的夜空，神往地說：「好像把人帶到了草原。」

「是嗎？」方雪萍也興奮得兩頰嫣紅，用銀鈴般的聲音說，「你的自由體操才好呢，有幾個動作可把我嚇壞了……」說着，她不好意思地咯咯笑了起來。

他們就這樣自由自在地談着音樂，談着體育，談着文藝作品……深夜的淮海路是那樣幽靜，一盞盞路燈在濃蔭密匝的法國梧桐中灑下淡綠的清光。空曠的馬路上，除了偶爾經過的夜行車和二、三行人外，再也沒有什麼來妨礙他們的散

步和談心。

從此，放學以後，莊志明和方雪萍就常常一起步行回家。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自行車改由莊志明推，車把上就掛着方雪萍的花提兜，和莊志明那隻鼓囊囊的用帆布電工袋改的書包。

一個人對親近的事物，辨別力往往是遲鈍的。他們只不過接近一些，互相敬慕而已，從沒想到其他問題。他們的談話內容也從沒超出學習方面的範圍。他們倆的成績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莊志明是全班第一，方雪萍呢，往往是第二，兩個年輕人的心中有一個共同目標：那就是兩個月後，準備跳級參加全國高考，想提前一年成爲大學生。

沒想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寧靜的校園也一下子動亂起來。年輕人的幻想破滅了：考大學、當學者——這都在一夜之間變成只有愚人才會想像的東西。學生中間也發生大分裂、大變化。莊志明由於本身是團總支副書記，烈士子弟，是響噹噹的「紅五類」。再加上他筆頭好，又是業餘體校學生，文武雙全，就自然而然被推選爲全校紅衛兵的頭頭。

當他從北京首批接受檢閱回到上海來的時候，他成了光榮、幸福的象徵。在上海北站，紅衛兵組織了盛大的歡迎會，成千上萬的青年人狂熱地歡迎他們的歸來。莊志明的手被人們握了又握，一次一次被大家擡起來拋向空中。

在令人眼花繚亂的人羣和紅海洋中，莊志明在尋找一個人。他想和她暢談，把在北京感受到的一切幸福與她分享。終於，他看到了方雪萍，站在離他不遠的人羣外面。她美麗的臉上流露着憂鬱的神色，眼睛沒有昔日那種光芒。

在學校的歡迎會入場時，他聽見幾聲嚴厲的吆喝：「狗崽子，不准進大門！快從桌子底下爬進去——」

莊志明聞聲轉過身，一下呆住了。只見方雪萍被幾個紅衞兵從人羣中拉出來，臉上又羞又氣地像要哭……莊志明想趕上去爲她說幾句話，人們包圍着他，無法向她靠攏。

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方雪萍就再也沒來上課了。她的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不明不白地服安眠藥自殺了，家裏只剩下患有嚴重胃潰瘍的母親。她不得不在家裏服侍媽媽。更何况這種騷亂、動蕩的局面，把這個膽小文弱的女孩子嚇壞了，寧願躲在自己家裏不出來，免得惹禍。

莊志明這時已是市紅衞兵司令部的負責人之一。日夜工作很忙，天天睡在司令部裏，很少回到汾陽路的小閣樓。

他永遠不會忘記那悲慘的一幕……

一天，莊志明正從市紅衞兵司令部經過音樂學院附近的一幢小樓。只見許多紅衞兵從門口進進出出，喊着：「快去鬥牛鬼蛇神，快去抄家呵！」樓上還傳來很響的叫罵聲、哭喊聲和砸破玻璃的聲音。

莊志明跟着這些紅衞兵上了樓，走進一間寬敞的書房。

只見這個雅緻的、「充滿資產階級情調」的房間，正被一羣紅衞兵洗劫着。他們扯下落地窗簾。打翻窗臺上的花盆，把書橱裏的大本大本樂譜、書籍丟棄在地，撕的撕，踩的踩。那些放在桌上，掛在牆上的西洋音樂家石膏像，玻璃鏡框，全用鐵棍乒乒乓乓地打倒在地上，砸個粉碎。有的在鋼琴裏面翻，有的在鏡框芯裏找什麼……

「求求你們高擡貴手吧……」牆角沙發上，半躺着一個頭髮蓬亂的中年婦女。她不住呻吟着，用哀求的目光望着這批失去理智的青年人。

猛然，從裏面臥室衝出一個小紅衞兵，手裏抱着一隻提琴盒。他調皮搗蛋地說：

「看！這是什麼玩意兒？說不定裏面是槍！」

說着，打開提琴盒，裏面是一把亮閃閃的紅漆小提琴。

「去他媽的！」這小像夥因沒有抄到槍而懊喪，就泄憤地舉起小提琴，準備摔到地上。

這時，裏屋衝出一個人，一把搶過小提琴：

「不能砸！這是我的……」

莊志明驚呆了，原來這女孩子就是方雪萍。她手中抱着的小提琴就是當年在晚會上拉過《牧歌》的那把。

「不管是你的，還是牛鬼蛇神的，都要砸！」那個小像夥見提琴被方雪萍搶走，越發蠻橫地說。

「對，摔，摔！」其他紅衞兵也一齊起哄，不住跺着脚。

方雪萍把心愛的小提琴緊緊抱在懷裏，驚慌地退到牆角，緊靠着媽媽身邊，似乎要同琴共存亡。她蒼白的臉嚇得發青，兩眼驚恐萬狀，眞像一隻可憐的小羊羔。

那個小像夥上前去拉她的手。方雪萍哭喊着不住掙扎。其他人拍手叫好，室內亂成一團……這時，莊志明再也忍不住了，就分開衆人，走到方雪萍面前，對那個小像夥說：「你快放開她！」

「你是啥人？」小像夥蠻不講理地說，「我就是不放！」

莊志明上去，把小像夥的手輕輕一扳，就扳脫了。小像夥見吃了虧，就捏緊拳頭狂叫着準備動武：「你，你保護牛鬼蛇神，是老保！打倒老保！」

這時，從室內走出一個人來勸說：「好了，算啦！這是市紅衞兵的頭頭莊志明同志，看在他的面子上，這把小提琴就留下吧。」

莊志明回頭一看，原來是同班同學劉滬生。他也是光明中學紅衞兵頭頭之一。看樣子，這夥人是他臨時糾集的，因爲他一說，那個小像夥就住手了。

在回去的路上，劉滬生得意地向莊志明透露一個消息：他上這兒來抄家，是接受市文革小組的秘密命令。他拍拍鼓囊囊的一帆布袋材料說：

「這兩個三十年代的黑幫分子，家裏私藏了不少中央首長的黑材料哩……」

至於袋子裏是些什麼材料，莊志明也不便動問。

這以後，又是很長一段時間，他再沒有和方雪萍見過面。

一九六九年春天。「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發表以後，光明中學動員三屆生到邊疆去，到農村去！莊志明從校門口公佈的大紅榜上看到，方雪萍也屬「光榮」之列。

歡送會後，莊志明在校門口等方雪萍，他們最後一次結伴步行回家。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顯得十分混亂。

他倆在馬路上默默地走着、走着。方雪萍那輛「鳳凰牌」紅色自行車（莊志明曾戲謔地稱它爲「救火車」），早在那次抄家時，被哪個紅衞兵騎走了。現在，她神思恍惚，腳步蹣跚，走得那樣緩慢無力。那一天，正是春寒料峭的殘冬，北風呼號，天色昏暗，淮海路上那些法國梧桐已是黃葉凋零，只有幾片殘葉在寒風中瑟瑟抖索。

他們就這樣一言不發地從學校步行到汾陽路口。都絕口不提當前的境遇，也毫不緬懷學生時代的往事。有什麼必要呢？反正過去和現在，都像濃雲遮掩，朦朧而迷茫……

離方雪萍的家還有一百多公尺了，她突然停住腳步，擡起頭對莊志明說：「好了，我到家了，謝謝你送我……」

莊志明過去從沒好好端詳過方雪萍。現在眼看馬上要分別了，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見面，就禁不住細細打量了她一番。

啊！她是那樣文弱，那樣靜美喲！嬌小的臉龐是那樣蒼

白，細膩，眞像是用雪團捏成的一樣。藍底白花的棉襖罩衫上，圍着一條雪白的毛綫圍巾。圍巾包住了頭髮，也遮住半張臉，只露出一對淸澈晶亮的眼睛。這淚水盈盈的眼裏，有多少痛苦，多少哀怨呵……

「再見！」分別時，她握了握莊志明的手，就返身向那座小屋飛奔而去。她跑得踉踉蹌蹌，似乎隨時隨地都會倒下。

沒過多久，莊志明應徵入伍來到北京。從此，他和方雪萍天南地北，分隔兩地，再也沒有見過面，也無法通信。

每當莊志明緬懷起往事，眼前就似乎出現那狂風怒號的無邊原野。在天地之間，方雪萍那弱小的身體，是那樣孑然一身，四顧茫茫……她眞像一片隨風飄舞的雪花，隨時隨地都會在冥漠的天地間無聲地消失……

這些情景，他心靈上一輩子都無法抹去，永遠會鏤刻在心坎。

啊！莊志明是多麼想能到她的身邊，給這個青年時代的同學以溫暖和力量。到現在，他的手心裏，尙感到他們握別時，她那雙綿軟的手，是那麼冰涼……

此後幾年，他遇見過不少姑娘，有的很率直地向他表露愛慕之情，可他絲毫未曾動心。這是不是全然爲了方雪萍之故，他也說不清楚。

這是多麼值得懷戀的生活啊！所以，當關寶太詢問他有否愛人時，他毫不隱諱地說出了方雪萍的名字。

第五章

奉旨命　俊男娶美女
洞房夜　首長召新娘

去上海外調的人員很快就回來了。

首長一聽方雪萍父母的名字，就生氣地尖聲叫道：「啊！是這兩條毒蛇?!三十年代就咬了我一口，眞是壞透了！小莊怎麼能和他們的女兒相愛呢？不行！必須斷絕一切關係，立即和江虹結婚！」

關寶太見首長咬牙切齒地罵方雪萍的父母，斬釘截鐵地下命令，知道大勢已去，沒有絲毫挽回的餘地了，便無可奈何地再找莊志明談話。

關寶太把外調材料從密封的信封裏抽了出來，對莊志明說：「小莊，這是方雪萍的檔案材料，你看看吧！根據她的政治情況，你是無論如何不能同這樣的人結婚的。」

莊志明像是頭上被人狠狠地一擊，呼吸都像要停止了，心裏充滿不可名狀的痛苦和失望。

「噢——」莊志明絕望地輕呼了一聲，他努力使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沉默良久說，「那麼她現在在哪裏？」

「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情況不一定是這樣。」莊志明難過地央求說：「是不是請組織再去調查一下。」

「我也希望情況不是這樣。」關寶太不耐煩地說：「可事實總歸是事實，再調查也白搭。」

這一說，莊志明就不敢吭聲了。他失望地低下頭，墮入

難言的痛苦和迷惘之中。

關寶太的情緒並不見得比莊志明好，他有些惱怒地說：「小莊哪，我告訴你吧，首長已下命令了，我也沒辦法。萬一你再同方雪萍那樣的人保持聯繫，那對你的前途是很不利的，你要考慮後果！」

莊志明知道關老師這句話的份量，驚異地瞪大了眼睛。他不知道問題的性質會如此嚴重！有什麼辦法呢？事情已到了這個地步。他只得咽了一口氣，無力地垂下頭。

對江虹來說，這件事確也未曾想到。開頭，她還以為是首長說着玩的，後來，當徵詢她的意見時，她只得默默地閃動着美麗的大眼睛，半天沒回答。

江虹原名叫陳琳，後來首長把她改名為江虹並作為她的乾女兒。

江虹忠心耿耿地服侍首長，絕無二心。她從不過問政治局勢，也不回家探親，平時很少請假外出，連與外界通信都不多，更不用說考慮個人問題了。

江虹覺得工作即等於生命。她在這深宮內苑過着修女式的生活，沒有生活中的樂趣，沒有七情六慾，也沒什麼政治野心……這些倒與莊志明很相似。

所以，這次首長作出要她和莊志明結婚的決定，她也像接受其他命令那樣，默默地表示絕對服從，照章辦理。

幾個星期後，他們舉行了婚禮。參加婚禮的全是大院的工作人員。

婚禮之前，首長打開自己的衣櫥，讓江虹從五光十色的無領連衣裙中，挑選一套作為結婚禮服。今天，她又親自在江虹那件白色絲綢「國服」上，佩上一朵猩紅的玫瑰花，以示關懷和祝賀。

大夥見首長對這樁婚事如此熱心，誰不樂得湊個趣呢？

反正這兒吃的、用的，一應俱全。

江虹在席間吃得很少，只喝了一點酒，就推說頭暈，提早告退。她先去首長處道過晚安，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謝，然後回到自己的房間。

許鳳已在前幾天搬出去，這屋子現在就算新房了。這房間本來就很寬敞、舒適，設備齊全，也就用不着什麼粉刷、佈置。只是牆上多了幾個鏡框，桌上多了幾套「紅寶書」。

江虹脫下了白色的結婚禮服。這件裙袍腰部束得太緊，綳得人氣都透不過來。她把衣服掛到衣架上，環顧了一下房間。昨天，這兒還是她和許鳳的集體宿舍，今天已是她新的家了。眞有趣！今後，她將同一個過去從不相識的男人在一起生活，這是一個不可回避的事實……過去，警衞人員有嚴格規定：不准隨便交朋友，談戀愛，所以，她有些超塵脫凡，從沒認眞考慮過愛情、婚姻方面的事。此時此刻她不免有些心慌意亂起來。她在新房裏獨自踱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緒。

江虹走到窗邊，失神地向外眺望。夜，黑黝黝的，遠遠近近的樹蔭中，只有稀疏闌珊的燈光。偌大的園林，一片沉寂，只有秋蟲在唧唧鳴叫，叫得她心緒煩亂。她無聊地把落地窗簾「刷——」地拉攏，看了看手錶，時已深夜了。

經過一天的忙亂，她像在一齣倉促登台的戲中扮演了一個陌生的角色，現在感到疲憊不堪。照過去，她可以馬上上床去睡覺；可今夜不行，她還沒演完自己的角色，只得再等下去。

她走進浴室洗了個澡，換上一件緊身衫，坐在沙發上看起書來。

門上的把手動了一下，就「咿呀——」一聲推開。莊志明走了進來，反手把門關上，站在門邊不知怎麼辦才好。

他剛才陪大家喝酒，喝到席終才散。他不習慣，想跟大家回到集體宿舍去，可大家一齊起哄，把他簇擁到新房門口。

他膽怯了，在門外猶豫了半天，實在沒勇氣推門。現在進得房來。見江虹在燈下看書，一副端莊矜持的神態：既沒有熱情的歡迎，也沒有厭惡的表情，只是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仍低下頭繼續看起來。這意味着什麼呢？他的心劇跳着，喝過酒的臉頰更紅了，火辣辣地不住冒汗。

他羞澀地朝她笑笑，徑直走進浴室，解嘲地想洗個臉。可毛巾還在集體宿舍裏，日用品、衣服、箱子，全放在那邊還沒搬過來。怎麼辦呢？他緊張得額上的汗珠越冒越多，就拿起江虹掛着的那條淡藍的絲光毛巾，在潔白的瓷盆裏洗起臉來。

江虹的眼睛雖停留在書上，可一個字也沒有看進去。看書無非是她借以掩飾內心的慌亂而已。剛才莊志明那驚慌而溫存的探詢目光，使她不知道怎樣應付才好。今天晚上，她一直處於一種神秘的朦朧狀態，在焦灼的期待中。現在莊志明在洗臉，浴室的門開着，他正背對着她。她可以好好打量這個將要和她共同生活的人。他已脫去襯衣，高大勻稱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背心，肩膀是那樣闊，背脊是那樣厚，皮膚在柔和的燈光下顯得格外白皙，身材確實健美。

莊志明在瓷盆裏痛快地洗着，覺得汗膩膩、昏沉沉的腦袋一下變得涼爽暢快起來。這條絲光毛巾，擦在臉上是那樣綿軟舒適，散發着香皂的沁人氣息。這間盥洗室纖塵不染，瓷盆、浴缸、瓷磚、衣鈎都光亮鑒人。這是經過女性的手細心收拾的，充滿着一種寧靜溫馨的氣氛。

「這麼說，我的家庭生活就這樣開始了……」莊志明的心中湧起一種神秘奇異的感情。

當他回到房間來時，江虹已躺在寬大的雙人床上了。她

朝裏躺着，對着床頭櫃上的檯燈在看書。她穿着短袖套衫，捧着書的半截胳臂露在被子外面，是那樣豐腴、白嫩。他的面前確是一位迷人的女性。

莊志明不知所措地在室內踱來踱去。他渾身發熱，心在劇跳。時間在一分一分地消逝……難道就這樣踱到天明嗎？

「叮鈴鈴……」電話鈴聲驟然在靜寂的房間裏響了起來，使人心驚肉跳。這麼晚誰還打電話來呢？

莊志明拿起聽筒一聽，不覺驚呆了，是首長打來的。

「是小莊嗎？現在你們睡了沒有？」聽筒的雲母片質量很好，瑟瑟地抖動，傳出了又尖又細的聲音。

「還沒有。」莊志明如實地回答。

「能不能叫江虹到我這兒來一下……」

莊志明就連忙把聽筒遞給江虹說：

「是首長的電話，打給你的！」

江虹一聽，連忙掀開被子下了床，臉孔漠無表情地默默接過電話聽筒，一邊聽着，一邊「嗯嗯」機械地應聲，最後她陰鬱地回答：

「好吧，我馬上來。」

莊志明覺得打破了僵局，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這樣的深夜，首長打電話來叫江虹，肯定有要緊的事，作爲警衛人員，能不馬上前去嗎？

江虹連忙穿上軍裝外套，對莊志明說：

「你先睡吧！」

她的臉色是那樣難看，一反剛才那種驕矜自得的神態，而變得非常懊惱沮喪。她似有什麼話要說，可又憂心忡忡沒說出口，就匆匆走了。

室內靜極了。衣帽架上還掛着那件白色的結婚禮服。胸口那朵猩紅的玫瑰在燈光下是那樣奪目。莊志明開頭尚有一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接着馬上就變得悵然若失。新婚之夜

，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江虹去呢？莊志明懊喪地閉上眼睛，身體無力地頹然倒在枕頭上，一把拉過被子蒙住了頭……

夜深了。高高的圍牆內，這麼大的一片土地上，只有兩個窗口還隱約透出燈光。除了江虹的新房外，還有就是許鳳住的房間。

這是一間小平房，位於大院僻靜的角落，平時不住人。今夜，許鳳臨時搬到這小屋過渡一下，準備明後天再作安排。

許鳳一個人住到這兒，感到是那樣孤獨凄涼，心裏陣陣發寒，覺得又痛苦又生氣。剛才在婚禮上，她發狂地喝了十多杯酒，借酒消愁，來發泄內心的苦悶。她的酒量和反常的神態使大家震驚，可大家都知道她爲的是什麼，也不便勸說。回到這小屋後，她就倒在床上，昏昏沉沉睡了一會兒。現在時過午夜，酒力已退，愁緒更濃，她人也清醒難眠了。想起江虹和莊志明正在幸福之中，可她却孤零零地蜷縮在這小屋子裏，不覺陣陣發冷，從內心湧起一股悲苦的潛流。淚水頓時奪眶而出，不禁失聲慟哭起來。

她知道自己並不是嫉妒江虹，也不是恨莊志明，這不能怪他們。她只是對自己希望的幻滅而感到悲哀。現在一切都已無所指望了，她的精神似乎在崩潰……

夜深人靜，園林深處的林叢中，除了秋蟲的哀鳴，還傳來夜鳥的啼叫。許鳳聽起來是那樣恐怖，就一直開着燈。

這時，門鎖「喀嚓」一聲響，門就輕輕地推開了。

「誰？」許鳳驚恐地喊，迅速轉過身來。

進來的是關寶太。他醉醺醺地向她瞪着血紅的雙眼，一步一步向床邊走來。

剛才，關寶太在宴會上狂喝濫飲，一直喝到最後才離開。他一點不想睡，就到各個哨位去巡視了一下。他經過小橋

，來到許鳳臨時居住的小屋，只見這個房裏還亮着燈，心中一動，就產生了一個慾念。他身邊有這小平房的鑰匙，就毫不費力開了門。

他走進房間。順手輕輕關上門。只見許鳳正從床上坐了起來，穿着緊身的毛衣，身體是那樣苗條、嫵媚，真像一頭可愛的小貓。燈光照着她微露驚恐的眼睛，裏面還有亮晶晶的淚水呢！她驚恐萬狀地注視着這位不速之客，見他正衝着床前走來。

啊！多可愛的小鳥呵。他既然得不到江虹，就抓住眼前的許鳳吧。他踉蹌地走到床前，一把抱住她那發散着肉香的溫暖身體，用滿是煙酒氣的大嘴，貼到她淚水未乾的臉頰上去，囁嚅着說：

「讓他們去結婚吧，我同你在一起……」

許鳳驚恐地掙扎着，抗拒着，渾身沁出了冷汗。兩大滴晶瑩的淚水在眼眶裏湧了出來。

燈滅了。園林深處，夜鳥在恐怖地啼叫……

第六章

受折磨　難圓夫妻夢
見裸照　心中怒火燒

莊志明和江虹結婚以後，無所謂蜜月，也無所謂新婚幸福。在形式上他們是生活在一起了：莊志明將集體宿舍僅有的一點衣物搬到江虹這兒，算是「合二爲一」；可平時難得在一起。

「首長」外出時，莊志明要跟着出去執行任務；她在家裏，又要江虹侍衞在身邊。有時，儘管兩個人在一起，可值勤時彼此都不能隨便交談，哪怕是夫妻，這在保衞人員守則上有嚴格規定。所以，今天他陪「首長」去哪兒，明天她同「首長」去何處，兩人都互不過問，更不談具體的情況。他雖說已經結了婚，並沒發覺過去和現在有多大的不同。這眞是奇異的婚配！

每當回想起新婚那個晚上，莊志明心中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惆悵和懊惱。他覺得那一夜像是做了一個夢，一個離奇而荒誕的夢……這以後一連好幾天，「首長」仍是夜夜把他們夫妻分開，命令他們分別去執行不同任務，使這對新婚夫婦難得在一起，遭受無形的折磨。他們哪裏知道，只有這樣，「首長」才感到一種近乎病態的滿足。這是一般人很難理解與做到的。

這樣一來，大大破壞了莊志明和江虹的心境，僅有一點的感情也消磨殆盡。他們雙方都處於一種冷淡的氣氛中，別別扭扭地勉強生活在一起，心裏，是一種說不出的滋味。莊

志明有些怨恨首長，既然您要把我們硬湊合在一起，又何必如此折磨人呢？太不近人情了！

從此，莊志明把初戀的夢幻、早年的歡樂以及愛情、家庭的幸福，統統埋葬在心底了，只是機械地每天執行着任務。

幾天以後，莊志明接到新的命令：參加「林賊檔案清理小組」工作。表面上這是對他政治上的信任，可莊志明意識到，這是有意把他從江虹身邊調開，也只得怏怏不樂地去報到。

這些檔案材料全是「九・一三」事件時，從直升飛機上截獲下來的，現在鎖在m別墅裏。這座別墅外有沉重鐵門，日夜門禁森嚴。不是檔案清理小組人員，誰都不能輕易進入。而這些清理小組的成員，都是首長經過嚴格挑選，認爲是政治上絕對可靠的。

房間裏，放着不少橱子和箱子。已經清理好的，分門別類地歸檔放入橱內，一格格標明是哪一方面材料。尚未清理登記的，就暫時鎖在大鐵箱內。

莊志明天天到檔案室去。工作雖不繁重，但必須十分細心。大家都知道他是首長身邊的貼身警衞，就對他另眼相看。再加上他性格文靜，辦事敏捷而有條理，文化修養又好，所以深得大家好感。

這天，他打開一隻標有「０６８」的鐵箱，細心地整理着。箱子裏全是雜亂的卷宗、信函、照片和膠卷、錄音帶……有的要細細琢磨才能看懂上面的內容，有的還要用放大鏡方能辨認紙張和照片上的字迹、符號。

有一隻用牛皮紙做的大信封，上面標題是「選美部分照片」。莊志明把鼓囊囊的信封拆開，漫不經心地倒了出來。隨便翻了一下，就準備裝回去。

這些，全是林賊死黨爲林立果挑選「妃子」而拍下的照片。

莊志明一看，就悲憤難禁，深爲這些無辜少女而抱不平。他匆匆瞥了一眼，正準備把照片重新裝回信封裏。

突然，他驚呆了，目光停滯在一張照片上，怔怔地發愣。啊！原來是她！她的照片也在這兒。

照片上是江虹。她是那樣不知廉恥地一絲不掛地站着。臉上沒有一點羞澀不安的表情，反而若有所思地仰起頭，注視着什麼地方……是的！他沒有搞錯，這是江虹的照片，不是幻覺。

全身的血，頓時往腦門湧，莊志明像被人當頭一棒，眼前金星直冒，腦袋在嗡嗡轟響……起初，他不敢相信，接着是心驚肉跳，現在是怒火中燒了。

恥辱啊！沒想到這種不光彩的事，竟落到自己頭上。今天作爲他妻子的這個人，昨天竟這樣被人展覽過，凌辱過……這叫他這個做丈夫的臉往哪兒擱，簡直不敢想像啊！

現在，她的秘密徹底揭穿了。他感到羞辱，更感到震驚和顫慄。結婚以來發生的種種事，已經夠懊惱了。現在再碰上這種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誰還受得了？

頓時，他和她僅有的一點感情，也徹底崩潰了。結婚以來，他們之間不正常的夫妻關係所造成的隔膜與不快，現在變成了極度的反感與憤懣……莊志明馬上聯想起：爲什麼首長要把江虹嫁給他？爲什麼脅迫他立即斬斷同方雪萍的關係？新婚之夜，首長又爲什麼突然把她召了去……難道這是場騙局，是想利用他這個替身，來掩蓋江虹過去的歷史？

原來她是這麼個特殊人物，想利用江虹來控制他，監視他……莊志明越想越感到可怕。眼前不斷閃出江虹那冷峭孤傲的臉。他不由地用雙手蒙住了眼睛。

想到這兒，他像是吞進一隻蒼蠅，令人作嘔。他越想越

懊惱，就再也不顧什麼首長喲，紀律喲，一把將照片塞進自己的衣袋。

他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顫抖的手，好不容易將衣袋鈕扣扣好。心，像一個小發動機，在胸口嘭嘭地跳。他驚惶地四顧左右，怕被人發現他私藏照片。萬一有人在背後發現，那該怎麼辦？他清楚保密工作鐵的紀律，盜竊機密檔案材料，是有死罪的。他往四周打量了一番，還好，他身邊正巧沒人。有的背正對他在整理櫃子；有的正在裏面一個房間搬運東西，誰也沒發覺他的舉動。

接下去，是極度難挨的困難時間了。

他衣袋裏雖藏着一張薄薄的照片，但却像揣着一團火。這屈辱、痛苦之火，在燒灼着他的全身，在烙着他的心。

他再也無法繼續工作下去了，就推說今天有些頭暈，這兒太悶，想提早下班。同他一起工作的，誰也沒有發現小莊今天有什麼反常，更沒有人懷疑他的行爲，反而很關心地叫他早點回到家裏去好好休息。

「對！快回去呼吸呼吸新鮮空氣吧。」一個四十來歲的女幹部意味深長地微笑說，並向他投來關心的目光。

傍晚，天空佈滿烏雲。今夜看來，將有一場不可避免的暴風雨。

莊志明獨自坐在臥室的窗前，茫然地望着空中翻滾的烏雲在發呆。

他懷着一種特別焦急的心情，等待着江虹。江虹陪着首長到人民大會堂去了。他們倆將要面臨一場兵刃相見的談話。在這暴風雨即將來到之前，他努力穩定自己的感情，試圖使自己紊亂的思緒平靜下來，把談話的內容揣摩一下。可是，他怎麼努力也沒用，心裏總是這樣焦躁，恨不得馬上對江虹發泄一通。他感到腦袋昏沉沉的，就走進浴室，放水淋了個浴，可這樣並沒輕鬆多少。

他實在沒法子想像會有這種情況……這是不可思議的。

時間已經很晚，大院裏的人們都已睡了，只有警衛人員不時在室外走動。莊志明站在窗前望着室外黑暗的夜空。起風了！狂風刮得窗簾像船帆嘩嘩飄動。「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吧！」莊志明不覺背出了《海燕》中的一句話，刷地放下窗簾。

第七章　查眞相　江虹説因由　釋前嫌　夫妻沐愛河

十二點過後，江虹才回來。今天她心情分外好，顯得更年輕，嫵媚，容光煥發。剛才，她陪首長去人民大會堂，還沾光看了一部英國影片：《水晶鞋與玫瑰花》。彩色寬銀幕的，色彩非常絢麗，場面十分動人。特別是那些歌舞，音樂，眞是抒情極了，使人看了以後，心胸洋溢着一種十分美好的情感。

她輕盈地推門進來。房間裏寧靜安詳，床頭的電燈還亮着。莊志明一動不動地躺在床上，外衣都沒脫，似乎還沒有睡，正在等待她的歸來。可他沒有起身相迎，也沒招呼一聲，又似乎睡着了。

她已習慣莊志明的沉默，知道兩人之間有着一道無形的鴻溝。她就把皮包往椅子上一甩，脫去外套，回頭朝床上的莊志明掠了一眼。在柔和的燈光下，他半閉着雙眼，雙手交叉地枕在腦後，睡態是那樣自然，優美，頓時使她想起《水晶鞋與玫瑰花》中的那個王子。他不是很相像嗎？她的心中不禁產生一陣愛意，就在床沿坐下，緊靠着他的身體，想向他傾吐心中的感受。

她一碰到他，莊志明立即睜開了朦朦朧朧的眼睛，像對陌生人那樣，輕蔑地瞥了一下，又閉上了。

「你還沒睡嗎？」她第一次這樣主動關切地問他，面上露出親暱的笑容。

莊志明睜開假寐的眼睛，撐起身子，半坐半躺着。他擡起頭，眼睛半睜半閉地懶洋洋地問：

「你回來了？……怎麼這樣晚？」他故意擡起手腕上的錶看了看。

她望着他，足足看了好幾分鐘，只是笑而不答。莊志明知道自己性格上最大的弱點就是太富於同情和憐憫，往往感情用事。眼前，他一見江虹這愉快的心情，到嘴的話又不忍心說了，就隨便地追問了一句：

「是陪首長去參加會議嗎？」

江虹想故意逗逗他，就站了起來，朝他抿嘴一笑說：

「這——我不告訴你。」

說罷，她輕鬆地用了一個舞蹈動作，一轉身來到梳妝檯邊，對着鏡子解散頭上的髮髻，讓濃密發亮的長頭髮自然地披到肩上來。她還打開了錄音機，輕柔地放送着美國「愛樂」樂團演奏的慢板樂章……這樂曲目前正和她的心境相吻合。她就在樂曲聲中修飾打扮着自己，準備就寢。

江虹此時的心情，極度興奮，一下睡不着覺。因爲自己剛才看了這樣美的一部電影，要在心靈中慢慢享受它。並想等睡下以後再詳詳細細講述給愛人聽，因而不願一下說出來。可莊志明誤解了，以爲她根本不尊重他，對他的問話不當一回事，睬也不睬。他實在忍耐不住了，剛才被憐憫心壓下去的火氣一下衝了出來，身體砰地從床上彈起，氣呼呼地走到她身邊，「啪」地把錄音機關上。

江虹正入神地聽到美妙處，樂曲突然嘎然中斷……回頭一看，身邊站着滿臉怒氣的莊志明，就驚訝地擡起頭問：

「你……這是幹什麼？」

「你看看，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江虹一看錶，已是凌晨一點多，不免有些吃驚，就歉意地笑了笑。

莊志明努力控制自己激動的情緒，一場無法避免的談話眼看要開始了。他就直截了當地問。

「你回答我！今晚到底幹什麼去了？」

莊志明板着臉，聲音乾澀、沙啞，毫無一點柔情，神色顯得非常古怪。

這是怎麼回事？江虹如遭當頭一棒。今晚她的如水柔情，不但沒換來對方的蜜意，反而得到如此冷遇和惡狠狠的目光。她美好的情緒頓時被破壞掉了，又回復到原來那種孤傲冷峭的性格，臉一沉說：「我上哪兒，你有資格問嗎？」

莊志明剛才這樣問，無非是發泄心中的氣憤而已。幹他們這一行工作，確實有一條嚴明的紀律，規定很多事連最親近的人也不准告訴。照理說，跟首長上哪兒，是不能隨便過問的。但是，現在心中一有氣，就頂眞起來了。

「作爲你的丈夫，我問問你去哪兒有什麼不可以？」

「沒門！」江虹高傲地立起身來，把椅子一推，大聲說：「你要問，就問首長去！」

說着，她頭一昂，踩着半高跟鞋咯咯地徑直走進盥洗室，反手關上門，「咯嚓」插上橫閂。

莊志明的腦袋像在熊熊冒火，憋悶得難受。他眞恨不得立即砸開門，朝江虹傾盆大雨地發作一場。

他衝到門前，正要舉手去敲，但馬上理智地克制住自己暴怒的情緒，停住了。他頹然地坐到沙發上，痛苦地抱住頭。

江虹一提首長，他還能怎麼樣呢？首長的性格喜怒無常，令人捉摸不定，如果惹惱了她，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江虹洗好澡，故意昂首挺胸從他面前走過，一聲也不響地獨自上了床，把被子一捲，自管自朝裏睡了。

室內迷漫着香水的濃郁氣息。這是她在有意炫耀自己的高貴地位，和身上特有的魅力和美。

莊志明對她掠了幾眼，覺得她確實是美麗的。無論是穿什麼衣服，梳什麼髮式，即使隨便地把長頭髮披散在肩膀上，掩着她細嫩的脖頸，這樣自然的睡態也是十分嬌憨的。

這樣一個艷麗的姑娘，如果純潔無瑕地屬於他，那確是人生的幸福。可她的姿色却被人家糟蹋了，那還有什麼幸福可言？只會越發對她產生憎惡和反感。

他忍不住了，就從口袋裏費力地掏出那張照片，啪地扔到她的枕邊說：「你看你自己！」

江虹感到一陣風刮過臉頰，可她根本不想睜開眼睛來看。

「你難道連看的勇氣都沒有嗎？」

她被莊志明這麼一激，就氣呼呼地擡起眼簾，匆匆地斜睨了一下。一見枕頭邊上放着一張照片，就不屑一顧地想轉過身去。可就在這時，她意外地瞥見了照片上赤身露體的竟是自己。

啊！這是一張多麼見不得人的照片呵！

「什麼？」她猛地翻身坐起，莫名其妙地一把抓過照片，擡起頭問：「你是從哪兒搞來的？」

江虹拿着這張刺目的照片，癱倒在床上。她震驚、又感到莫大的委屈，最使她無話可說的是這張照片肯定是自己。。假如世界上眞有相貌同她一樣的姑娘，可胸口上的一個痣是抹不掉的……

莊志明眼見局勢發生急劇轉變，就冷漠地離開床邊，背着身子挖苦說：「別問照片從哪兒來的，首先問你自己，幹沒幹過見不得人的事？」

江虹白皙的臉一下子脹得緋紅，她從來沒這樣惶恐過，也從來沒受過這樣的奚落和凌辱。她雙眼怔怔地望着這張照片，全身冷得寒慄，顫聲地喃喃問：「這是……這是怎麼一回事？你告訴我好嗎？」

莊志明走到窗前，撩起窗簾一角，望着夜幕沉沉的花園，滿含怨怒地譏笑說：「這你自己心中最清楚！」

江虹的矜持、傲岸，全被這張照片擊垮了。她向來不肯對人斂眉低首的，總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即使在夫妻關係上也是如此。可眼前有什麼辦法呢？照片在人家手裏，而且是這樣一張照片。這怎不叫人羞愧難耐，有口難辯呢？她下了床，懇求地走到莊志明身邊，一雙驕傲、得意的美目顯得惆悵異常，她低聲下氣地解釋說：「不不，我決沒有這樣的事！我可以用人格担保……絕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莊志明臉色陰冷地一言不發，只是站在窗前一動不動。這樣的解釋非但沒有消除他心中的疑慮，反而更激起他的憤懣。女人就是會用這種手段，平時她對你趾高氣揚，一旦抓住她的把柄，就裝瘋賣傻，用眼淚鼻涕這一套來軟化你。

「如果我眞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我情願死在你的面前，你相信我好了！」江虹還在解釋，她見莊志明火氣有些消減，不覺靠到了他身邊。

相信？能輕易再上當受騙嗎？讓你們對我搞密謀……莊志明火氣又上來了，心煩地一轉身，把她一推。江虹就倒在床上，又氣憤又傷心地哭泣起來。

這一哭，可使莊志明的心更亂了。他坐到沙發上捧着頭痛苦地思索着。他爲人善良，從來不對人隨便懷疑，也從不任意妄加評斷。可現在這件事發生在自己愛人身上，他怎能不想得很多呢？唉！今天發生的事，實在把他攪得心煩意亂，疲憊不堪了。

他望了望正貼着枕頭在痛哭的江虹。她雙肩在聳動，整個身體在抽搐，壓抑地努力不發出聲音來……初冬的天氣，深夜已很冷了，可她裸露着胳臂，連被子也不蓋。他不禁動了憐憫惻隱之意，就走過去拉開棉被，蓋到她身上。江虹並不領他的情，負氣地把被角一掀，仍然露出身子來。

「你哭有什麼用？照片不是明擺着嗎！」莊志明不悅地站在她身邊說。

「不是我！不是我……」她發狂似地喊着。

「不是你？難道是僞造的？」

「我不知道！反正我從來沒有讓人家拍過這種下流照片。」她一下說不上來，臉上顯出深深的隱痛。

「那這是怎麼拍下來的呢？你倒說說清楚喲。」

莊志明這句話倒提醒了江虹。她立即擡起淚水縱橫的臉頰，閃動着淚珠盈盈的眼睛，不住抽泣着，思索着。

「你仔細想想有什麼不夠檢點之處，被人家捉弄過？」莊志明關切來到她身邊，細心地提醒她，啓發她。這畢竟是他們倆的事，她的恥辱，無疑也是他的羞恥。他看見她哭，也同樣感到不好受。

莊志明見她臂上起了鷄皮疙瘩，連忙取過外套，讓她披在身上。

江虹感激地朝他望了一眼，不覺把身體移了移，往他身邊靠，似乎想從他身上汲取一些溫暖和力量。

「你在想想，譬如在游泳池，浴室……」

莊志明無非隨便舉個例子，沒料到却正點破江虹心中的疑竇。突然，透過淚水模糊的雙眼，她想起了什麼，馬上擦乾淚水，仔細看照片——一切全都明白了。她猛地驚喊了起來：

「對了，這張照片是在浴室裏被他們偸拍去的……」

「什麼？」莊志明喊了起來。「浴室？」

江虹忽地從床上跳了起來。她雙眼冒出了憤怒的火花，像是要躍身去同人家決鬥！

「你別激動，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慢慢說！」

莊志明就在江虹身邊坐了下來，身體緊挨着她。

江虹神情激動，咬牙切齒地說：「……在學校時，有一

來人到學校裏說挑選文工團員。說在體格檢查前要我們都洗澡。我到浴室去看一下，見是一間一間地分隔開來，以爲不會有什麼問題，就放心大膽地脫掉衣服。誰知正在洗的時候，突然斷水了！我正要喊，聽見隔壁的浴室裏也在叫：『水沒有了！水沒有了……』過了幾分鐘後，水就來了……」

莊志明注意到江虹悲憤的神態，恍然大悟地喊了起來：「哦——窺探孔裏的攝影機正在這時把你們偸拍下來了……」

「對！」江虹餘恨未消地氣得咬着牙說：「當時去檢查身體的人談起來，都說碰到斷水的情況。可是誰也沒有懷疑這裏面有什麼鬼花招，更沒想到我們全被他們暗中捉弄了！這羣人面禽獸……」說完以後，她又氣又急地再次哭了起來。

一切全明白了！這能怪無辜的江虹嗎？莊志明緊咬着牙，把這張邪惡的照片一下一下地撕個粉碎，安慰江虹說：

「算了，反正一切都過去了……只要今後小心這種人就行……」

他一邊沉思着說，一邊用手輕輕撫摸着她的肩膀、頭髮和臉頰。

經過這一番急風暴雨，狂濤驚瀾，江虹禁錮在內心深處的愛情蘇醒了，激情爆發了。她擡起淚眼望着身邊的愛人。他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那樣溫存、柔順地面對着她看……一陣突發的柔情從心底湧出，使她激動得難以自禁。

「志明！」她像孩子那樣撲到他身上，用雙手掛在他脖子上，眞像一個落水的溺者遇到救生員那樣。

莊志明感到她緊貼着自己的胸脯裏，一顆少女的心是那樣堅實有力地在搏跳。他雖然對她沒有消除內心的全部疑慮，但也禁不住敞開火熱的胸懷，緊緊抱住了她……

第八章　恃權勢　處長姦護士　施淫威　女皇打侍衛

莊志明相信江虹的自述，也同情她那次令人憤慨的遭遇。這樣，他們倆人之間幾乎夭折的愛情，又重新復活了。雙方心曲相通，內心就有了共同語言，隔在他們兩人中間的那道無形屏幕，就漸漸衝破了。新婚後那種索然無味的生活，現在却煥發出光彩來了。

莊志明還是和先前一樣，除了跟着首長去執行着任務外，依舊去保密室整理林彪反黨集團的材料，日子過得十分單調寂寞。只有晚上，當他們倆在一起的時候，他們才覺得自己是有感情的人。他們體驗到從未有過的幸福，在他們面前展開了一個嶄新的美好世界。他們一起悄悄議論過，將來的生活怎麼安排？他們準備最多幹五年、十年，就不想再幹這工作。想到南方大城市去，找個合適的工作，有個甜蜜的家，享受常人那種天倫之樂。

一天，江虹下班回到家，把外套往椅背上一扔，氣呼呼地「砰」地關上了門。

「怎麼了，又有什麼東西惹你生氣了？」莊志明笑咪咪地問她，向她投來體貼關切的目光。

他正在聽音樂。最近，在江虹的影響下，他也越來越愛好音樂。此刻，錄音機裏正放送德澳夏克的《自新大陸交響樂》。深沉的大提琴聲正充滿整個房間。

江虹沒有回答，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拿起玻璃杯中的涼

水，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地一口氣喝乾。

莊志明走到她身邊，溫存地問：「又出了什麼事？」

「眞不像話！」江虹把玻璃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我們天天沒黑沒明地工作，首長怎麼可以這樣對待小鳳呢？」

「小鳳怎麼啦？」

江虹憤憤不平地說：「首長今天要吃燕窩粥，小鳳就替她到廚房熬好端了來。沒料到粥太燙了，首長正在低頭看文件，盛了一勺往嘴裏送。這下壞了！燙着了她的舌頭……她眼睛一瞪，二話不說，拿起碗盞，劈頭劈腦朝小鳳頭上砸去……淋得小鳳滿頭滿臉都是粥，燙得臉上脖子上都火燒火燎起了泡……」

莊志明早聽江虹說起過，在她身邊工作的這批女戰士處境很難。稍不如意，便破口大罵，動輒打人。大家一個個累得疲憊不堪，一天幹下來腿都腫了，還要提心吊膽，不知何時大禍臨頭。今天這件事，更使莊志明震驚了。他嘀咕着：「這不是同《白毛女》裏的地主婆差不多了嗎？」

「是啊！」江虹用手抹了一把臉。「她還要小鳳跪在她面前不准起來，承認是有意迫害她。我們在旁邊看得多寒心哪！可大家都不敢吭聲。誰說話她就會罵你是頂嘴，更加要暴跳如雷。後來幸虧關寶太求情，她對小鳳大罵一通，罰她下廚房勞動，以後不准再到她身邊服侍。」

莊志明在室內來回踱着，一種難以名狀的積憤在心中升騰而起……過去，首長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可自從他進入大院一年多來，親眼看到和聽到的，並不像電影上那樣光輝高大，也不像外面人想像的那樣日夜爲黨和人民的事業操勞。她除了同自己那幫人開一些「機密會議」外，整日利用地位和權勢，在這瑤台仙境般的洞天福地養尊處優，作威作福。這種內裏新聞，外面的人可能不會相信，但作爲共產黨員的莊志明，却不能不正視這樣的現實。他不由地認眞

思考起來了……

「我眞替小鳳抱不平，」江虹氣呼呼地說：「一下被人搞成這樣……」

「小鳳最近怎麼啦？老是喪魂落魄的，臉孔又黃又腫，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莊志明關心地問。「好像是出了什麼事？」

他最近明顯地發現小鳳俏麗的臉蛋消瘦下去了，變得十分蒼白。一對光亮動人的眼睛也不再熱情地對人笑，而是變得呆滯無光。每次看見莊志明，也不再像過去那樣喜盈盈地過來搭訕，而是一見了就避開。莊志明理解她內心的變化，過去她曾明顯主動追求他，他不是不知道，而是無法接受她的美意，只能辜負她的一片深情。現在他同江虹結婚了，她心裏當然不是個滋味，冷淡疏遠是必然的。可這又何必呢？不是照樣可成爲同志、朋友嗎？」

「你不知道嗎？」江虹有些不願啓口地說：「小鳳她……被姓關的糟蹋了。」

「什麼，什麼？」莊志明以爲自己聽錯了，不相信地走過來追問：「你是聽誰說的？」

「小鳳自己告訴我的……」

「哦——」莊志明感到異常震驚，頹然坐到江虹的旁邊，「這事什麼時候發生的？」

「就是我們結婚的那天晚上……」

莊志明愕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對小鳳的擧止輕浮，行爲放縱，他過去有些看不慣。可她畢竟是個少女呀！她有追求幸福和愛情的權利……可爲什麼……莊志明心裏感到異常惆悵，自言自語地說：

「關寶太，他……」

關寶太畢竟是他的老師，莊志明過去是對他有些盲目崇敬的。來大院以後，他看出了這個處長有很多行爲不端的地

方，和原來的想像完全不同。他爲此感到羞恥，但礙於師生關係，也不便聲張和發作。

「我早看出姓關的不是個好東西！」江虹的臉頰脹得通紅。「瞧他那德行，他一直想在我身上打主意……」

「哦？」莊志明也脹紅了臉，「現在總不至於這樣了吧？」

「誰說的？」江虹兩眼圓睜。「這傢夥還不肯死心，老是涎皮賊臉的，一肚子壞水……」

莊志明渾身感到燥熱，身上的棉襖已穿不住了。他解開鈕扣脫了下來，激憤地問：「這些事首長知道嗎？」

「怎麼會不知道呢？」江虹輕蔑地一笑，見莊志明還在傻不楞呆呆地想，就走過來坐到他身邊說：「你喲……太天眞了！這兒是什麼地方？這是些什麼人，以後你慢慢會清楚的。你以爲首長比他們好多少嗎？告訴你吧，我看現在這一夥比林禿子那一夥好不了多少，甚至不少事是合夥幹的……」

自從照片事件發生後，使江虹傷透了心，也看穿了人。這照片像是一個火紅的烙印，炙在她的心坎，使她覺得這是一輩子都抹不去的奇耻大辱。這樣，她一反過去那種沉默憂鬱的性格，而變得激憤異常，眼瞳不時噴射一種復仇的熾燄。她常常在莊志明面前講首長和同夥的事，有的屬「絕密」級範疇，她也在所不顧。如果在過去，不要說講，就是想都不敢想，可江虹現在講起來一副義無反顧的神態。江虹就是這樣一個人：敢想就敢幹！

「是呵，」莊志明輕輕嘆了一口氣，「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在清理林賊檔案時，發現有不少都涉及到……她！許多事情實在解釋不了。比如說《人民畫報》登的林賊那張學『毛選』照片，不是首長在九·一三事件前一個月親自給他拍的嗎？」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稀罕！」江虹神秘地一笑，壓低聲音說：「我還可以向你報導一些『背景材料』呢。這張照片我聽老同志說：是她主動提出給林禿子照的。當時，正是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說自己有病，她就準備好燈光，佈置好照相室，耐心地等待，還一天幾次打電話去催問。當林彪病好來照時，她可高興啦！從來不出門的她，早早就站在門外，把林彪迎進了房間。在照相時，她挖空心思，導演得可出色哩。她給林彪照了戴帽子的照片以後，又提出再照一張脫帽照，還叫人去找來一本毛主席著作讓林彪捧着。她一再叮嚀他要做出『心在書中』的神態。」

「啊?!」莊志明輕呼了一聲，再也說不出話來。一對清澈深沉的眼睛裏，閃出嚴峻的光芒，若有所悟地思索着。他覺得全身發冷，兩頰的肌肉在顫動，許多過去一直悶在心中的問題，現在越來越明朗了。江虹見他一時激動成這個樣子，溫柔地走到她身邊，仰頭看着她的臉說：「得了，別提它了，這些事不是我們能管得了的，還是裝聾裝啞扮演我們的角色吧。所以過去我不說，也不去想……」

「怎麼能不想呢？」莊志明沉吟着：「我們是有頭腦的人，天天碰到這些事能不思考嗎？」

江虹望着默然無語的丈夫。他還是這樣俊美動人。不過，那張方正的臉已變得瘦長清癯起來了。嘴唇上那柔絲般的茸毛，已變成黑魆魆的短髭。那親切柔和的盈盈雙眼，也變得深沉銳利起來。總之，他變得老成幹練，思想也日臻成熟了。他在認眞地思考着一個他至今還不完全理解，然而却是十分嚴肅的問題……

正是這樣共同的思想觀點，使他們的感情融合得更緊密。愛情的春潮澎湃着，催得他們心頭的鮮花盛開怒放，芬芳馥郁。

這時，莊志明突然接到上海打來的加急電報：「姑母病

危速返。」

姑媽是撫養他長大的唯一親人。這幾年，他一直無法在她身邊侍奉她安度晚年。今天她病入膏肓，生命已到垂危時刻，他能不回去看看嗎？

他向領導請假。承蒙首長恩准，同意讓他請探親假回去看看，作好處理後事的準備，不過要速去速回。

第九章　探姑媽　再闖大上海　哭總理　淚灑黃浦江

莊志明孑然一身回到上海，來到姑媽的病榻邊。

她老人家一見心愛的侄兒回來了，而且已長成爲一個年輕英俊的軍官，感到無限喜悅與欣慰。她的病情也就減輕了幾分，延長了在人世彌留的時間。她老淚縱橫地伸出滿是皺紋的手，不住地撫摸着志明說：「你不是說已經結婚了嗎？……媳婦爲什麼不一道來讓我看看……」

「姑媽，她工作比我更忙。」

「噢，」老人家無力地呢喃着，「不是嫌我老太婆吧？」

「怎麼會呢？」莊志明連忙解釋着，從懷裏掏出他和江虹合攝的照片。「她也很想來看看您老人家……」

姑媽看到江虹的照片，滿意地點點頭說：「嗯，是個很不錯的姑娘……我不行了……只希望你有個美滿的家庭……早點生個孩子……」

莊志明就這樣每天守在姑媽的病床邊，絮絮聒聒地同她隨便閒聊，回憶過去的童年生活，說着北京的風土人情，以及江虹的有關情況，使老人家也感到快慰。

第三天早上，莊志明正在爲姑媽熬粥，門外響起了敲門聲。他把門打開，只見門外立着一個矮矮的很壯實的青年。穿一身嶄新的軍裝，手裏矜持地挾着一個公文包。他一見莊

志明，就一拍肩膀熱情地大聲喊：「嗨！莊志明，你好！」

莊志明一下認不出他，警惕地把他打量了一番。只見他派頭不小，漫不經意地抽着烟，一副志得意滿的驕狂樣子。身後還停着一輛吉普車。現在，職業和環境已養成他怕碰上過去的熟人，東問西問容易暴露他的身份。於是他以陌生的目光瞪着對方，戒備地問：「你是誰？」

「我是劉滬生！」他一把握住莊志明的手，用怪異的腔調說：「你到首長身邊工作，難道把我老同學都忘記了？眞是地位變了，眼界也高了，貴人健忘喲……」

「哦，抱歉，抱歉！」莊志明想起這個老同學，冷靜地同他握握手，連忙請他進屋。

劉滬生架子很大地用挾着煙的手，對坐在吉普車裏的司機揚了揚說：「你先回去吧，不必來接我了。」隨後就跟着莊志明走進屋裏。一下又是握手，又是拍肩膀，然後開心地大笑起來。

莊志明爲了怕吵擾姑媽，就請他到小閣樓去談。這個小閣樓當年是莊志明睡覺與複習功課的地方，劉滬生也來過幾次，不過當時他們的關係實在很一般。

當劉滬生在破藤椅上坐下，環顧這低矮破舊的小閣樓時，就裝模作樣地說：「啊喲！你怎麼還住在這個小地方呢？爲什麼不早從北京寫封信告訴我一下，給你調座新房子。好吧，明天我一定替你想想辦法……」

莊志明連忙苦笑一下阻攔地說：「用不着了，看來我姑媽……不會活得太長。我又不住在上海，……所以不必麻煩……」

「對對，你這輩子看來是要永遠留在首長身邊了。」劉滬生順水推舟地把話題一轉，「老同學，你這次回上海，爲什麼不馬上來找我呢？我們應該好好敘談敘談嘛。」

莊志明見他一來就問這問那，感到迷惑不解，不免猶豫

起來，這幾年人事昨非，魚龍變幻。他一下也捉摸不定這個老同學現在的情況，就態度很婉轉地說：「我這次回上海主要是照顧姑媽的病，不想驚動任何人，所以什麼地方都沒去。不知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這個嘛，我慢慢告訴你。」劉滬生大模大樣地把皮包往床上一丟，掏出了金黃色的煙盒，自己抽出一支過濾嘴的「鳳凰」，然後往莊志明面前一遞。莊志明用手一擋，示意自己不抽煙，更警惕地望着對方，想探明他眞實的來意。

劉滬生見對方對自己抱有懷疑，就連忙掏出一個紅色塑料工作證說：

「昨天接到大院關處長打給我們頭頭的電話，說你到了上海，有什麼事情叫我們大力協助……哈哈，我說莊志明是我的老同學，有什麼事，一句話：我全包了。」

他朝胸脯上一拍，旁若無人地哇啦哇啦談笑着，深以能和莊志明交談，能與北京掛上綫而興奮榮耀。

劉滬生雖是莊志明中學時代的老同學，他們的性格大不相同。劉滬生這個人與其說是能幹，不如說是滑頭。他這個人八面玲瓏，善於見風使舵，所以同人家一見就熟，像是多年的老朋友。文化革命一開始，他性格中的這種特長馬上得到充分發揮，一下成爲光明中學紅衞兵的二號首腦人物，地位僅次於莊志明。自從那次在方雪萍家碰見以後，他們就很少碰面。在莊志明走後，他就參加了「紅代會」。

現在，有莊志明這樣一個老同學他怎能放過這個巴結鑽營的機會呢？於是一聽到消息就趕來，專程登門拜訪。他除了告訴莊志明他的單位地址、電話號碼，以及有什麼需要幫助可找他以外，還想順便了解了解中央的內情，摸摸北京方面的底……

莊志明一直在默默地打量着劉滬生。這個老同學確實變了很多，不只是年紀增加，嘴唇上已出現濃黑的短髭；腰部

也發胖了，講話哼哼哈哈，顯出一副架子很大的傲慢派頭。

劉滬生對他提出一系列問題，莊志明都是一言不發，顯不出任何興趣。只是說：他擔任首長的警衞工作，其他方面的事他從不過問，一句話：無可奉告。莊志明越這樣說，對方就越覺得神秘，更急切地想了解。可問了半天，見莊志明仍然諱莫如深守口如瓶，眞以爲中央的紀律很嚴。他們似乎也沒有其他話好說，劉滬生只得識相地告辭了。臨出門時，他再三說：「別忘了——有什麼事，打個電話給我，保證馬上辦到！上海各條戰綫各個部門，我都有熟人，保證路路通！記住我的電話……」

劉滬生這一來，可把莊志明的情緒搞亂了。他本想這次探親假閉門不出，關在家中好好休息與思考一下。劉滬生一張揚出去，他就不得安靜了……

次日凌晨，天氣陰冷。莊志明正從渾噩的夢中醒來，突然遠遠近近的大喇叭響了……開頭，他也沒注意，還以爲又要開什麼羣衆集會，但一陣裂人心肺的哀樂從天而降，在整個太空繚繞回蕩……

「啊！是誰？」莊志明的心陡地一沉，身子馬上從被窩裏跳了出來。把頭伸出閣樓的天窗，望着馬路。

只見馬路像條灰色河流，突然冰凍凝固。一輛輛車子停止行駛。人們都低垂着頭顱，傾聽着一隻隻大喇叭裏傳出來人們最不願聽到的訃告：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啊！周總理……」莊志明猛地驚呼起來，頭上如五雷轟頂，天崩地裂，下面的訃告再也聽不進去了。

他臨回上海時，早已聽到周總理病情沉重的消息。他幾次想問問周總理的病況，可是在大院裏又不能隨便動問。他只得有時在旁邊聽聽首長和她的親信們議論周總理的病情。

。可他們總是竊竊私議，交頭接耳，臉上帶着一種詭譎神秘的得意表情……莊志明不相信像周總理這樣一個鋼鑄鐵打的人會一下離開我們，他一定會病情好轉的！萬萬沒想到現在噩耗驀地傳來了，周總理已猝然離開了我們……這怎能不叫人悲慟欲絕呢？

整整一天，從早晨到黃昏，莊志明坐在姑媽的床邊一動也沒動，連晚飯都沒有吃。姑媽聽說總理死了，一下昏厥了過去。莊志明好不容易將她救醒，她還是半昏迷地呻吟着、哭泣着：

「周總理……人民的好總理……您怎麼竟死在我這老太婆前面呢？您就讓我代您去死好了……」

小閣樓上，一燈如豆，整整亮了一夜。

就這樣，在昏黃的燈光下，莊志明眼望着奄奄一息的姑媽，耳聽着整整回蕩了一夜的哀樂，和在遠遠近近不時響起的汽笛聲，心中淚泉在汩汩淌着……他感到從來沒有過的疲倦，壓抑的痛苦使他透不過氣來。

他走到窗口向外一望，漠漠的夜空是那樣幽黑，大地是那樣死寂，呼嘯的北風是那樣寒冷……

第十章 睹不平　拔刀救弱女　抗強令　萬民悼親人

北風整整刮了一夜，第二天天氣更陰冷。

莊志明一早起來，就聽隔壁那個海運局當水手的小夥子在發牢騷：

「……為什麼不准降半旗，做花圈，戴黑紗？我們不睬那一套。昨天停在黃浦江裏所有的船，照樣拉汽笛，整整拉了一夜……」

「哦?!」莊志明感到很興奮。「是哪條船帶頭拉的呢？」

「是……」小夥子正要衝出口，就機警地剎住了。他知道這位大哥哥現在是在中央工作，他不能不知深淺地出賣昨天那些勇敢的戰友。他就靈機一動地隨口把話一轉說：「是外國輪船上先拉的。人家外國人都在悼念阿拉總理，我們中國人為啥不准悼念自家總理？」

莊志明知道小夥子對自己抱有戒心，也不便計較，就很欣慰地說：「對，應該悼念！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

這消息太振奮人心了！應該出去看看。莊志明按捺不住內心的激情，乘上電車，直奔黃浦江邊。

這是寒冷、陰沉的早晨。陰霾迷霧籠罩着外灘古老的建築物。莊志明雙手插在棉衣口袋裏，逆着嚴冬的寒風，沉重地在馬路上走。

黃浦江畔，人山人海，堆滿了大大小小的花圈。哀樂一

聲聲在寥廓的江空回蕩，傾吐着人們對總理的哀思，凜冽的江風吹捲着幢幢高樓上低垂的半旗……

莊志明夾雜在羣衆中，傾聽人們滿懷哀思地講述周總理的不朽功績和崇高品德，聽他們義憤塡膺地議論那個首長以及那幾個人在電視屏幕上的醜惡表演……人們不住地挖苦、嘲笑、怒罵、抗議……一個戴眼鏡的職員模樣的人在說：「你們知道嗎，昨天這兒出現了一條大標語：『要求張春橋當總理』，呸！張春橋是啥物事？眞是昏頭……」

「去他媽的！」一個絡腮胡子老工人模樣的人說。「人家不是在這條標語後面加了『我們信不過』幾個大字嗎？」

「噓——」那個戴眼鏡的朋友用手示意，壓低聲音提醒：「當心便衣！」他四顧左右，用眼睛掃着莊志明和身邊的其他人。

「怕啥？」老工人喉嚨更響地喊，「我就是要喊撥伊聽聽！」

莊志明感到臉上陣陣發熱，他們有沒有認出他來呢？不會吧！他穿着普通的棉軍服，又沒戴軍帽、領章，周圍也沒有認識他的人。在這種場合，他覺得自己的工作不再是一種榮耀，而是一種羞辱。

簇動的人頭，激情的聲浪，騷動的場面，確如黃浦江的狂濤在洶湧、迸濺。莊志明置身於這悲憤的人潮當中，深深感到當今人民羣衆的憤慨情緒已到「怨聲載道」的地步了！眞是隨時隨地可一觸即發呵！這是長期關在高牆深院之中所沒法聽到的。人民羣衆的强烈呼聲，和「首長」說的做的相差是那樣遠，和報紙電台裏宣傳的完全是兩回事……莊志明强烈地感受到：這才是今日中國人民眞正的呼聲！他也預感到，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正在孕育着一場驚天動地的暴風雨……

他沿着黃浦江邊一直走，穿過外白渡橋，來到蘇州河畔

。這時，灰色的天空下起小雨來了。他就站在上海大厦附近的一幢房子的門廊裏躲雨，眺望着黃浦江和蘇州河兩岸的景色。

他看見外白渡橋上車來車往，蘇州河裏小輪船「嗚嗚」地吼叫，泛起墨黑的渾濁河水。海關大樓上的大鐘噹噹地敲了十下……上海，生養我的城市，你還是這樣緊張、喧鬧、繁華。

莊志明遠遠瞥見蘇州河北岸的橋堍上，有一批頭戴藤帽，身穿工裝的民兵，正在操練高射機槍。只見指揮的人手揮小紅旗，「嚁嚁」地吹着哨子。那些民兵就如臨大敵地轉動着這些最新式的槍炮。炮口高高地昂起來了，對着昏暗迷濛的天空。

這是誰的命令呢？誰在指揮與調動這些民兵呢？為什麼要在總理逝世的日子，進入這樣全面戒備的狀態，給全市人民帶來緊張恐怖的氣氛？……雖然，他在大院裏，首長他們從來不在他們警衛人員面前談起這方面的事。

霏霏細雨越下越密了。寒風也一陣陣緊了起來。門廊下躲雨的人更多了。莊志明看見在旁邊一個門廊下衝進一個圍白絨綫巾的姑娘。她手裏拎着一個塑料袋，一隻手上還拿着幾隻尼龍絲編的茶杯套。

這個姑娘躲進了門廊，用手絹擦了擦圍巾和髮梢上的雨珠，就用幽幽的聲音望着旁邊的行人說：「茶杯套要哦？茶杯套要哦？」

聽見她這喊聲，有的冷漠地搖搖頭，有的拿起她手中的樣品看了看，不感興趣地還給她。有的出於同情，勉强買了一個。

一個過路的婦女買了一隻茶杯套，來到莊志明身邊躲雨。大家都傳閱着她買的這個樣品。這是用好幾種顏色的尼龍絲編織成的，專門用來套在果醬瓶改的茶杯上。套子編織得

很精巧，上面還有好看的小鹿、小鷄圖案。看來這姑娘心靈手巧。

「這隻套子嗰來西！光是功夫鈿也不夠。」

「這小姑娘也實在是可憐！迭能一天編下來，能有幾鈿呢？」

「有啥辦法呵，眞是作孽！看樣子伊一定是個知識青年，閒在家裏總不是辦法……」

羣衆同情地議論着、嘆息着。莊志明不由地往對面打量着。只見她嘴上戴着大口罩，一條大圍巾，把頭髮包得嚴嚴實實，遮住大半個臉，只露出一對眼睛。在濛濛的雨絲中，也看不清她的模樣。她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藍底白花棉襖罩衫，脚上是一雙黑布鞋。莊志明一看，心中湧起一股悲涼的潛流……中國人民是太窮困了，像這樣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居然沒個正當的工作，爲了幾角錢，淪落街頭在風風雨雨中奔走，叫賣她手工織的套子。

眞是同情者多，幫助者寡。雖然不少人都望着這姑娘手中的茶杯套，可半個鐘點過去了，她還只出售了二、三個。雨，漸漸停了。躱雨的人又匆匆衝進擁擠的人流。門廊下只剩下少數幾個人。

那個姑娘的身邊不知什麼時候，來了幾個不三不四的小青年。他們一個個叼着煙，抖動着細細的褲腿，在翻着姑娘手中的套子。莊志明發現，他們不是存心在買茶杯套，而是藉此機會在姑娘手中摸着，在她身邊擠挨着。

一個臉色蒼白、留着小鬍子的傢伙抖着腿說：「迭個賣得太貴了！」

另一個馬上嘻皮笑臉地附和：「你再便宜一些，我們全買下來！」

姑娘困惑莫解地脹紅臉說：「你們說……要多少錢呢？」

那個蓄小鬍子的傢伙朝伙伴一使眼色說：

「五元錢，你就全包給我們……」

「對對，連同你的人，嘻嘻……」

「哈哈哈」小流氓發出一陣淫穢的笑聲。

「儂看，哪能？」

姑娘知道碰上流氓了，就低着頭一聲不響地把茶杯套收拾進塑料袋，準備快快離開。

周圍的人一看情況不對，生怕惹上自己，就膽小怕事地遠遠走開，門廊下只留下莊志明一個人，他發現了這個情況，就冷眼觀察動靜，以防姑娘遭到不測。

那伙流氓一看姑娘要走，就兇相畢露地把她包圍起來，擋住去路。那個領頭的要無賴地托起她的臉說：「怎麼樣，跟我們走好嗎？」

姑娘把他的手重重一打，氣得發抖地說：「你們……要幹什麼？」

「嘻嘻，跟我們去白相白相，你一個人太孤獨冷清啦！」

莊志明眼見姑娘嚇得手足無措，一副恐懼和絕望的神色，就大步走過來，用平靜而有力的語調說：

「別搗亂了，讓她走，聽見了嗎？」

小流氓一看來了這樣一個管閒事的人，先是驚奇地看着他，接着就氣急敗壞地叫嚷着：「勿要依管，滾開！別來找死……」

「哈，啥地方來了個保鏢，想同爺叔較量較量嗎？」

莊志明斬釘截鐵地喝問着，凜然盯着他們：「你們要幹什麼？想打架嗎？」

姑娘早嚇壞了，一見危急之中來了個救援者，就驚魂甫定地一把拖住他的手說：「好了，好了，別睬他們，我們走吧……」

一看他們想走，這羣流氓可不答應。領頭的一聲唿哨，三四個傢伙就一擁而上，惡狠狠地朝莊志明打來，一場毆鬥開始了。

這下他們可找錯對象了。莊志明冷冷一笑，泰然地站在原地不動。他背靠後面的倉庫鐵門，不慌不忙地擺好馬步。他們上來一個，他對付一個，左邊攻來，他用拳擊，右邊擊來，他用脚踢。三拳兩脚就把他們打得跌得跌，爬得爬，摔得老遠。

這伙人驚奇不已，「呸呸」地吐着唾沫，瞠目不知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看莊志明雖然身材高大，但欺他文質彬彬，又是孤身一人，就無法無天了。沒想到格鬥、擒拿正是莊志明的拿手好戲。

其他幾個歹徒已經嘗到了滋味，知道對方身手不凡，是個有來路的人，光虛張聲勢不敢再上前。

「他媽的！」那個爲首的小鬍子惱羞成怒，脫掉棉衣，把前胸一敞，嚎叫了一聲，狗急跳牆地從腰裏撥出一把寒光閃閃的匕首，朝莊志明惡狠狠地刺來。

那個姑娘早在莊志明後邊嚇得面無人色，一見流氓撥出匕首，就抱住頭慘叫起來：「救命！救命……」

莊志明見匕首刺過來，輕蔑地一笑，就靈巧地把身體一閃，伸出兩個指頭，往他領子敞開的肩胛骨穴道上狠狠一點，順勢搶過了匕首。按他這時的心情，眞想給這傢伙一刀，可是警衞人員的職業良心提醒他，不能輕易傷人。他輕輕地把小鬍子一推，那傢伙踉踉蹌蹌向後退去，差點跌倒在污水窪裏。

這傢伙痛得彎下腰來，嘴裏哇哇亂叫，簡直驚呆了！匕首不知怎麼一下子就落到這個文質彬彬的高個兒手中，自己的肩膀却疼痛地提不起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的那幾個狐羣狗黨也驚愕得目瞪口呆，不知莊志明是個什麼角色。有

個小流氓喊了起來：「快跑，警察來了……」

他們一聽，本能地撥腿飛跑，慌慌張張地吆嘯而散。

夠了，莊志明整整衣服，就對姑娘說了聲：「走吧！」準備離開了。

「謝謝你，同志……」姑娘這才驚魂稍定地滿心感激這救命恩人。

莊志明正在整理衣服，尚未作出相應的反響，可是身邊那個姑娘却驚喊起來：

「啊！你是莊志明……」

第十一章

方雪萍　患難逢知己
劉滬生　守諾助同窗

莊志明聽到姑娘的喊聲，略吃一驚地轉過頭來。只見她解下蒙在頭上的大圍巾和口罩，露出一張被嚴寒凍得通紅的消瘦臉頰……

「啊！方雪萍？」他大聲叫着，臉上出現了一陣歡喜，呆呆地張大了嘴巴。

「想不到是你救了我……」方雪萍怔怔地望了他一眼，臉上掠過又喜又悲的紅暈，心緒複雜地低下頭去。

她自己也覺得好笑，剛才被這伙流氓搞得驚惶失措，竟連救命恩人是誰都沒好好看清楚。直到現在，方才發覺站在她面前的竟是莊志明。

啊！他變化得多大呵，當年的少年人，已變成魁梧偉岸的青年，再加上穿着整齊的棉軍便服，就更不容易認出他就是當年那個文靜瘦弱、成天穿一件黑布中山裝的老同學了。

他難道是從天而降，專來爲她解圍的嗎？眞是太令人難以置信了！這是不是命運的安排呢？

在這樣的場合裏重見方雪萍，莊志明也十分意外，不勝感慨。他不覺朝她看了一下，她還是這樣年輕美麗，只是很憔悴蒼白。這樣一個姑娘怎麼會淪落到冒雨在蘇州河邊來賣茶杯套，甚至差一點落入歹徒之手……這在當前大肆鼓吹的「大好形勢」下，不是實在使人難以想像嗎？莊志明禁不住回憶起他們的過去，心中隱約有股傷感之情……

天空是灰濛濛的，行人正奔走在擁擠不堪的外白渡橋上。

「你回家嗎？」莊志明探詢地問着。見她點點頭，就說：「我們一起走吧。」

他們一起沿着蘇州河邊向電車站走去。

雨停了，黃浦江吹來的風很大，掀得他們衣角啪啪地響。莊志明見方雪萍衣服單薄，身體似在微微發抖，就站在她身邊，擋住怒號的江風。開頭，誰也不說話，兩人沉悶得似乎要窒息。過去他們在一起，每次都有說不完的話，現在久別重逢，却變得這麼冷漠，似乎無話可說。多可怕啊！動亂的歲月和痛苦的別離，造成了他們之間多深的鴻溝……

莊志明知道，這次意外重逢機會難得，以後恐怕再也見不到方雪萍了，就忍不住先打破僵局，簡單介紹了他這幾年的經過：他怎樣參軍來到特種學校，現在大體擔任什麼任務。這次因姑媽的病回上海探親，今天才第一次出門來街上走走……他想把已經同江虹結婚的消息告訴她，可又覺得沒有必要，最後，經過一番思想鬥爭，還是艱難地開口說：

「我已經結婚了。」

「我知道了。」方雪萍低着頭說。顯得那麼平淡，並沒有進一步追問對方是誰，在哪兒工作，只是文靜地說：「我爲你高興！聽你鄰居說起過，你現在是大人物了，在中央首長身邊工作……」

「哪裏！」莊志明不好意思地說，就把話題一轉，問起她班上老同學的情況來：「我們班上的老同學現在留在上海的多嗎？」

「不多了。」方雪萍搖搖頭說：「張小莉在中百一店，『百靈鳥』在賣大餅油條，還有那個叫『推土機』的男同學現在眞的在掃馬路……」

一提起這些同學的綽號，他們的眼前馬上浮想出一張張

熟稔的笑臉，和那令人難忘的學生時代……特別是他們一起坐過的教室，一起表演過節目的禮堂，和一起上學回家走過的那條馬路……分別幾年所造成的隔閡，須臾之間消除了。他們又沉浸在往事的美好回憶與緬懷之中，似乎又重新回到金色的少年時代……啊！這幾年風雲變幻，生活變遷，他們中間存在着現實生活所造成的時代鴻溝。方雪萍私下還這樣想，人家現在已是一個地位很高的人，要不要把什麼話都對他講呢？可是她發覺，莊志明絲毫沒有爲了顯示身份的那種優越感，那她自己也用不着流露出任何自卑的情緒，就同他隨便地邊走邊談着。

「你怎麼賣茶杯套呢？」莊志明難過地問。

「奇怪嗎？是不是太失面子了？」方雪萍微微帶着嘲諷的意味說。「就是最革命的人也還是要吃飯，要生存的，更何況我這個黑五類子女。爲了生存，就顧不上那麼多了。」……

「你還在黑龍江農場嗎？」莊志明關切地問。

「嗯」方雪萍感傷地點點頭，「我們這種人，還能上哪兒呢？可是我常常賴在上海，要照顧媽媽的病……。」

莊志明馬上明白了，她的家庭和處境一定非常困難，否則爲什麼會落到這一步呢？他本想尋根究底地問一番，但怕引起她的傷心，就安慰地說：

「你不會把情況向有關部門反映反映，請他們解決一下你的困難？」

這一說，反而惹起對方的一肚子牢騷。方雪萍按捺不住了，滿腔怨屈地說：

「這還用得你說嗎？我什麼門路都去跑了，釘子也碰得頭破血流。到現在，只有後門還未找到——情況就是這樣！」

這話說得那樣尖刻，可又多麼符合實際！這使莊志明感

到非常爲難。兩人這樣意想不到的重逢，使他感到高興，也使他感到悵惘。現實的冷風吹散了他心頭友情的溫馨，他領悟到：方雪萍目前需要的不是友誼的慰藉，而要解決人生最實際的問題。

唉！這場革命賜給了某些人不少幸福，却也剝奪了不少人的幸福。這有什麼稀奇呢！現在有多少青年姑娘由於父母被關押，年紀輕輕，就擔當起家庭主婦角色，操持全家的家務和財政。甚至十一、二歲的姑娘，就承擔父母職責，照顧起弟弟、妹妹，這就是中國生活中最重要的現實！

莊志明突然心中一動，眼睛馬上閃閃發亮，連忙說：「劉滬生不是在指揮部政工組工作嗎？你有沒有找過他？」

「找他？」方雪萍反感地冷冷一笑：「哼，算了吧，他……」

莊志明一說出嘴，就懊悔了。他想起當年就是劉滬生帶了一批傢伙，抄了她的家。這個自尊心很强的姑娘，想來是死也不會去找他的……誰知她的回答，竟又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早找過了。」方雪萍不滿地噘起嘴。「人家現在是大人物了，哼哼哈哈一副官架子。我幾次找他，他今天說『我聯繫聯繫』，明天說『我同××打個招呼』，……還不都是敷衍搪塞一番，有什麼用？他才不會爲我這個黑幫子女擔干係呢！」她這樣說，表情是那樣冷靜淡漠，幾乎是玩世不恭的神情。眞沒想到，輕輕一句話會引出這麼一大篇牢騷。

「他這個人是有吹牛皮放空炮的毛病，但老同學去求他，總要……」莊志明明白她目前複雜的心情，她是不願別人譏笑和奚落自己的窘境，他自我解嘲地說不下去了，就自告奮勇地說：「好，我去找他一下。」

「你……」方雪萍不信任似地朝他望了一眼，然後苦笑一聲說：「可能你去找他，情況會不同一些……」

莊志明從她的目光中明顯看出：她對他的允諾也抱不信任的態度，以爲他也無非是信口應付一下。有什麼辦法呢？這幾年無休止的運動把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全破壞掉了，在友誼上也出現了「信任危機」。

爲了對自己的諾言負責，第二天莊志明就上指揮部政工組去找劉滬生。

指揮部在南京西路上，座落於上海展覽館的後面。是一幢範圍很大，氣魄宏偉的大花園房子。門口掛着一塊特大的牌子。汽車、摩托車在進進出出，荷槍實彈的武裝民兵，正在門口守衛。

莊志明來到門口張望一下，一個警衛就朝他大聲吆喝：

「喂！幹什麼的？」

「我，找劉滬生。」莊志明停住了脚步。

「你找他有什麼事？」

「我是他的老同學。」

門衛瞟了他一眼，懶洋洋地撥了個內綫電話。「我是大門口，有人要找你。」

「就說我沒空。」聽筒裏傳出劉滬生很不耐煩的聲音。

「他說是你的老同學。」

「哦，他長得什麼樣子？」

門衛一邊斜睨着莊志明，一邊對話筒描述着：「個子很高大，穿一件軍裝。」

「你告訴他，我姓莊！」莊志明很不高興地打斷他。

「哦，莊志明?!」劉滬生在電話裏快活地叫了起來：「快請他進來！請他進來！」

警衛一聽頭頭是這種語氣，就客氣地說：「好好！辦公室在二樓，門口有牌子，請進！」

莊志明就按他指的方向，從寬闊鑲有雕花欄杆的樓梯來

到二樓。果然，一間門上掛着「政工組」的小木牌。他推門進去一看，只見劉滬生神氣活現地坐在寬敞華麗的大辦公室中間，正蹺着脚在看文件，一邊轉動着大圍椅。他見莊志明進來，就連忙放下文件，滿面春風地迎上來：「呵哈，眞難得！眞難得，沒想到您能光臨。」

「我差點吃了個閉門羹。」莊志明嘲諷地說：「你這兒比我們那兒還門禁森嚴哪！」

「有什麼法子呢，找我的人太多了。」劉滬生得意地聳聳肩膀，馬上話鋒一轉：「老兄，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忙嗎？」他臉上堆起甜膩膩的笑：「你儘管吩咐吧。」

莊志明向來不願爲個人的事求助於別人幫忙，可是現在爲了方雪萍，沒辦法，只得啓口：「無事不登三寶殿哪！我找你，不是爲我自己……是方雪萍，她找過你嗎？」

劉滬生一直在窺察對方的臉色，一聽他提起方雪萍，便搶着說：「沒有喲……哦哦，在路上碰是碰到過，她也沒談什麼……她是不是想從黑龍江調回來？」

他這樣當面撒謊，可臉上毫無尷尬不安的神色。莊志明想：這傢伙眞是滑頭！難怪爬得這樣快。可又不便當面戳穿他，只得委婉地說：「作爲老同學，你能不能幫助她解決一下困難呢？」

「行！」他一拍胸脯說：「一句話：包在我身上！」

莊志明知道他的脾氣，說過就算辦過，就馬上緊釘一句話：「你什麼時候能辦好？」

劉滬生見老同學這樣頂眞，知道不能光吹不辦，就猶猶豫豫考慮了一下說：「盡量在一個星期內解決吧，怎麼樣？」

「當眞？」

「還能假嗎，當着您老兄的面……」

「好！」莊志明滿意地微笑了一下，「那就一言爲定囉

。」

劉滬生沒辦法地聳了聳肩膀，眨巴了一下眼睛，詭譎地笑笑說：「老兄，看來你忘不了往日情懷，對方雪萍還是舊夢未斷，一往情深呵？」

莊志明馬上臉色一變，收斂起笑容，嚴肅地說：「你別開這種玩笑！方雪萍的情況太可憐了……作爲老同學，你不同情嗎？」

「是，是，這我知道。」劉滬生見莊志明發急了，就更神秘地眨眨眼睛說：「昨天，你不是還見義勇爲，對她臨危相救嗎？」

「你怎麼曉得的？」莊志明感到很奇怪。

「我怎麼能不知道呢。」他得意地擺出一副神通廣大的架式。「不是你這個中央警衛團的英雄好漢，誰能一個人對付三四個小流氓呢？哈哈，這批傢伙眞是瞎了眼，找錯了對象。老兄，他們告訴我有這樣的一個人，我馬上就知道准是你！」

「你眞是消息靈通人士喲！」莊志明略帶嘲諷地說：「還是像過去那樣怪裏怪氣……」他怕劉滬生喋喋不休問這問那，就起身告辭了。

三天以後，姑媽溘然長逝。莊志明懷着悲慟抑鬱的心情把她老人家送進了龍華公墓。在辦喪事過程中，劉滬生確是幫了大忙，無論是送到火葬場火化，還是墓地安排，他都熱心地張羅，到處打電話、派車子。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他在上海確是路路通，很吃得開。哪一路都有他的朋友，什麼事情都容易辦到。這並非說明他有什麼過人的智力，而是他左右逢源，八面玲瓏。

他還算遵守諾言，把方雪萍的問題解決了，安排她在上海郊區——松江的一個儀表廠裏。

莊志明這次回上海的任務完成了，該辦的全已辦妥，就匆匆踏上歸程，想在春節前趕回北京。

臨行的前夜，方雪萍同多病的媽媽來送他，表示無限感激之情。這次方雪萍能回到上海進儀表廠，全仗莊志明的面子，否則叫她母女倆到處磕頭燒香，再花幾年功夫，也是解決不了的。要從黑龍江調回上海，眞是比登月球還難哪。爲了表示母女倆的一點心意，她們還帶來了兩盒糕點。莊志明望着這禮物，眞像揍了他一巴掌，差點哭了出來。

方雪萍的媽媽一邊抖抖索索地訴說着她們的困境，一邊用手絹不住擦着流不完的淚水。莊志明望着她蒼老羸弱的身體，心中感到陣陣凄涼。當年，莊志明曾同方雪萍一起去上海音樂廳觀看她媽媽演出，那時，她穿着雍容華貴的旗袍，頭髮燙得烏黑油亮，臉孔豐滿紅潤，是多麼有風度的歌唱家呵！可現在，坐在他面前的是一個形容枯槁，眼框深陷，頭髮花白無光的老人……方雪萍在旁邊不斷勸慰着媽媽，自己却很少說話。她臉上帶有微微的笑容，但眼眶却仍隱隱含着淚珠……

啊！往事像夢境一樣，漸去漸遠，如過眼雲煙越飄越散，留下的只是一些難言的悵惘和感傷……

第十二章　讀《女皇》　志明察野心　當活證　江虹更知情

京滬列車衝破料峭的風雪，在冰封萬里的江淮平原上疾馳。莊志明傍着車窗，漠然地注視着窗外：灰色的田野廣袤空曠，鉛色的雲塊凝重層疊，凜冽的北風不時揚起漫天的灰沙……這一切，使人心口發悶像是喘不過氣來。

單調而有節奏的車輪在耳邊鏗鏘作響，他腦袋在嗡嗡地蜂鳴。

他沉重地閉上眼睛，眼前又像跳動着光怪陸離的光斑………。

上海十來天的所見所聞，雖然雪泥鴻爪，半鱗片羽，現在一齊在眼前閃現，慢慢就組合成了一幅幅鮮明的畫面：

——一邊是自己住的破舊的小閣樓……爲給姑媽買點好菜，跑遍好幾個菜場空蕩蕩，竟買不到半條魚，一隻蛋……

——一邊是工廠不上班，產品不如廢品多……可是報紙上天天宣傳的「形勢大好，市場繁榮，物價穩定！」……

——一邊是千百萬人無所事事，大街小巷日夜晃蕩的成千上萬的失業青年：補尼龍襪的、賣茶杯套的、偷錢包的、打羣架的……

——一邊是外白渡橋堍那氣勢洶洶的民兵，和高射炮交聳的炮口……

——一邊是外灘堆積如山的花圈，如潮的憤激吼聲……

這一切的一切，究竟代表着什麼呢？在當今的中國意味

着什麼？

莊志明在上海只住了十來天，但却像過了漫長的一年。他聽到了很多在深宮內院聽不到的消息，看到了很多在高牆禁苑裏看不到的事。普通老百姓親人之間的悄聲議論，知心朋友之間的牢騷怪話，都促使他從側面、從反面去思考本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

劉滬生和方雪萍截然不同的境遇，更引起莊志明的不斷回顧與思索：爲什麼同是中學時代的老同學，八、九年後却是如此相反的命運呢？是方雪萍無能，還是劉滬生有過人的天才？難道文化大革命是投機鑽營家施展本領的黃金時代，是善良人們應該遭難受劫的年月嗎？人們充滿絕望的情緒，這使莊志明深深失望了，內心深處感到悲哀和苦惱。漸漸地，莊志明對這場「史無前例」的革命，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開始產生懷疑了——人民的良知，確有振聾發聵的作用！

這十多天裏，莊志明還看到不少被稱爲「小道消息」的印刷品。雖然這些小册子字迹模糊，紙張低劣，但是它們遠比莊志明在與世隔絕的深宮裏看到的「中央文件」、「內部參考」，要更新鮮、生動，更使人信服。別的不說，就說莊志明在衣服夾層裏放着的這小册子吧，這是一本什麼書呀，光聽了名字就叫人驚奇不已：《紅都女皇》！

那天莊志明從同學那裏悄悄地把小册子帶回家，連夜讀完了。他吓得透不過氣來，不相信眞的會有這種事。她怎麼會這樣膽大包天地，對外國記者泄露國家重要機密，以及自己赤裸裸的政治野心？莊志明花了兩天時間重抄了一份。他暗暗決定，冒着生命危險把這本小册子帶回去，讓江虹也一起看看，核實一下這本小册子的眞僞。

如果她眞是這樣說過，那作爲共產黨員的他，應該爲黨爲中國革命嚴峻地思考，作出應有的抉擇了。

汽笛「嗚嗚」地長吼了幾聲，震破了莊志明的深沉思索

，也震破了車窗外陰沉寥寂的曠野。

莊志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聽到這汽笛聲，他不知怎麼一下想起獅子的吼聲。

那天，他實在無聊，就到少年時代最喜歡去的西郊公園重遊一番。在獅籠面前，他佇立很久，可那頭獅子陰鬱地一直趴在地上不肯動彈。任人怎麼噓它、喊它，丟食物給它吃，扔石塊脅迫它，它就是不理不睬。到最後，它突然昂頭揚鬣長吼了兩聲，聲音憤慨而悲涼……

現在，他聽到汽笛，又想起了獅吼。今天的中國，不就像獅子囚困在鐵籠難以奮進嗎？

一出北京站，莊明志頭一眼看見的就是江虹。江虹還是那麼矜持、冷靜。在汽車上，她唯一表示親熱的只是輕輕撫摸着莊志明的手，莊志明那被旅途風霜凍僵的手，經火熱綿軟的手掌一揉摸，立即感到渾身暖意。

晚上，當兩人並排躺在床上的時候，莊志明覺得好像仍舊在火車上似的思緒動蕩，一時不着邊際。江虹半欠身子望着他，突然俯下身子凝視他的臉。莊志明望着她那雙寶石般透明的眼睛，淡淡地笑了。他伸出雙手捧起江虹的臉，好像從她眼睛裏發現了什麼秘密。

「你有話要對我說，而且是心裏話，是嗎？」

江虹笑了，她那彎彎的眉毛就像夜空中的新月。她用嘴合上莊志明的眼帘，像是蜜蜂在輕吟，低聲說：

「志明，我們有孩子了……」

莊志明吃驚得從床上跳了起來，他從頭到脚地打量着江虹，嘴裏反覆地問：「眞的？」

江虹不好意思地裹緊身子，頭靠在他懷裏，甜蜜地笑着，只是不說話。

燈關了。他們倆好久好久都睡不着，靜靜地彼此都沒說話。莊志明沉默的不光是她提到的孩子，而是當前的政治局

勢，這樣下去，生活會帶給未來的孩子是些什麼呢？他實在無法明白。屋子裏，飄着水仙花的清香。寒冷的月光透過窗帘，映照着這對年輕夫妻激動難寐的臉龐。

第二天，莊志明到關寶太那裏去銷假。這個平時凜然難犯的處長竟然破天荒地微笑着，遞給莊志明兩大把糖：「嘿嘿，我的喜糖。」

莊志明接過糖回到宿舍，這才想起連關寶太的新夫人是誰都不知道。

江虹告訴他：「不是別人，就是許鳳！」

「哦——」莊志明先是有些驚詫，接着一想，這也是情理中的事。自從上次江虹告訴他許鳳的不幸遭遇，他就知道，許鳳再也沒有人身和戀愛的自由了。

「怎麼這樣急急忙忙的就結婚？」他把糖放在桌上，隨口問了一句。

「不結不行囉，許鳳已有四個月的身孕了。關寶太叫她打掉，她不肯，事情就暴露了。首長非常惱火，把他們大罵了一頓，命令他們趕快結婚……」

莊志明不說話了，只覺得可惜許鳳。這樣一個年輕、美麗的姑娘嫁給那樣粗俗凶蠻的大漢，一個無辜的少女，遭到多大的欺凌與污辱呵！

「唉，不嫁給關寶太不行囉，」江虹雙眉微皺地嘆息說：「許鳳也是走投無路沒有法子。她說她反正對生活也不再抱什麼希望和要求了，嫁給關寶太還能有個人在身邊保護自己……」

上海的見聞，再加許鳳的遭遇，把莊志明對生活的信心全抹掉了。首長和她的親信們道貌岸然的神態，在他眼中現在變成了邪惡的形象。他的性格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高牆大院、亭臺樓閣，原來在他心目中是那麼神秘，現在彷彿變成了封得密密嚴嚴的鐵籠子。而他自己，正像一頭困在籠

子的獅子，不！甚至比獅子的境遇還差，他連仰天吼叫幾聲都不可能。

他整日神情陰鬱，看書、聽音樂、閒聊天都提不起興趣。腦子裏亂成一團。惹得江虹總是關切地問：「你怎麼啦？回了一趟上海像是得了憂鬱症。」

「是啊，怎麼能叫人不憂慮呢？」莊志明仰躺在床上，雙手攏在腦後，無神地看着天花板和吊燈。

江虹用她那柔軟的手撫摸着他的前額：「有什麼心事就說出來好了。俗語說兩個人分享一個幸福，就變得了雙份幸福，兩個人同嚐一顆苦果，每人只有一半痛苦。」

從上海一回來，莊志明就想把那本小册拿給江虹看，但又怕江虹接受不了，反而惹出事來。今天晚上，他倒想試探試探。

莊志明轉過臉來：「這次我回上海，聽到好多小道消息。有不少是議論首長的，說她是三十年代電影明星啦……」

江虹毫不驚奇，淡淡地說：「這有什麼稀奇，那些早就是公開的秘密。她自己就說過：三十年代參加革命就演戲，當時很紅……」

莊志明坐了起來：「上次你不是說：她有次接見一個美國的女歷史學家、女記者，和那個女人談了好幾天，眞有這回事嗎？」

江虹臉色有些緊張起來：「嗯，是有這回事。這是七二年夏天，那幾次接見時，我正在她身邊。」

「快，說說當時的情況。」莊志明萬萬沒料到，自己身邊有個活的見證人，激動得臉都紅了。

江虹用手捋捋頭髮，侃侃而談：「我見過那個記者：人瘦瘦的，熱情開朗，接二連三地提問題。她說來中國訪問，本來是準備搜集有關中國婦女運動材料的。首長要她爲自己寫傳，對她說：『你會成爲我的埃德加·斯諾……』。

「你知道嗎，這個人回去以後寫了一本書叫《紅都女皇》，一下成爲國外暢銷書……」

「我聽說過。」江虹搖搖頭，「但是不敢相信。」

「你想看看這本書嗎？」

「什麼，你有？」江虹瞪大了眼睛。

「唔」莊志明爬起來，把房門反鎖上，習慣地把整間屋子上上下下掃視了一下。然後從衣服的夾層裏拿出那本塑料套包裝得嚴嚴實實的手抄本，遞給江虹。

江虹接過手抄本，手有點顫抖，隨即湊到台燈下匆匆看起來。

莊志明在屋子裏輕輕地踱着，觀察着江虹臉色的變化。

隨着翻動的書頁，江虹的臉色不停變化着：有驚疑、詫異，還有懼怕、惶恐，有輕蔑、氣憤，也有激怒、仇視……

江虹自言自語地說：「她……對外國記者發表這些談話，意圖是什麼？到今天我還始終弄不明白……」

「現在很清楚了！」莊志明深思熟慮地說：「她有野心，所以叫外國人爲她樹碑立傳，爲她作輿論上的準備……」

如果說在今晚之前，首長在江虹心中還有一點正面形象的話，此時此刻可是一丁點也沒有了。她來回翻動那本小册子，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念頭突然閃現在她的心裏。她手一抖，小册子「嘩啦」掉在地上。

「你怎麼了？」莊志明擔心地問道。

「快，快燒掉它！要是被人知道這事，我們倆就全完了！」

莊志明緊抿着嘴，握緊了拳頭重重地頷首。是的，江虹的擔心決不是過慮，他從抽屜裏找出火柴，把小册子撕碎丟在鐵畚箕裏，點着了火。

頃刻之間，《紅都女皇》就變成了一片片通紅的紙片，熊熊燃燒。頻頻跳動的火舌就像是一個身穿紅綾彩緞的女巫

，跳躍着、獰笑着，漸漸癱下去，化成一陣青煙和一小堆黑色的紙灰。

職業的警惕教給莊志明許多本領，他把紙灰倒進抽水馬桶，嘩嘩放水把它衝得一乾二淨。

第十三章　關寶太　生疑查情敵　小許鳳　冒險助知音

七六年的春三月，北京的氣候怪得出奇：陰雨綿綿，不時夾雜着小雪。才放晴幾天，還沒見到一個暖太陽，一陣強勁冷空氣又把時間推回到地地道道的冬天。天空是灰濛濛的，長安街兩旁的大葉楊，伸着沒有葉子的枝條，光禿禿地在寒風中抖顫。本來，一年之中，要數頭幾個月天氣最壞，今年却更糟糕！

首長的黑色轎車每天往返大院、人民大會堂和清華大學這些地方。有時候，她會在北大未名湖畔的樓房裏和寫作班子討論一整天，有時候，她又在深夜把姚文元叫到10號樓，研究《人民日報》的社論。在忙碌的空檔裏，還手不釋卷地審閱《盛大的節日》、《反擊》等影片的文學劇本。那天，她看完了《反擊》劇本，激動地一邊吞着藥片，一邊尖聲叫嚷：「好！這批該死的老傢伙，沒有一個好的！非得反擊、反擊！」

莊志明和江虹形影不離地跟隨在她身邊。他們不時交換一下眼色，吐露着心中的厭倦和煩躁。確實，他們從來沒有覺得她像今天這樣討厭。有好幾次首長在汽車上拍拍莊志明的肩膀，故作姿態地說：「小莊，要吃得飽飽的，睡得好好的，跟他們幹一場！這幾天報上的文章看了沒有？」

莊志明胡亂應付：「這幾天工作忙，還沒看過。」

首長拉長了臉，一肚子的不高興：「小莊啊，你退步囉

，可不能陷在小家庭裏噢。要關心國家大事，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嘛！」

這種早聽膩了的話，莊志明根本沒有放在心上。他已對現實感到吃驚和失望。過去的堅定信念動搖了，年輕人那種眞誠崩潰了，現實再也煽不起他熱情之火。他只是機械地執行着他的日常工作。可是後來接連發生的兩件事，使他不得不在表面上改變一下策略。

一天下午，莊志明下班後，手上拎着兩斤桔子匆匆向宿舍走來。打老遠，他就看見江虹在屋外的路上站着，朝他張望，臉上掛着憂愁的神色。

一靠近莊志明身邊，她壓低嗓音說：「志明，我中午回來的時候，看見姓關的好像從咱們屋子裏走出來。」

莊志明連忙問：「噢?!難道——」他看了江虹一眼，心裏咒罵着這個魔鬼。

江虹搖搖頭：「他沒看見我，朝另一個方向走了。手上好像拎着一個工具包。」

莊志明在門邊停下脚步，回過頭來作了個手勢，示意江虹別出聲。

江虹會意地點點頭。

莊志明打開房門，站在屋子當中。用他那經過多年訓練的眼睛，一平方厘米一平方厘米地在牆上、家俱上搜索着。江虹用手按着胸口，擔心事實會證明自己的猜想。

莊志明拉開抽屜一看，只見一本簿子上放着的一個鎳幣已滑了下來，證明有人動過抽屜了。沒想到他這老師反而中了學生圈套。

莊志明嘴角露出了一絲輕蔑的笑意。最後他找了張凳子，戴上白紗手套，從電燈頭上拿下一個小玩意兒。他順手把錄音機打開，放到最大音量，然後走進裏屋，用特製的工具

加工了一下，又把那件小東西安裝到燈頭上去。

這一切做完以後，莊志明鬆了一口氣：「好了，這下我們可以照常說話了。」

「我們前些天說的話會不會被竊聽？」

「不會的，這竊聽裝置一定是今天裝上去的，我每天都檢查房子。」

「爲什麼，爲什麼他們要監視我們？」

「我們近來的表現一定使他們不滿意，引起他們的懷疑。」莊志明沉思着，不住回顧自己最近的言行。

他和江虹總算是沉住氣的人，有話決不在公開場合輕易亂說，沒想到也躲逃不過關寶太這獵狗般的嗅覺。

發現竊聽器兩天以後的晚上，他們倆剛準備上床睡覺，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開門一看，是許鳳。

許鳳衝進門，連忙反手把門鎖上，靠在門邊不住地喘息。她衣衫不整，頭髮凌亂。自從結婚以後，她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喜歡修飾打扮自己了。

「怎麼啦，小鳳？」江虹走過去，關切地拉着她坐到沙發上。

許鳳沒有說話，渾身無力地靠着江虹。猛地，她用力把衣袖往上一拉，露出胳膊上一道道青紫的傷痕。

江虹驚喊着：「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還不是他打的！」許鳳咬着下嘴唇，鼻翼劇烈抽動着。

「好狠啊！老關怎麼下得了手？」江虹輕輕摸着許鳳的胳膊，爲她揉着傷痛。

許鳳極端怨怒地：「我也不知道他最近爲什麼常常發那麼大的火，一回家就喝酒，喝醉了就拿我當出氣筒。」

許鳳從心底裏厭惡關寶太。他在許鳳面前只會炫耀自己

的權勢和貢獻，而無半點情義。

「這傢伙是人嗎？他把你當作什麼了？」莊志明一雙拳頭握得緊緊的，像是要找地方發泄。

「我在他眼裏根本不是人，飯菜沒準備好，他要罵！房間沒有收拾好，他要罵！什麼都要聽他的，稍有不合他的心意，就揮拳頭扇巴掌！」許鳳黯淡無神的眼裏冒出了火花，她沒有眼淚，只有強壓的怒火。這是一個飽嚐生活艱辛的女人才會有的表情。

關寶太本來就是一個暴虐成性、冷酷無情的傢伙。只不過他在首長面前有所收斂，在公開場合道貌岸然罷了。許鳳和他結婚以後，也想盡力博得他的歡心，小心翼翼地服待他。開頭，他對她還有幾分愛惜之情，可不久以後，僅有的一點新鮮感消失了，逐漸感到沒有興趣，就一天天趨於凶殘。動不動就對她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她面前樹立「絕對權威」。許鳳休想有半點反抗，只好偸偸地哭泣。

從此許鳳開始恨起關寶太來了。她知道他對她的感情是虛僞的，他一直沒有把她當愛人看待，只是看中她的美貌佔有她……她不願再服侍他、順從他，只感到他討厭、可鄙！

今天，他一回家就氣勢洶洶地把許鳳拖到面前，質問道：「莊志明和江虹最近說過什麼？做過什麼？」

許鳳沒有作聲。——監視江虹和莊志明，是關寶太從一結婚就交給她的任務，想利用她和莊志明、江虹的特殊關係，去探查他們的動靜。可是許鳳從來就沒有認眞執行過。今天見他動問，就臉上毫無表情很冷淡地說：「我不知道，他們也不會告訴我。」

關寶太見許鳳這種態度，一把抓住她的頭髮，狠一樣的眼睛裏露出凶光：「我和你說過多少次了，爲什麼不去了解？你難道還對他舊情不忘嗎？」

許鳳倔強地一扭頭：「首長都說他們好，我能了解什麼？」

這個十足的笨豬！他以爲要大男人主義威風，妻子就會聽命他的話去做。事實上他一點也不了解妻子的心理，不知道她心裏在想些什麼。

關寶太一把推開她，自顧自喝起悶酒來，不一會兒就酩酊大醉呼呼入睡了。他嘴巴大張着，不斷打着呼嚕，鼾聲雷動，連床鋪都在格格地發響。

許鳳感到一陣心悸，關寶太要她去監視她曾愛過的人，她不願幹這種事，只會使她越來越對關寶太反感！對！應該去找莊志明和江虹，事先忠告一下，讓他們注意點。

許鳳這才趕緊偸空跑到這兒來。

許鳳用手抹抹臉，心神慌亂地看看江虹和莊志明：「從老關的話裏，我隱隱聽出他說你這次從上海回來，有很大反常……他在考查你們倆。據說一個什麼外國進口的機器壞了，聽不清楚……你們可千萬要小心啊！」

這麼一說，許鳳倒鬆了一口氣。現在雖然她失去了自由，但她這樣做，覺得是盡了一個朋友的責任，同時也是對關寶太的一種反抗。她一點沒考慮有什麼後果，也沒有什麼恐懼的感覺。

關寶太這個人雖然兇狠蠻橫，粗俗得令人討厭，可他並不笨。莊志明從上海回來不久，他就知道這個青年人在生命中，一定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變化。他一面思考，一面就開始考察。莊志明原來性格就比較沉默，現在顯得更陰鬱，這說明他思想上發生了很大轉變。關寶太要知道其中眞實原因。他不能容忍手下的人有這種反常現象。否則，他將難以控制自己的部下，所以就暗中監視了。

關寶太一旦發現自己學生的忠誠有限度，就感到非常生

氣和擔憂，他開始不再信任莊志明了。他知道一個有威力的警衛人員，如果心懷異端，那危險性是很大的，後果不堪設想。他怕莊志明和反對派搭綫，泄漏出很多重大機密。

他本想把莊志明立即調開，但首長不同意，他又不便說明其中原因。莊志明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換一個外勤，一下也無合適人選。所以目前正處在調查他有無危險迹象的階段……

莊志明背上感到一陣徹骨的冷。他站起身來，和江虹一起送許鳳出門。在門口，他連聲道謝：「許鳳，謝謝你！可你自己也要留神呵。」

屋子裏剩下江虹和莊志明的時候，江虹突然感情衝動地抱住了莊志明，她嘴貼在他耳邊小聲說：「不管是生生死死，我們的命運反正是緊緊地聯在一起了。志明，我們要想辦法活下去呵。」

是的，要活下去！可在這險惡的環境中，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這一夜，莊志明和江虹談了好久好久。嚴峻的生活使他們不得不把自己的眞實感情完全遮掩起來。他們認爲，要消除關寶太的懷疑，唯一的辦法是緊緊抓住首長。光當木頭人，平時小心從事是不夠的，要採取積極主動的辦法，利用她的虛榮心和神經質的衝動來掩護自己，暫求生存。

第十四章 清明節 首長親鎮壓 天安門 小莊捉放曹

清明節前。莊志明陪首長外出路過天安門廣場的時候，就已看見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花圈如海，人流如潮。首長咬牙切齒地告訴他：「這些人是藉着悼念周總理的名義，反對毛主席，抵制反擊右傾翻案風。」

四月五日一早，首長乘車趕到了人民大會堂。臨出大院的時候，她吩咐莊志明帶上一天的藥。

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裏，首長的幾個摯友早就等着了。他們正坐在那裏看電視。幾架24吋的彩色電視機屏幕上，放映着大會堂外面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景。

廣場上，當人們發現紀念碑前空空如洗，偌大一個廣場變得空蕩蕩的時候，立即奔走相告，一呼百應。激動的人羣高呼口號：「要人！要花圈！」憤不可抑。有一隊中學生舉着花圈來到紀念碑前，羣衆分開一條路，簇擁着他們把花圈放到紀念碑正面。

大會堂裏，不時有人進進出出，把廣場上的情況和人們朗誦的詩歌向他們滙報。接近九點鐘的時候，首長揮動着一首詩歌的底稿發火了，她尖聲叫道：「快，你們看看！這首詩公開擡出了鄧小平，駡我們是『上海幫』，把矛頭指向毛主席！眞是沒有一個好東西。」

天安門廣場上，忽然，有幾個人高聲喊着：「花圈在解放軍營房裏，我們去要回來！」人流隨着湧到了天安門廣場

東南角那座灰色的樓房。放哨的解放軍想攔住羣衆，可是紛亂的人們輕而易舉地衝進了營房。

混亂中營房裏突然冒出了滾滾濃煙，火勢隨風而起。

當熊熊的火光透過人民大會堂的玻璃窗，映紅燈光昏暗的房間，和猙獰的微笑。

首長身穿黑旗袍，在蒼茫的暮色中神經質地在室內走動着，歇斯底里地指着火花喊道：「開始行動！一個不留……」

天安門廣場上的無辜人民，全然不知將要降臨到他們身上的將是一種什麼命運？

他們爲堅持眞理，爲了維護正義，爲了悼念敬愛的周總理付出了怎樣血的代價……

莊志明站在人民大會堂的落地玻璃窗前，用望遠鏡朝廣場望去。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事件中，天安門廣場有不少羣衆完全是無辜的受害者！

莊志明抑制不住地站了起來，來回踱了幾步，全身血液一陣陣往腦門衝，雙手攥得咯咯響。

莊志明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上，自從他出生到這世上，還沒見過這種場面。

廣場上華燈齊放，探照燈白光耀眼。只聽到一片喊叫聲、抗議聲和憤怒的咒罵聲。有人唱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這中華民族生命的旋律，此時此刻顯得那麼悲壯，連星月也爲之黯然。

莊志明動作很快地鑽進人羣，拿掉軍帽，戴上了大口罩。

民兵們手執木棍、鎬把，正和許多手無寸鐵的羣衆進行着殊死的搏鬥。莊志明仔細觀察着，他乘探照燈光滑過去的

時候，一個箭步衝上去，抓住一個左臂上有特殊記號的人，把他帶到黑暗之中。

那人掙扎着想甩開莊志明的手。莊志明哪容他動彈，拖扯着他穿過人羣，自己拿掉口罩，重新戴上軍帽。

幾個民兵打着手電筒拉住了他們。莊志明把那人手往背後一扭，從自己口袋裏掏出證件：「我是首長身邊的警衛員，好不容易抓到了這小子！」

民兵們查看了他的證件，揮手叫他送到前面卡車上去，就走開了。

「莊志明！」等到民兵們剛走開，被莊志明抓住的人反過身來大叫道。

「你是誰？」黑暗中莊志明看不太清楚。

「我是劉滬生！」接着氣呼呼地罵開了：「他媽的，叫我們來賣命，可是又把我們往死裏打……」

莊志明大吃一驚，想不到眼前竟是劉滬生。儘管他們的人生道路不盡相同，他也不喜歡劉滬生的那一套，但他們畢竟是老同學。現在眼見他落入這般危險的境地，能不救助一下他嗎？

莊志明猛地捂住他的嘴，用手掌一劈，劉滬生倒下了。

不一會兒，一輛吉普車，沿着擁擠不堪的廣場緩緩開了過來。莊志明把劉滬生拖上汽車，自己坐在駕駛員旁邊。

「快，開到大院！」莊志明告訴司機。

汽車費力地排開人羣，開出了包圍圈，在長安街上飛馳。

莊志明豎起兩個指頭在司機頭頸後一點，脚踩住了刹車。

司機昏過去了。莊志明把他拉下汽車，放在路邊的樹叢裏。

他重上汽車，抓住了方向盤。

天上烏雲籠罩，夜色無光。莊志明一邊開着車，一邊在思考剛才的情況。天安門事件使他了解到不少事情，這是一次變相的鎮壓，他下一步該如何對待呢？他考慮的不光是和個人的關係，憂慮的是人民羣衆的命運。……

等到他把汽車開到一個僻靜的胡同裏，這兒離火車站不遠。這才給劉滬生打開手銬，救醒了他。

「這是怎麼回事？」

劉滬生迷迷糊糊地醒來，環顧黑暗的胡同問莊志明。

「來不及詳細和你談了，以後你會明白的。你走吧，趕快離開北京，越快越好！」莊志明脫下自己的軍衣換給劉滬生。

「哦，我懂了。」劉滬生明白了一切，一邊穿衣服一邊感激地說：「志明，太謝謝你了。」

「你怎麼跑到北京來了？」

「他媽的，我們完全上當了！還不是上海幾個頭頭搗的鬼。」劉滬生氣呼呼地說。「他們秘密地在上海抽調了我們幾十個最信得過的骨幹送到北京。一個姓關的叫我們到人羣中去挑動、去演講、翻汽車，放火燒營房……」劉滬生感到又氣憤、又絕望。

「好了，你穿上我的衣服走吧。隨便躲到什麼地方，但無論如何不要回上海！因為問題遠比你想像的複雜得多。」莊志明推了他一把，自己跳上了吉普車。

在剛才換衣服的時候，他已經把自己的證件拿出來了，但是他在那件衣服的口袋裏為劉滬生留了五十塊錢。

莊志明把吉普車開回到昏倒的司機身邊，把他扶上車，自己走了。

首長他們看見莊志明的軍裝支離破碎，了解到他沒受傷時，着實誇獎了一番，叫人拿來了嶄新的軍裝，讓他換上。

莊志明在換衣服的時候，突然預感到自己在大院裏呆不

長了。他今天一天知道的秘密實在太多了。幹他們這一行的人心裏明白，知道的秘密越多，那些人就越怕你，越要想辦法疏遠你或處理你。

第十五章

露殺機　暗佈離山計
施妙計　走險突逃亡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夜，是多麼漫長和深沉啊！有多少妻子在等丈夫，有多少母親在等兒子……他們徹夜不眠，敞門以待，在詢問、在查找……

大院裏，莊志明和江虹也是一宿沒有合眼。

莊志明回家後，就毫無保留地把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一切全都詳細地告訴了江虹。

江虹不禁緊緊地抓住了莊志明的手，一雙大眼睛裏充滿了憂慮和恐怖，帶點責備地說：

「你，你都幹了些什麼呀？」江虹彷彿看見莊志明一顆正直的心在跳動，喃喃地小聲說：「我的意思是……你不爲我着想，也得爲將來的孩子想想呵……」

莊志明一怔，默然望了江虹一眼，訥訥地說不出話來。這些確是沒有好好想過。是喲！他現在再也不是獨身一個了，不能想幹就幹，想走就走，得有個家的觀念。

「也許他們不會發現你幹的事，也許還會相信你……」江虹撫摸着莊志明的肩膀，一個勁地安慰着。

莊志明臉色嚴峻，他可不願意自欺欺人。因爲他明白，自己面對的是一羣訓練有素的專門人員，他們是不會放過他的。他激憤地擡頭說：「我要向黨中央、毛主席報告！把這些事情眞相反映給中央……」

「反映有什麼用？」江虹拉住了他，「你這報告又往哪

兒送？」

莊志明怔怔地望着窗外漫漫的暗夜，頹然地倒回床上，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唉，眞把人憋瘋了……」

這一夜，他們把事情前前後後全想了一下，作了最壞的打算。

接下的幾天，關寶太可忙了，無暇顧及莊志明。他佈置有關人員清理現場，搜捕「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漏網分子……

這中間，曾經有人向他報告：四月五日晚上，有個中央首長警衞人員借了輛吉普車押送犯人，中途弄昏了司機，後來這個警衞人員和犯人却不知去向……當時關寶太面前的事千頭萬緒，這件小事沒放在心上。

四月十日，上海指揮部的負責人神色緊張地趕來報告：他們遵照首長意思，抽調了幾十名骨幹，來北京充當「敢死隊」。經過淸點，發現劉滬生下落不明……

關寶太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從牙縫裏狠狠擠出三個字：「他媽的！」也就在這一刹那，他聯想起前幾天的報告，不覺像抽了口涼氣，心裏在給自己手下的人一個個排起隊來……

也不知爲什麼，第一個跳進他腦海的，就是莊志明。這不是說有什麼證據，而是純粹出於直覺，出於本能。關寶太覺得這小伙子的思想感情最近發生了很大變化，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單純專一了。那次竊聽器失靈，這次劉滬生失踪……

關寶太越想越緊張，紫黑的臉上沁出了點點汗珠。如果這些事眞是莊志明幹的，那後果不堪設想，弄不好自己也要跟着倒霉。

怎麼辦，直截了當去審訊莊志明，手頭證據不足，他也決不會承認；把他幹掉，又會把事情鬧大……關寶太左思右

想，覺得這件事決不能讓其他任何人知道，但又必須把莊志明立刻從首長身邊調開。

這天，關寶太驅車來到住所，小心翼翼地報告：「首長，中央辦公廳通知，他們想把莊志明調到西北101工程去當骨幹。」

首長一怔，發火了：「怎麼？這件事爲什麼不徵求我的意見就擅自決定？他們心目中還有沒有我？」

關寶太早有準備，和顏悅色地說：「據調查，他上次到上海探親，還和方雪萍那一家有來往……」

「什麼？」她猛地轉過頭來：「他還和方家有來往？唉，眞氣死我了！這小莊也太沒頭腦了。把他叫來，我要當面問問他……要麼，讓他到西北去一下也好，嚐嚐充軍是什麼滋味……」

「唉，唉！」關寶太在一旁不住點頭，不去勸阻，也不加安慰。

「方家那個臭婆娘爲什麼還讓她在上海逍遙？這個女人壞透了！」首長恨聲不絕地罵着。「爲什麼不控制起來？」

「報告首長，最近上海方面已採取措施了。」關寶太唯唯諾諾地陪着不是。

「唉！你們哪……眞氣死老娘了！」她氣竭地仰身往沙發上一倒。

「首長，吃藥了。」女服務員端着中藥小心翼翼地走了過來。

關寶太前脚剛走，那位端藥的女服務員藉口冲開水來到廚房，把剛才聽到的全部情況告訴了許鳳。

許鳳自從得罪首長以後，被罰下廚房幹活，身體和心情都不好。特別是懷孕以後，她面容憔悴，像一朵經霜的花失去了往日的紅潤和光澤。眼眶四周出現了一點點黃褐色的斑

點。她妊娠的反應很厲害，常常嘔吐。關寶太厭惡地駡她是不中用的母驢，從此很少在家過夜，老睡在辦公室裏。

許鳳把從女服務員那兒聽來的消息全告訴了江虹和莊志明，焦急地說：「關寶太那傢伙不是人，什麼事都幹得出，你們要趕快想辦法哪！」

莊志明和江虹感激地望着許鳳。莊志明點點頭說:「你快回去吧，我們知道該怎麼辦！」

送走了許鳳，江虹焦灼地說：「你現在準備怎麼辦？快說說喲！」

「有什麼辦法，」莊志明嘆了口氣：「他冠冕堂皇地下調令，這大西北我是非去不可了。」

江虹蹙起雙眉：「你想得太簡單了，他不把你置於死地才怪呢。你這一走，可能，可能……」說着，兩滴晶瑩的淚珠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莊志明被妻子的深情所感動，回手抹去她的淚水。其實，他早就什麼都想過了，只是不願意用那些壞念頭來使江虹傷心罷了。

「你放心，我一定想法活着回來，來看你和我們的孩子……」莊志明把江虹輕輕抱在懷裏，不住安慰着。

三天以後，關寶太正式找莊志明談話。

關寶太那龐大身軀陷在吱吱作響的安樂椅上，把身體向後一仰，打着官腔說：「小莊哪，你到這兒一年多，首長對你的工作很滿意。你勤勤懇懇，忠誠老實，各項任務都完成得不錯，不錯！嘿，我這個老師臉上也感到光彩喲。」

他打了一個飽嗝，鬆弛的臉皮顫動着，陰鷙的目光停留在莊志明的臉上：

「現在，爲了培養和造就大批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決定把你選派到西北 101 工程去當副政委，你看，怎麼樣？」

終於來了，莊志明臉色呆板，沒什麼表情，好半天不說話。

關寶太故作姿態地說：「你好好想想吧，過幾天再告訴我。不過你放心，江虹我們會很好照顧的。再說這次選送幹部，到那邊也只鍛煉一、兩年就回來……」

莊志明站起身來，一個立正：「請問處長，什麼時候出發？」

莊志明一愣，隨即說：「隨你便，明天怎麼樣？」

莊志明一個向後轉，大步走出門去，完全是軍人標準姿勢。

一霎間，關寶太這個心狠手毒的人也有些後悔：這個決定是不是太草率了呢？

最後分別的時刻到了——儘管莊志明和江虹誰也不願相信，也不願意講出來，但是大家心裏比誰都清楚。

又是一個漫漫的春夜，又是一個黑暗陰鬱的夜。

江虹在替莊志明整理行裝。她那微微顫抖的手拿着一件件內衣，一件件生活用品，心簡直要碎了。唉，兩個人結婚不到一年，想不到就要這樣匆匆別離。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重新見面……小說上寫過的，電影上看到過的生離死別，哪比得上現實生活中苦酒的萬分之一。

作爲妻子，又即將成爲母親的江虹，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感情，撲向莊志明，盡情哭開了：

「你不能走，我不放你走……」

輕易不動感情的莊志明此時此刻也潸然淚下，低沉地說：「我走了，一切要小心，一定要想辦法把這裏的情況報告黨中央……」

這段時間裏，莊志明經過深思熟慮，想詳細地把自己在大院裏目擊的種種內幕，特別是天安門事件的前後經過，整

理一份材料，報告黨中央毛主席。作爲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正直的中國人，他不能眼看一些人打着「中央首長」的招牌，對祖國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他相信我們的黨，相信壞人終究是少數，遲早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

現在，關寶太通知他去大西北，把他的計劃打斷了。他就把所有材料裝進箱子，還在箱底放上幾件特工用具，以備急需。

「你放心吧……」江虹咬住嘴唇，「……你離開這兒，有可能，去找方明將軍。他是我爸爸的老上級，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老紅軍……」

「方明將軍？我聽說過。」莊志明點點頭說：「就不知道他在哪兒，也不知我有沒有機會見到他……」

他們就這樣默默坐着，輕輕談着，度過了最後一夜。時間，對他們來說是太短促了，剛意識到愛情的可貴時，却又不得不寒心地分手了。

翌日清晨，濃霧茫茫。剛綻出綠葉的柳梢在晶瑩地滴水，丁香、海棠的葉子上都濕漉漉地像在含悲凝淚。

江虹默默地陪着莊志明，走出這座掩映在綠樹鮮花叢中的乳白色小樓。經過樓前綠茵茵的草坪和萬紫千紅的花壇，沿着垂柳婀娜的湖岸走着，走着……這兒的一切是多麼熟悉呵！可今天，不得不離開這深宮內苑，別了！

可能是出於掩飾，關寶太不但同意江虹到車站去送莊志明，還讓許鳳陪着同去。

火車站那碎裂人心的電鈴已經打過第二遍了。

莊志明先把手伸向許鳳：「再見，許鳳！願你保重……」

許鳳用兩隻手緊緊握住莊志明。他們儘管沒能結合，但友誼和愛是不能忘的。她相信自己對莊志明一直是懷着純潔

的感情。每當想起這一生只能有一次崇高的情感，她覺得對得起自己。

「再見！」許鳳擡頭正視着莊志明，苦笑了一下，輕輕地添了一句：「也許永遠見不着了……」

莊志明小聲地說：「堅強些，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的！」他閃着明澈的眼睛，用力地握了握她的手。

莊志明移動脚步，站到了江虹的面前。

江虹默默地伸出手去，用淚水汪汪的眼睛，肝腸欲斷地凝望着莊志明，眼簾漸漸模糊起來了。

莊志明在關寶太面前一個立正：「處長，再見！」

兩個人的目光對視着，莊志明的眼睛閃亮、有神、純潔，像是黑寶石，又像是一對利劍。關寶太的眼神渾濁、陰暗、狡詐，又如墳堆裏閃動的兩點鬼火。不知什麼原因，兩人的目光對視不到三秒鐘，關寶太就受不住了。他不自然地把眼睛移向別處，大聲說：

「車馬上要開了，你走吧，祝你一路順風！」說着，他返身提前離開了月台。

莊志明拎着一隻小皮箱，肩挎軍用挎包大步上車。他剛站穩，火車就開動了。

江虹和許鳳雙雙撲上前去，透過漣漣淚水，招手目送着火車遠去，直到火車站月台上空無一人。

一上火車，莊志明不得不馬上使自己的情緒鎮定下來。他在找座位之前，就注意到前面和後面都有人在秘密監視自己。

他心裏在反覆地思索：下一步計劃如何執行？他絞盡腦汁在制訂與修正一套嚴密的方案，推敲着每一個可能出現的疏忽和漏洞。

最初幾個小時，他裝作不知道周圍的情況，在埋頭研究

一本袖珍地圖。

太陽下山了。天空風雲呼嘯，下起了濛濛小雨。

夜裏，火車在雨霧中前進。前方隱隱出現了一幢高大的鐵橋影子，馬上要經過S河大橋了。

莊志明拎起皮箱，挎起軍用挎包，向另一個車廂走去。

他不時向車廂兩邊打量，發現有好幾張特異的褐色臉孔，正警覺地瞪着他。必須下決心了，即使破釜沉舟，也要幹一下！總不能束手待擒吧……路過厠所時，莊志明猛一轉身進了厠所，反手關上。

這時，有好幾個人連忙朝莊志明所在的車廂趕了過來。

有個男人捂着肚子找到乘務員，堅持說厠所裏沒人，請乘務員把門打開。

乘務員敲了一會兒門，大聲喊了幾聲，厠所裏確實沒有人答應。乘務員以爲是自己的一時疏忽，在火車停靠時鎖上門忘記打開了。她便掏出鎖匙把門打開。

「喀嚓！」她剛一開門，只見一個黑影在窗口一晃，往外跳了出去。她禁不住「啊——」地叫了起來，連忙驚慌地喊：「不好了！有人跳車……」

不少人從車窗探出頭去，也好像看見一個黑影跳下車去。

火車又滑行了一段，才慢慢剎住。

幾個穿軍裝的人和乘警一起下車。他們怔住了，火車剛才經過的是S河大橋。按照規定，火車不能在橋上停留，所以剛才滑行一段，現在停在橋頭一側。

旅客們被緊急剎車驚醒了，不顧阻攔紛紛下車瞧熱鬧。

這時，守橋部隊已打開了探照燈，掃視着江面。

「快！江中有人……」有個人大叫起來。

人們把目光投向河心，果眞，探照燈光柱下，有個人影正朝下游淌去。

「快追！」幾個軍人奔下大橋，開動了巡邏汽艇。

這時，莊志明拎着小皮箱，站在河邊的樹叢裏注視着這一切。突然，他眼皮一跳，睜大了眼睛——在探照燈的照耀下，他看見站在汽艇前面的竟是關寶太的高大身軀。

引擎隆隆作響，汽艇出動了，犁開了渾濁的河水。

幾分鐘後，烏雲密佈的夜空傳來了槍聲。他們在對着逃犯開槍追擊！

原來，莊志明一進厠所，馬上從箱中掏出特工用具，鋸斷窗上鐵條，把一個橡皮人吹足氣，給它套上軍裝、軍帽。當火車開上大橋，他就爬上厠所頂棚，他聽乘務員開門，就迅速把放在窗上的橡皮人推下窗去……

乘着火車滑行減低了車速，車廂裏一片混亂，他就跳下車，躲進了樹叢……

現在，莊志明整整衣服，穿上雨衣，從容離開了樹叢，翻過S河大堤，大步地在一條鄉村公路上行走。

夜風有些涼意，裹着雨絲撲面而來，打在雨衣上沙沙作響。遠處，有幾點燈火像星星一樣在搖曳閃爍。

莊志明無限悵惘，知道從今以後自己將在七十年代的中國土地上開始了一種流浪生活。今宵此行何處？眼下毫無目的地可言。——請問在當時，偌大一個中國何處是歸程呢？

雨，下得更大了。道路，一片泥濘。風，吹得樹枝刷刷作響。

莊志明低着頭，頂着風在雨幕中前進。他身後，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不大功夫，脚印中又積滿了雨水。

漸漸，雨和夜遮掩了他的身影，遮掩了一切……

第十六章 除後患 密下通緝令 避耳目 喬裝扮情郎

莊志明在去西北的途中畏罪潛逃——當大院獲悉這個消息後，大家確是震驚萬分。

他們之所以感到驚恐，是因爲莊志明掌握了他們的不少內部情報。昨天，他是這兒最能幹的警衞人員，今天却變成了最危險的敵人。

關寶太沒有辦法，不得不把此事如實向首長滙報。這首長聽後火冒三丈，大發了一通脾氣要他立即處理善後，避免出更大的漏子。因爲目前的局勢，對他們這幫人很不利：「天安門事件」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大有燎原之勢，情況確是糟透了。現在不除掉這心腹大患，後果不堪設想。

關寶太對莊志明恨透了！想不到這件事，偏偏出在自己的得意門生身上，這怎不使他懊惱異常。他決定要好好嚴懲這不肖之徒，不擇手段將他抓獲或毀滅。

他深思了幾個晚上以後，終於擬了一份秘密的通緝令。

這份「通緝令」呈請首長批閱後，秘密地發到他們控制的有關幾個省。

關寶太帶着一種將功贖罪的神色，自獻殷勤說：「首長，讓我親自來完成這項任務，組織一個精明强幹的工作班子，來追捕莊志明。」

關寶太之所以要親自出發，自有他的道理。這是他招惹出的岔子，不得不親自去處理。他只有將這小子的腦袋提回

來向首長報告，那他的前途還可無須掛慮；否則就岌岌可危了。

關寶太自認爲莊志明是他手下管轄的人，他的個性、經歷、特點，只有自己最熟悉。所以要親自出馬，才有可能對付他，或者在適當情況下處置他。

關寶太用一支大號紅藍鉛筆，在紙上劃了又劃，在許多地名上打了圈圈和叉叉。他根據從檔案和平日對莊志明的了解，對他出逃的去向，作了種種的分析：

上海，是莊志明的出生地。但他無論如何不會去自投羅網。

滯留在西北，這很有可能。但西北這幾個省沒有莊志明的親戚和朋友，不可能躲藏過久。

雲南，是江虹父親工作的地方。但江虹平時就很少同父親聯繫，莊志明會冒昧地去拜訪從未見過面的岳父嗎？這不太可能。

馬鞍山，莊志明生母在那兒。可她已改嫁，莊志明對她感情本來就很疏遠，他會去找她嗎？可能性也不大。

那末，莊志明最有可能上哪兒呢？

關寶太在紙上篤篤地敲着鉛筆，陷入了惶亂的沉思……

上海附近的松江縣郊外，有一家電子儀表工廠，規模很大，生產國防工業所需的精密儀表。這兒，乘火車去上海，也要一個多小時。方雪萍現在就在這個廠當工人。

這是典型的江南水鄉。放眼看去，到處是田壠、河港、小橋、楊柳。春天，田野上開放着一望無際的金黃油菜花、紫色的苜蓿，燕子在千里平疇上飛掠。秋天，田野上又是稻浪翻滾，河港裏滿載着新谷的小船在來往穿梭。這兒的風景眞夠美了。

儀表廠的集體宿舍比較擠。方雪萍就在廠外的一戶農家

租賃了間房子居住。這是一幢三開間的平房，座落在小河邊上，掩映在一片柳林之中。旁邊沒有其他人家，環境倒是十分淸靜的。

這戶人家只有一個老奶奶。兒子是東海前綫的海軍軍官。媳婦在松江縣城一家棉紡織廠做工。她娘家就在棉紡織廠邊上，平時要上班、管孩子，難得來看望婆婆，所以這三間房子只孤零零住着老奶奶一個人。她正想找個伴兒，方雪萍經當地女工介紹，想賃間房子，她老人家可高興了，同意把東首兒子那間房子租給方雪萍暫住。老奶奶把這個文雅嫻靜、秀慧懂事的上海姑娘當作親生女兒那樣看待，十分和諧地生活在一起。

方雪萍也十分喜歡這個幽雅的房間。早晨起來可讀讀外語、拉拉琴，晚上下班可在燈下看看書。平時，她不回上海，即使節假日，她也不上其他地方去。沒事，她就幫老奶奶搞搞家務，收拾收拾屋前那一大片菜園子。

這天傍晚，方雪萍一個人正在屋前菜地裏澆水。老奶奶被同村的親戚請去喝喜酒了。

火紅的晚霞中，只見不遠的大路上走來一個人。他正東瞻西顧似要找人問路。

他，就是莊志明。

莊志明事先根本沒想到要到松江來找方雪萍。

他從S河大橋脫險後，連忙換乘火車，長驅南下。他知道自己在西北幾省人地生疏，語言不通，是難以躲藏的。南方，畢竟是他的故鄉，多少總有些親友。

在火車上，他只是不住回憶這兩年在大院的那些日子。至於對下一步的行動計劃，他確實連個大體概念都沒有，一下子不知如何着手行事，只好抱着走着瞧的態度。

火車到上海了。他知道不能在上海下車，哪怕耽擱一會

兒也不行。他需要另外找個地方隱蔽下來。

江虹說的那個老將軍——方明他在南方，可又在何處呢？

莊志明一路都留神地注意每個來人。現在雖沒有發現關寶太派人跟踪的痕迹；但他知道，關寶太是不會就此罷休的，很快就會鋪天蓋地對他進行追擊。

火車快到松江站時，莊志明突然想起方雪萍不是在這兒嗎？就心血來潮地臨時決定在松江下車，穿過縣城中心，沿着大路朝這兒找來了。

儀表廠的範圍很大，幾幢高大的廠房遠遠就能看到，本來最好的辦法，就是到廠裏去查詢一下。可他怕驚動人，不想上廠裏動問。他記得方雪萍在信中曾說起她住在農家的小房子裏。可這兒都是散散落落的農舍，而且大都在「小河邊上」，「楊柳林裏」，哪兒才是方雪萍信中寫到的那幢房子呢？莊志明覺得自己這樣找太冒失了，就在路邊停住了脚步，想找個人詢問一下。

「同志，請問一下好嗎？」莊志明立在路邊，向正在彎腰弓背的方雪萍問：「我想打聽一個人……」

「打聽誰喲？」方雪萍直起腰，慢慢轉過身來。

莊志明定睛一看，不覺大張開口，喜出望外地喊了起來：「雪萍?!是你？」

原來面前站着的正是她！依然是那副文靜婉約的神態。

「啊——志明！」方雪萍也不敢相信地喊了起來，又高興又吃驚地一個勁兒瞪着他。剛才，她早就瞥見大路上有人朝這兒東張西望地走來，她還以爲是過往行人，也就不經意地仍舊澆菜。沒想到這竟是莊志明！他會突然出現在面前，來這樣偏僻的農村找她。

她蒼白的臉上興奮得脹起紅潮。顧不得兩手是泥水，一

下從菜地跳到大路上，緊緊地握住莊志明的手。

「你，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眞是太好了！」

「沒有想到吧？」莊志明含蓄地一笑說。

兩人還是停在原地不動。莊志明的身上還背着沉甸甸的挎包。

「眞是做夢也想不到。」方雪萍喜悅地提高了聲音：「這是怎麼回事？是出差？還是路過？」

「說來話長，」莊志明還是這樣安詳地微笑着說，「回到家裏再說吧，怎麼樣？」

方雪萍爲這樣的重逢而興奮激動，她連忙收拾木桶、水勺，領着莊志明走進農家小院，推開了虛掩的木板門：

「請進！」

莊志明走進屋裏，順手關好門，環顧這陌生的環境。

這三間平屋，十分軒敞、舒適。兩頭是臥室，中間是客堂。客堂裏擺着八仙桌和幾把椅子，收拾得十分潔淨。

「請坐，快坐喲！」方雪萍快活地喊着，搬椅、倒茶，忙個不迭。莊志明還沒在椅子上坐穩，她又領他走進自己住的房間。

房裏完全是新房的擺設：古色古香的雕花雙人床，嵌着玻璃鏡的大立櫃，還有梳妝檯、縫紉機……全是江南農村典型的新婚嫁妝。只有床上一條藍底白花的棉被和擱在五斗櫥上的那把舊提琴，才顯得和這新房格調不太相稱。

「喲！這是不是新房？」莊志明想一見面盡量使氣氛輕鬆些，就開玩笑地問。

「哪兒喲，」方雪萍臉孔羞澀地顯得更紅了。「這是老奶奶兒子媳婦的新房子，臨時借給我住的。」

「哦——老奶奶呢？」

「她今天晚上到親戚家喝喜酒去了。喔唷！時間不早了。我們就隨便吃點晚飯吧。」

「好。」莊志明見方雪萍已準備做晚飯，就跟她到灶間幫忙。

方雪萍又高興又有些害羞，臉上笑容可掬，就像窗外籬笆上盛開的薔薇花。幾個月不見，她胖多了，臉色也紅潤起來，身上又重新煥發出青春的光彩。她圍上圍裙，開始淘米做飯了。

「雪萍，你胖多了。」莊志明高興地打量着她說。

「是嗎？」她切着菜，抿嘴一笑，「這是這兒的田野、陽光、空氣，還有水，把我養胖的……」隨着，是一串銀鈴般的笑聲。

莊志明見她性格也變多了：過去憂鬱寡歡，現在變得開朗樂觀起來。看到她興緻是這樣好，他實在後悔來到此地，不該來擾亂她的寧靜心境。

「你這次來……是出差，還是探親？」吃過飯，方雪萍又主動問道。

「我？……」莊志明一下語塞，說不出話來。

方雪萍正爲同窗好友的意外重逢而歡欣。他不忍心以自己的情況來破壞她的心緒。但不說又不行，他此次前來，並非是爲了懷舊；而是有目的而來。爲了對友誼忠實，他必須把來意說清楚，把自己目前危險的處境和盤告訴她。但莊志明知道方雪萍膽子很小，所以盡量把事態說得平靜、輕鬆一些。

「雪萍，我要把自己的情況同你說一說，你聽了可不要大吃一驚。」

「有什麼事那樣大驚小怪的？」方雪萍毫不經意地仍是那樣溫柔地笑着：「說嘛，何必用外交辭令。」

「好！」莊志明就原原本本把天安門事件前後的有關情況，以及自己目前的處境從頭到尾告訴她。最後，他非常誠懇地說：

「現在，上海，我不能回去。其他地方，一時也想不出有什麼親友，就臨時上你這兒來了。如果這兒方便，我想在你這兒住上十天半月，避一下風頭，再考慮去其他地方。如果不方便，你千萬別爲難，我可以乘晚上火車再往南方走……」

方雪萍屛息斂氣地聽着，呼吸似都停止了。她顯然嚇壞了，瞪大了雙眼，臉孔煞白。這個從小在溫室長大的懦弱姑娘，從來沒聽說過生活中還有這樣驚心動魄的事。她一邊聽，一邊用又大又黑的眼睛望着他，臉上的表情也隨之變化。直聽到莊志明僥倖地逃脫虎口，脫離危險境地，方才長長舒了一口氣，緊張表情有所鬆弛下來……

莊志明後悔把這些告訴方雪萍，她顯然受不了這種駭人聽聞的消息，她更無法了解這中間的內幕。

「你眞運氣！」方雪萍驚魂未定地說：「否則眞危險哪。」

「是喲，我也以爲這輩子再也見不到朋友了。」莊志明長嘆一口氣，提起挎包說：「好了，情況就是這樣，我看我還是走吧。」

「不不，你不能走。」方雪萍激動地望着莊志明，又回頭望着門口一眼，差點像要哭出來。「我不能讓你走，上次你救了我，我還沒報答呢！今天，我能讓你這樣走嗎？不行，不行！」

方雪萍這樣說，決不是客套，而確是出於眞誠。現在，他有危難，主動找上門來了，她能不全力相助嗎？如果把他拒之門外，讓他快快離開，那眞是無情無義的千古罪人了，她良心會譴責一輩子。

莊志明也是這樣一個人：有着中國人那種忠厚、誠篤的傳統美德，能給人以幫助，他很樂於相助。過後，從不把它放在心上，更不要人家來報答。平時，有什麼事，他最怕去

痲煩人家，輕易不向人開口。現在，見方雪萍這樣說，他反而不安了，就連連搖手說：

「不不，你快別這樣說。雪萍，你實事求是考慮一下，我就算你老同學，在這兒住幾天方便不方便？」

「方便！」方雪萍很乾脆地一口答應。這對她來說是罕見的勇敢。「我同老奶奶說一聲，外面客堂後間正好空着，就再搭一張舖，讓你睡。白天，我去上班，你就在我房間看看書，這不是很好嗎？」

「這……」莊志明沉吟着，猶豫不決。

正在這時，大門「吱呀——」一聲響，老奶奶已喝完喜酒回來了。

方雪萍一聽推門聲，連忙迎了出去，親熱地叫着「奶奶，您回來了？」

「哎，哎！」老奶奶今天喝了點酒，臉上紅樸樸的興緻很好。她一眼望見方雪萍身後的莊志明，就高興地問：「阿萍，來客人了？」

「對！奶奶。」方雪萍連忙介紹。「這是我的老同學老朋友，回上海來探親，在這兒住幾天，好嗎？」

「好，好！」老奶奶連連答應，「眞是請也請不到的稀客。」

「老奶奶！」莊志明也上前有禮地叫了一聲。

「在哪兒工作？」老奶奶很有興味地問。

「在……部隊。」

「哦——同我兒子一樣。」老奶奶更喜悅得紅光滿面。「你就在這兒多住幾天，這裏就是你們的家。」

老奶奶的腦際還縈回着剛才那對新郎新娘喜氣洋洋的臉孔。可眼前這對年輕人比起他們來，那不知要俊美多少倍。她望着這對青年並排站在兒子的新房中，醉意朦朧的老眼望過去，簡直就像一對新婚夫婦。她就樂得忘乎所以地說：

「好，好！下次奶奶就要吃你們喜糖了。」

這一說，可把莊志明和方雪萍窘得滿臉通紅。

方雪萍知道老奶奶誤會了，把「朋友」誤解爲「對象」了。怎麼辦？就暫時將錯就錯吧。事後，她悄悄對莊志明說：「就這樣應付一下吧……老奶奶面前也容易說一些。」

莊志明一時也沒辦法，只得以這樣的關係掩飾一下。

晚上，當他躺在客堂後間的木板床上，席子下的稻草在瑟索作響，發散出乾草和泥土的强烈氣息。他頭枕着雙手，望着暗夜的薄暗，心中還在不斷思索：

「我上這兒來，是不是太冒昧一些呢？」

第十七章 痴情漢　拜倒石榴裙 莽處長　遙控上海灘

莊志明坐在方雪萍的房間裏。淡淡的陽光從窗戶斜射進來，照在桌上攤着的一大疊紙上。

方雪萍上班去了。莊志明正埋頭整理着有關大院的材料。屋子裏是那麼靜，一隻紅頭綠蒼蠅在暖烘烘的陽光中嗡嗡地飛舞，正不住在玻璃窗上磕碰着，想飛出去。

莊志明站了起來，把玻璃窗輕輕推開，蒼蠅就「嚶——」地一聲飛出去了。一股濕潤的水鄉特有的新鮮空氣撲進屋來。他不由地放下筆，背靠在椅背上，擡頭眺望窗外。

遠遠可以望見方雪萍所在的工廠，高大的廠房，矗入雲天的烟囪，都一一歷歷在目。

莊志明很愛這寧靜的鄉間生活，非常喜歡座落在柳蔭中的這間小屋，和這屋前這一片翠綠的菜地。在這四月的清晨，金黃的油菜花掛着晶瑩的露水，發散出濃郁的芳香。這幾天，他除了寫材料以外，就幫老奶奶挑水、澆菜、拾掇園子，還開墾了河邊的一片荒地。

莊志明望着屋前幽靜的鄉村景色和秀麗的田園風光，不覺回憶起已消逝的學生時代那些幻景……

那時，他和方雪萍曾談論過，很想當一名作家，或者一個外科大夫。他覺得作家和醫生的職業，適合他文靜的性格。他不敢自詡，在同學中他確以聰明著稱，是完全有希望實現這理想的。

可萬萬沒想到事與願違，生活裏發生的事情是如此的離奇。他今天書寫的不是文稿，不是處方；而是揭發材料。如果不進特種學校，不選進大院，他怎麼會遭受如此厄運，來過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所以到了這水鄉田園，就使他更緬懷起學生時代來了。

屋前的院子裏，母鷄在咯咯地叫着。厨房裏，傳來老奶奶炒菜的油鍋嗞嗞響。這老奶奶眞是好心人，每天爲他們準備好吃的飯菜，什麼春筍炒雪菜喲，蔴油拌馬蘭頭喲，生拌萵筍喲……等到方雪萍下班回來，他們就像一家人那樣，高高興興地一桌吃飯。

一到晚間，更顯出鄉村的寧靜、美麗。農家都有早睡的習慣，不到八點鐘，遠遠近近的農舍都熄了燈。老奶奶也很早就上床睡了。只有莊志明和方雪萍他們的窗口還透出燈光。

他們有時在房內，有時就拿兩把竹椅子坐到屋後的河邊。望着在碧空中閃爍的星星，在雲中浮泛的月亮，以及閃着幽光的河水，回憶着中學時代那些難忘的往事和老同學，談論着國內外形勢和這一代青年的命運……

大家互相懷着一種純眞、友好的感情，心中不存半點芥蒂。如果不是發生了一件事，莊志明可能會在這兒住上較長一段時間。

一天傍晚，莊志明從窗口望出去，見方雪萍已背着小皮包下班回來了。他連忙收拾起桌上的材料等她。他沒有告訴方雪萍這幾天在寫什麼，更不想用這些駭人聽聞的材料去驚擾方雪萍。

突然，聽見公路上一陣自行車鈴響。一個青年騎着一輛嶄新的「鳳凰」牌風風火火地趕來了，邊追邊喊：「雪萍，雪萍！」

方雪萍無可奈何地立在門口，懊惱地轉過身去「你有什

麼事？」

「想找你談談。」小伙子一邊掏手帕擦汗，一邊心慌意亂地解釋。他穿着一件嶄新的滌綸襯衣，潔白筆挺。

「我不是早同你說過了，沒什麼可談的。」方雪萍很不高興地一口回絕。「今後請你別來找我。」

處在方雪萍這樣年紀和這樣環境，追求的小伙子很多，這是正常的現象。更何況她又長得漂亮，文學音樂都有修養，在廠裏就更引人注目了。只是有的人碍於她是黑幫子女，有所顧忌；可是還是有不少熱情如火的「勇士」不顧「血統論」，向她發起進攻。這名叫朱力的小伙子就是其中一個。

方雪萍把愛情已看得平淡如水了，感到深深失望，根本不想同這些無聊的青年糾纏。可朱力仍追狂不捨，今天下班時，他又邀她去看電影。她斷然拒絕了，沒想到他還是追來了。

朱力擱好自行車，想進屋裏來。

「哎哎，有話外面談……」

「我口渴死了，給我一口水喝總可以吧，」

朱力不顧方雪萍的阻攔，闖了進來。莊志明躲避不及，和他打了個照面，彼此對望了一眼。

「哦——原來你這兒有人。」朱力的臉頓時沉了下來，顯得非常尷尬難看，他已獲得了解答。

「這是我上海的老同學。」方雪萍顯得有些慌亂，自我解嘲地說了一句。

「您好！我叫蘇衞東。」莊志明怕方雪萍露出馬脚，連忙臨時編了個假名，主動伸出手去。

「哦，哦，您好，」朱力機械地握握手，連口水都沒喝，就怏怏不樂地推起車，飛騎而去。

這天晚上，水鄉下起了初夏的第一場大雷雨。

吃過晚飯，他們在方雪萍房內默默坐着，彼此很少說話

。方雪萍被傍晚發生的事搞得心煩意亂，懊惱得有苦難言。莊志明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話來安慰她，排遣她內心的郁悶，相對無言地保持緘默，心中各有話兒難以開口。

「你看！這種生活叫我受得了嗎？」方雪萍發泄地說。「成天這個找，那個盯，躲都躲不脫。」

「你媽媽呢？」莊志明突然想起。「不能叫她來這兒，同你住在一起嗎？」

「我媽媽……」方雪萍臉色更陰暗，聲音一下哽咽了。淚水馬上奪眶而出。「上個月，中央一個專案組又突然把我媽媽叫去了，說要調查三十年代的黑線情況，莫名其妙把她關到什麼地方去了……」

莊志明嗒然失聲，心裏感到一陣沉重。他猛地想起在大院聽到的情況，首長是如此切齒痛恨三十年代文藝界人士。是不是同這件事也有關係呢？他本想安慰方雪萍幾句，可又說不出來。空洞的語言，對這個歷盡人生災難的少女又有什麼用呢？

雷雨越下越大了。閃電的强光射進房間是那樣炫目。窗子雖拉上窗帘，整個房子仍像是被閃電照得透明似的。

一聲聲霹雷打在田野上，就像是在附近轟裂，震得房子格格地抖動，似乎隨時都會把這座瓦房轟塌。在這空曠的田野，大自然更顯出驚人的威力。

就在這天晚上，北京雖沒有下雷雨，但大院也鬱悶異常。

不到十點，關寶太就上床睡了。這時段間，他感到分外煩悶，也感到分外疲勞，所以特別嗜睡。

莊志明的叛逆行動，把關寶太搞得亂七八糟。這位關處長雖是個自信、專橫的人，這次也感到渺然無着，心中老在盤旋這個問題。

莊志明失踪了，他可能在何處呢，至少目前仍無消息。

關寶太已絞盡腦汁，用盡了一切辦法，但莊志明如石沉大海，一點消息也沒有……

江虹有可能知道莊志明去的地方嗎？不太可能！江虹對莊志明的行踪不可能知道得太清楚。即使知道，江虹也不可能說，所以逼問也沒有用。他請示過首長，是否要對江虹進行隔離審查？首長認為暫時把江虹同莊志明的事分開，有利於分化瓦解，不要「賠了夫人又折兵」……

電話鈴急驟地響起來。關寶太來不及作出反應，許鳳連忙推了推他。他這才從床上坐起，伸手抓起了電話。

「什麼事？」

「我是上海指揮部。」一陣輕微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借着電纜線傳來。「我們把今天發現的有關可疑線索滙報一下……」

「嗯，你說吧。」關寶太伸伸懶腰，斜靠在床上說。

他為莊志明花了不少精力，曾和有關幾個省市的手下人聯繫，要他們監視每個車站、每個旅館，千方百計尋覓莊志明的踪迹。一旦發現可疑的線索，馬上報告，不管點點滴滴的消息，也不論重要不重要的情報，都要逐日上報，以便追尋目標。

上海方面就把今天在上海地區偵查到的可疑線索照本宣科地滙報一下。當關寶太聽到松江儀表廠有個青年工人發現女朋友家裏來了一個不速之客時，他連忙警覺地從床上坐起，對着話筒問：「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從哪兒來的？」

「情况還不太清楚。這是松江儀表廠一個叫朱力的青工那兒瞭解來的情況……」

「那這個女工叫什麼名字？」

「叫……哦，材料上沒有女工的名字。」

「你們馬上瞭解！」關寶太用拳頭一搥床頭櫃說：「瞭解到立刻報告我。」

他剛才心中一動，似乎有一種預感，這個松江儀表廠很可能同莊志明有關係。

電話「咯嚓」一聲掛斷了。關寶太重重地往枕頭上一躺，長嘆了一聲：「唉——」。

睡在他身邊的許鳳雖平靜地閉着眼，裝出沒聽見他們電話的樣子，但內心却焦急萬分，爲莊志明的命運担心。

莊志明正在危急之中，他們想要毁滅他。可她現在無法先稟告他，她全身感到恐懼，心中暗暗默禱着，最好他能在他們找到之前，安全地離開……

第十八章 遇險情　復登逃亡路　碰怪客　車上作糾纏

暴風雨很快過去了。

第二天，瓦房、柳樹、田野都像被雨洗濯得更加晶瑩、澄碧。晨鳥在枝頭啾啾鳴叫，河埠頭響着挑水的叮咚桶聲，更顯出黎明的清新，大地的生機。

莊志明決意走了，情勢迫使他不得不走了。

雖說這鄉村不像北京、上海那樣戒備森嚴，但追查「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浪潮也波及到了這寧靜的水鄉。這幾天，也不時發現有人到公社來調查，這是不祥之兆。特別是早晨聽到老奶奶和方雪萍的悄聲談話以後，他去意更加堅決了。

清晨，莊志明感到身體有些疲倦，就闔着眼躺在床上想多睡一會兒。迷迷糊糊之中，聽見老奶奶輕手踮脚敲開了方雪萍的房門，走進她的房間。客堂後間與方雪萍的臥房僅一板之隔，她們說的話還是能隱約聽見。

「奶奶，有什麼事？」方雪萍從床上坐了起來。床架嘎吱嘎吱在響。

「你睡，你睡着！」奶奶壓低了聲音，「我同你說件事。」

「什麼事？」方雪萍也放低音調，「你說吧。」

「這幾天，聽說城裏、鄉下到處都在查什麼『天安門……反革命』，我不相信！天安門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的地

方嗎，怎麼會有反革命？可是，公社的工作同志都這樣說，大隊昨夜也開過會了，還要我們每家每戶登記，清明節前後有沒有人到北京去過……」

「你懷疑小莊？」方雪萍急得喊了起來。

「不不，我哪兒會呢。」老奶奶連忙阻止她，耐心地解釋說：「這樣的好青年怎麼可能呢？」

「他不是，他決不是！」方雪萍似乎拉住了奶奶的手，搖得床架不住地響。

「我也相信他不是。不過這幾天可要當心一點，不要走出門去。唉！……」奶奶嘆了一口氣。

莊志明努力穩定自己的情緒。他要好好整理一下思緒，考慮下一步的行動。

吃過早飯以後，莊志明難以啓口地對方雪萍說：

「雪萍，我要走了，想離開這兒。」

「爲什麼？」方雪萍感到出乎意料，驚慌失措地問。

「這裏的風聲有點緊，我得走！」

「那你準備去哪兒？」方雪萍爲莊志明的突然要離開，感到憂傷和失望。

「總有去的地方。」莊志明不想多解釋，就隨便說了一句。

「這樣多危險哪！」方雪萍担心地轉過臉去。

「這兒也不安全哪。老實說，我不想連累你和老奶奶。」莊志明改變了主意，還是把眞相告訴她。「我不願回避事實，也不想自欺欺人，只想一個人去承担我的責任。我無論去浙江、江西，也無論去廣東、廣西，也不在乎他們會把我抓住，甚至殺掉——不管怎麼樣，我都認爲自己是無罪的。」

方雪萍爲莊志明這番話深深感動了，久久地說不出話來。對某些政治上的問題，她至今是無法明白的。

過了一會，方雪萍只得幽幽地說：「好吧，我送你上車站。」

莊志明提着旅行袋離開這住了二十多天的小平房。老奶奶送他出門，老遠還站在門口不斷向他們揮手。

他們在大路上默默地走着，向松江車站走去。大家都低垂着頭，只聽到脚下嚇嚓嚇嚓的脚步聲。昨晚雨下得很大，今天道路上顯得很泥濘，鞋子踩上去，就會粘起厚厚的泥巴。身邊不時有自行車騎過，在水洼上濺起一陣陣泥水。

方雪萍知道此次一別，就再也見不到莊志明了，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的遺憾，然而，事情總不能如人們願望的那樣，她還是強打起精神，很高興地在月台上握着莊志明的手說：「我很感謝你，你能到我這兒來看我。」

「我也很感謝你，讓我度過這難忘的二十天。」

莊志明握別了方雪萍，擠上了正靠站的一列南行火車。

正在這時，一行人從頭裏的軟座車廂裏走下來，出現在月台上。

領頭的一個人戴着太陽眼鏡，朝閃耀着鋼軌刺眼反光的鐵路兩端張望着。他摘下墨鏡，擦了擦額角的細汗。

莊志明從車窗中望出去，立刻緊張起來。

月台上，人聲鼎沸，旅客熙攘。播音喇叭正哇哇作響，播送着革命樣板戲。

這個人朝月台上打量了一下，並沒有發現已走進車廂的莊志明。他是接到關寶太的指示來到這裏，要仔細調查松江儀表廠提供的情報。但他不明白，這個要犯莊志明怎麼會選上松江來避難呢？不太可能吧！

汽笛長嘯着。南行列車繼續出發，車輪在鐵軌上開始滑動。

「再見！」莊志明在車窗裏向方雪萍不住揮手告別。

「再見！」方雪萍也揚起了手中的白手帕。

「你好好保重……」

「嗯，嗯。」方雪萍默默地點着頭。她白皙的臉上流露出孤苦無靠的絕望，抑制不住內心的極度憂傷。臉上無聲地流着晶瑩淚水，處於一種呆然若失的神態。

車子開遠了。方雪萍的身影也漸漸看不見了。莊志明還是憑窗望着外面，沉思着。

坐在莊志明對面的一個老人很有興味地一直在注視着這送行場面，頗有感觸地問莊志明：「你愛人在松江工作？」

莊志明一楞，連忙轉過頭凝視這個老人。見他臉上並無惡意的表情，就不知可否地「嗯」了一聲。

「你去南方出差？」

「嗯。」莊志明隨便地答應着，又轉過臉去，不想繼續交談。他自覺剛才送行時太惹人注目了。

眞是「說者無心，聽者有意」。這個老人本是隨便問問；可莊志明一聽却提高了警覺。現在，他已離開了方雪萍這僻靜的鄉居小屋，又在動蕩不安的列車上了。車廂裏人多眼雜，難保沒有追捕他的人，所以不能不格外小心。

此行去何方：杭州？南昌？長沙？廣州……他尚無定見，莊志明想視情況而定。

……列車已駛過嘉興南湖了。鏗鏘作響的輪聲，不住晃蕩的車身，加上車廂西端不停播放的高音喇叭，是那樣單調、刺耳，使人昏昏欲睡。

莊志明到車廂頭上的厠所去了一下，借便觀察觀察這節車廂乘客的情況。

他一排一排看了過去，沒發現座位上有可疑的人。乘客多數是出差的幹部、手工業藝人，還有一些帶着孩子的婦女。

他從厠所出來，剛要返身走回座位，突然發現第一排座位上，有個帶墨鏡的人，正直勾勾地注視他。

他們冷不防打了個照面，莊志明就連忙鎮靜地把目光移開，裝作沒事地走過他身邊，不慌不忙回到自己座位上。

他剛要坐下去的時候，順勢回頭瞥了一眼，發覺對方仍在注視自己。

糟了！他準又被盯上了。這個人，猛一看似乎非常面熟。可他戴着墨鏡，一下認不淸眉眼。闞寶太執行任務是時常戴墨鏡的，可這人的身材不像闞寶太。

難道是他手下的人？對方不像剛才在松江站下車的那個人，……莊志明回憶着在大院、在特種學校接觸過的每個人，似乎也沒有這樣一個矮小壯實的漢子。

莊志明打量了一下自己的服飾，覺得沒什麼破綻。他身上沒穿軍裝，換了件方雪萍給的工作服，上面還印有「松儀」兩個紅字呢。臉孔也經過一番化粧，故意留起了小鬍子和大鬢角，使人誤認他是個流裏流氣的小阿飛。這樣，不是非常熟悉的人，是很難輕易認出他是誰的。

莊志明把頭扭向車窗，裝作眺望窗外風光模樣。一顆心像急驟轉動的車輪在呯呯直響。他在緊張地思考着對策。幾次，他裝作掛衣服、開窗子，不時回顧後邊。每次他都發覺車頭那個人正在留意地窺視他。

看來，十有八九這傢伙是監視他無疑了。

怎麼辦，到杭州下車嗎？不行，他一下車，這傢伙肯定會跟踪而下，那不是自投羅網嗎？還是裝作不理不睬，繼續向南進發，看機會能在哪兒下車就看準時機甩脫他。

在杭州下車的旅客很多。坐在莊志明對面那個多嘴的老頭子也下車了。莊志明希望新來的旅伴是一個農村大爺或抱孩子的婦女。

沒料到，一隻黑色旅行包倏地放在小茶几上。緊接着有個人影罩在他面前。看來是個新上車的旅客搶先佔領這個空位。

莊志明擡頭一看，差點叫出聲來。原來冤家路窄，搶先補這個座位的正是那個戴墨鏡的人。

唉！最不願看見的人却偏偏對面碰上了。

莊志明本想誑他，這個座位有人，可一想，這樣一欺誑，反而暴露目標。剛才老頭子下車，他準是看見的。現在只好裝什麼都沒有看見的樣子，自顧自只管無啥介事地照舊看着月台上熙攘的旅客和叫賣的小販。

鈴聲響了，汽笛叫了。列車又從杭州站出發。

莊志明的頭還一直伸在窗口外。一邊輕鬆地吹着口哨，一邊裝着在觀賞沿途的錢塘江、玉皇山、六和塔的風光。

「旅客們，前面就是錢塘江大橋。爲了保護大橋的安全，請旅客們把車窗放下。」

廣播喇叭一遍又一遍地響起女播音員的聲音。

看來這下沒法子了。莊志明故意延宕着，想最好能拖過這段時間不關窗子。

「同志，聽見廣播了嗎？」

坐在對面的人說話了，故意裝腔作勢地喊。他見莊志明沒有反應，就擡起身體，伸過手來要關窗。

莊志明心想：與其讓他關，不如自己動手。他就把頭縮進，「砰」！地放下窗子。

「哈，幹麼發這麼大的火喲，」那人有意揶揄他，還架起二郎腿，不住抖動着。

莊志明照舊不理睬他，仍扭頭朝窗外望。他右手伸進褲袋，摸了摸防身武器，隨時準備搏鬥。

巍巍的六和塔、一江碧水的錢塘江，都從車窗外飛掠而過。大橋好不容易通過了，莊志明就急着把車窗打開。他這樣做是有目的的，萬一不行，可以跳窗。

「幹麼哪樣急呢？」對面的人挑衅地說：「我們聊聊天不好嗎？」

眼看不能回避了，只好針鋒相對。莊志明就轉過臉朝他怒目而視，態度異常生硬地說：「你幹麼這樣嚕嚕囌囌糾纏不休？我又不認識你。」

「哈哈哈哈」，對方爆發出一陣大笑，「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

「你是誰？」

「我嘛……」他演戲般地摘下寬邊太陽眼鏡，露出了廬山眞面目。

「啊？劉滬生……」莊志明大出意料地叫了起來：「原來是你這個傢伙。」

「沒料到吧？哈哈。」劉滬生還是這樣放蕩不羈，談笑風生。「老兄，你從松江一上車，我就看到了你，還看到了『十八相送』的方雪萍。怎麼樣？你上她那兒去了？」

「別胡說了。」莊志明急忙阻止他，不好意思地看了一下四周的旅客。他們正好奇地打量這對青年人。

「走！上過道去透透風，活動活動筋骨。」劉滬生伸了伸懶腰，很自然地帶頭站了起來，離開座位。

莊志明也默契地跟着他，從旅客中間大搖大擺地走過，來到兩節車廂相接的過道上。

在車輪的轟響聲中，莊志明和劉滬生背靠着過道的車門。

劉滬生似乎很高興再見到莊志明。他興緻勃勃地說：

「北京一別，沒想到這麼快就又見到你，而且是在這列車上。」

「是啊，」莊志明輕嘆了一聲，「可我似乎覺得分別像是很久了。」

「不不，事實上只有一個月零三天。」劉滬生看了一下手腕上那隻豪華鐵錨牌自動日曆錶。「外加八小時四十六分，哈哈哈哈。」

莊志明努力考慮着，自己應該如何對劉滬生說。是說出部分事實呢，還是全盤透露？最後，他考慮了一番，還是決定把眞相告訴他。

「我早料到了。」劉滬生收斂起臉上的笑容，也顯得心情沉重地說：「你放走了我，他們肯定要追究你的……現在你說吧，你打算上哪兒去？」

「萍踪無定，隨風飄吧。」莊志明含蓄地引用了《飄》中的一句話。

「嗳！你跟我去福建好嗎？」

「去福建？你在那邊幹什麼？」

「跑單幫。」

「開玩笑！」

「唉，我還能幹什麼呢？」劉滬生用手遮住嘴巴，狡黠地眨眨眼睛說：「不瞞你老兄說，幹這玩意兒確是不好意思。可是，生活逼得我走投無路，上海有家難回，一天三頓又要塡飽肚子，只好在這鐵路線上當一名流動公民了……」

「唉！你怎麼能搞這種行當？」莊志明很不以爲然地搖着頭。「這不行！」

「是不夠高尚吧，」劉滬生玩世不恭地笑笑說：「我也瞧不起這骯髒的玩意兒，所以偶而幹幹。但我幹這行不是爲了發財，而是也把它作爲一項工作來解解悶。……怎麼樣？跟我到福建去吧，也許我能幫幫你的忙。」

「福建你情況熟嗎？有沒有很要好的人？」

「有喲！多極了！那邊的情况我熟悉得很，有不少關係。告訴你，現在福建很亂，山高皇帝遠，是個三不管地區。你跟我去，一切全包在我身上。」劉滬生一拍胸脯，顯出篤定泰山的樣子。

這倒使莊志明有些動心。他想去的地方，就是要找一個動亂的所在，以便有利於隱蔽。既然劉滬生再三邀請，他一

下又別無它路，就點點頭說：

「好吧，我跟你到福建去看看。不過，有一點要聲明，我可不跟你幹那玩意兒。」

「哈哈，你這正人君子！」劉滬生重重地拍了莊志明一下肩膀。「放心吧，我不會拖你下水。一切保證你絕對安全，也保證你絕對自由，行了吧？」

第十九章 求生路 亡命奔福建 打流氓 扶弱露行踪

列車一進福建境內，馬上可看到典型的亞熱帶風光特色。只見山巒起伏，綠樹成蔭，沿途到處可見到龍眼、荔枝和柑桔、菠蘿等水果林。

厦門的街道比較整潔，不像福州那麼擁擠，特別是建築物更加漂亮。一幢幢米黃色、淡灰色的小別墅，矗立在海濱、山崗，有小巧的拱門、綠色的草皮，在亞熱帶的陽光朗照下，更顯出南國風光的旖旎。

莊志明很快注意到：這兒的人打扮和其他地方相差很大，與上海也有很大不同。女孩子都喜歡穿色彩鮮艷的短裙，小青年都留長髮，有些人的頭髮已蓋住耳朵，從背後看過去，很難分淸是男是女。至於喇叭褲、太陽鏡在這兒更不稀奇了。有的小伙子蓄着小鬍子，穿一件寬大的花襯衣，赤脚套一雙海綿拖鞋，叼着烟大模大樣在街上晃蕩，有時還手挽一個戴墨鏡的姑娘。乍一看，還以爲是香港來的人。

在厦門的車站廣場，劉滬生派頭很大地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同莊志明一起乘車經過市中心，來到海濱的一個很大的高級賓館。

他們在賓館的庭院下車，手提行李走進大廳。劉滬生就向玻璃窗內的服務台喊了一聲：「小林！」

窗內的年輕服務員抬頭一看，漠無表情的臉立即笑容可掬。他十分親昵地伸出頭來喊：「啊！劉主任，您來了？」

「唔。」劉滬生點點頭，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包精裝的鳳凰牌香烟，自己抽出一支，然後原包頭丟了進去，「啪」！地磕了一下打火機。

「來！抽烟。小林，你托我辦的東西，我已經給你搞來了……」

「好，謝謝！謝謝！」小林感謝不迭地連連點頭，臉上立即堆滿阿諛、謙恭的笑容。「劉主任，您還住『201』那個單人房間好嗎？」

「不，」劉滬生轉身朝正在門廳向外看望的莊志明一指，說：「這次我和一位朋友一起來。他是江西軍區副司令的兒子，現在南京空軍作戰處當參謀。到這兒出差有重要的事，所以要一個好點的雙人房間。」

「行，行！」小林不住點頭，朝莊志明欽羨地打量了幾眼，連忙翻了一下住房登記册說：「那就住『318』吧，是個大套間，衞生設備、電話、電扇一應俱全。而且它在最東面，既安靜，又保密。」

「行！」劉滬生接過小林遞給他的鑰匙，向莊志明一招手說：「走！」

莊志明故意沒轉身在聽他們剛才的對話。好傢伙！我一下變成江西軍區司令的兒子了，還是空軍參謀……看來劉滬生這傢伙眞有辦法，見風駛舵，左右逢源，在這兒是很吃得開。在這所門口掛着「另有任務，恕不接待」的高級賓館，他可以直進直出，連個手續都不必辦理，更不要說檢查證件了。

住進房間，他們先痛痛快快洗了個澡，把旅途的風塵冲個一乾二淨，然後換上襯衣，舒適地倒在沙發上休息。

莊志明自從離開大院後，快有兩個月沒洗澡了，汗漬污垢一身，現在痛快地大洗大擦，渾身暢快異常，好像體重都減輕二斤，感到說不出的輕快、鬆弛。

劉滬生到小賣部去買了不少啤酒、汽水、糖果和糕點，把沙發前的茶几擺得滿滿的，就招呼莊志明大吃大嚼了起來。

門外有人「篤篤」地敲了幾下。劉滬生去開門，進來的就是服務台的小林。他討好地問：「怎麼樣？」這房子還可以吧？」

「行，很好！」劉滬生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以示謝意。他倒了一杯啤酒，遞給小林：「來，乾一杯！」

「不不，我不喝，我還要值班去。」小林推辭了一番，最後還是仰頭把這杯啤酒一口氣喝光。

劉滬生知道他的來意，就連忙打開旅行皮箱，從裏面掏出兩條綢緞被面，在小林面前一揚說：「這是給你的被面。瞧！色彩多鮮艷，圖案多美。」

「謝謝！謝謝！」小林高興地接過，笑得合不攏嘴。他連忙掏出錢包，裝出要付錢的樣子問：「一共多少錢？」「算了！小意思，這是我送給你的。」

「這怎麼行？不不，錢一定要付。」

「我們是老朋友了，」劉滬生把他的錢包一擋說：「這就算我送給你的結婚禮物，怎麼樣？女朋友還漂亮嗎？」

「你看，這兒有照片。」小林順勢從錢包裏掏出一張照片，得意地說：「大家都說她是鼓浪嶼的『黑桃皇后』，嘻嘻。」

劉滬生接過照片，把眼鏡一挺說：「唔，不錯！是個大美人。」然後把照片遞給莊志明。

小林笑得更自得了。他望着莊志明。希望這個高幹子弟也能對他的未婚妻誇耀一番。

莊志明只得敷衍地把照片看了一下。照片上的姑娘胖墩墩、黑黝黝，戴着一副太陽鏡，看不清她的尊容美在哪裏？身上還穿了一件袒胸露背的背帶衫，模仿港姐那樣手撐一把

花傘坐在海灘礁石上。瞧她這模樣，莊志明實在不敢恭維，也只好連連地點點頭說：「嗯，蠻好，蠻好！」

「劉主任，你們眞夠朋友，」小林高興地把照片和錢包收拾起來，把被面往臂下一挾說：「有什麼事，只要吩咐我一聲。」說着，又吃了一塊蛋糕，千恩萬謝地走出房去。

「劉滬生，你眞有一套喲！」莊志明略帶嘲諷地說。

「我無非是在逢場作戲呵！」劉滬生仰身往床上一倒，吐露眞情地長長嘆了一口氣：「現在，我把一切都看穿了，人生都是戲。大家都在演戲，每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什麼『路線鬥爭』，還不是人與人勾心鬥角地奪權爭利……就說你吧，昨天你是他們的衞士，他們待你不錯。今天你不聽他們的，他們就要幹掉你了。這套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又何苦爲他們跑龍套呢，唉——老兄，還是及時享樂，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劉滬生又隨手拿起床頭櫃上一瓶啤酒，滿滿地倒了一杯，仰頭把這杯帶有苦味的啤酒一飲而盡。

莊志明化了名同劉滬生住在這海濱的賓館中。平日，他盡可能呆在飯店的房間裏，關起門來整理材料。白天很少外出，以免被人發現。輕易不到街上走動，更不去酒館商店閒逛。連到賓館餐廳用膳，也都在其他旅客用畢以後才去。

好在劉滬生同這個賓館的人很熟，上至頭頭，下至服務員、厨師，他都給他們一點好處，經常塞給他們幾包香烟或一瓶酒，所以他們對這兩個年輕人深信不疑，還眞以爲他們是高幹子弟呢。

劉滬生常常外出聯繫，從事他的新興事業。這樣莊志明一個人關在房裏整理材料，反倒很安靜。他對劉滬生的生意經毫無興趣，也絕不過問，但也無法阻止他。在這樣動亂的逃亡生活中，劉滬生也只能這樣賺點錢來維持他們的日常生

活。

但無論怎樣，莊志明同劉滬生相處在一起，總有一種羞愧難堪的感覺，好像自己也同流合汚，加入了這種骯髒的交易。他常常沉默地考慮着：下一步怎麼辦？

在這種顛沛流離的逃亡生活中，如何不隨波逐流，更不能頹廢沉淪下去，這對一個青年來說，又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呵！即使環境再艱難困苦，可信仰不能變，人格不能變呵！

劉滬生知道莊志明性格一向沉默寡言。他也知道自己這種買賣有一種罪惡感，所以盡量避開莊志明，從不在他面前提起這方面的事。他知道莊志明在整理材料，至於什麼內容，他也從不動問。回到房間，為了怕打擾莊志明，他就一個人端把椅子到陽台上去，長時間地蹺着脚吸烟、喝茶，讓朋友安靜地寫他的東西。他是在信守自己的諾言。

莊志明感到劉滬生這矮胖子已變了不少，慢慢消失了過去那種吹牛、浮誇的性格，而變得深沉、憂鬱起來。他知道劉滬生的內心也很孤獨、寂寞。快三十的人了，連個家也沒有，親友也無法相見，心靈深處的痛苦是可以想見的。莊志明想說服他放棄這種行當，振作起來，同他一起安排新的生活和鬥爭。

一天傍晚，劉滬生說賓館的伙食太單調，提議到附近一家酒店去改善一下生活。莊志明見他這般郁悶的樣子，心中也有些不安。這段日子，劉滬生為了陪伴他，深居簡出，除了他「業務」上的聯繫外，很少去同別人交際，也不大上別處去玩。今晚陪他上酒店調劑調劑口味也好。

在酒店，他們點了幾個富有地方特色的菜，其中多是魚蝦海味，再買了兩瓶茅台，就互飲對酌，默默地喝起悶酒來。一喝喝了近兩個小時。

飯後，兩人沿着海濱大道慢慢地散步。劉滬生今天多喝了一點，海濱晚上的風涼爽而潮濕，劉滬生被冷風一吹，渾

身抖索，就「哇——」地嘔吐起來。

莊志明連忙伸手扶住他，蹣跚地走回旅館。

他讓劉滬生躺到床上，用毛巾給他擦了一把臉，然後泡了一杯濃茶遞給他，關切地說：

「滬生，不能再這樣渾渾沌沌地生活下去了。不能醉生夢死，要振作起來，重新開始生活……」

劉滬生嘔吐了一陣，渾身輕鬆不少，現在再喝了一杯濃茶，頭腦更清醒。他斜睨着醉意朦朧的眼睛苦笑：「重新生活？怎麼個生活法？」

莊志明眼見時機成熟，就把自己整理的部分材料給他看。劉滬生這才明白自己的朋友這段日子關着門在搞什麼。

這一晚，他們通宵未睡，躺在床上彼此交談着在大院和上海指揮部的所見所聞。莊志明叫他好好把這伙人陰謀搞上海武裝叛亂的情況整理出來。

劉滬生同意了。從第二天起就回憶情況，把他們如何準備策動武裝叛亂的計劃，寫成書面材料。這樣他們就更少出門了。

一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日子久了，警戒也就鬆了。莊志明發覺這偏僻的海隅，很少會碰上熟人。有時，莊志明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他本來就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物，更何況這幾年一直在深宮內苑，很少與外界接觸，在這邊遠的省份，誰會認識他呢？

老悶在旅館太無聊！莊志明就跟着劉滬生到福建各處去跑跑。在僑鄉泉州，觀賞過博物館陳列的古代飄洋過海的大帆船圖片和模型。在漳州，可惜未曾看到著名的水仙花，只看了一次木偶劇。可這木偶劇演的也是樣板戲，眞叫人掃興……

回到厦門，他們傍晚就到海濱隨便走動，或到自由市場逛逛。看看地攤上擺着的那些魷魚、玳瑁和鮮紅、潔白的珊

瑚盆景……

最使莊志明迷戀的，就是鼓浪嶼的美麗景色，這兒使他最心曠神怡。那臨風搖曳的椰子林，那葱綠的跨海長堤，那盤根錯節的老榕樹，還有那富有南國情調的沙灘和綠蔭叢中的幢幢小別墅……一切都令人心醉神往。

他們常常在晚霞如火的傍晚或明月初升的黃昏，來到鼓浪嶼的日光岩下，聽晚潮聲聲，看人們在海灘游泳、嬉戲，海天間充滿朗朗笑聲。特別是月光皎潔的晚上，夜色如烟，海空迷漫着霧一般的淡靑色月光，映照着銀波粼粼的海洋。遠遠近近的林叢中，從燈火閃爍的窗口傳來悠揚的鋼琴聲、提琴聲，和收音機播放的樂曲……這使人的感覺如夢似幻，彷彿身處海外仙山……

這時候，莊志明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在大院內的江虹，想起他們臥室床頭櫃上那隻小小錄音機，想起《藍色的多瑙河》，想起了他們痛苦的別離……

他想着這些年來，自己的生活有着很大的變化。雖說有了個家，可還沒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安靜環境，還要爲自己的安全而逃亡、奔波……他曾對人生抱有多麼純眞美好的理想呵！可是幾年過去了，這些理想始終無法實現，而現實却使他大失所望。這場空前的浩劫，把他們丢入狂亂的颱風之中……

經過一段時間他分析與整理大院的材料，他慢慢懂得了：現實中這些嚴重問題，他個人力量是無法解決的，所以他想盡快搞完這份材料，去尋找合適的人。他懂得：這種局面是暫時的，人民不允許這種情況長此下去。現實生活中除了苦難以外，還有希望！他必須捱過這段困難的日子，去迎接大地重光的那一天。

遠遠近近的海濤在咣啷咣啷地響着。海風不時吹來南國的花香，這更勾起莊志明思念之情和對未來生活的種種設想

……

劉滬生的頭腦很靈光，筆頭也快。他在上海指揮部政工組幹過一段時間。

現在劉滬生回憶起這些材料，整理起來就不太費勁。

一天黃昏，天氣又熱又悶。他們連日整理材料，實在感到疲累不堪，就到賓館不遠的一家冷飲店去歇息。

他們在電風扇下挑了個涼爽的座位，要了好幾杯冰可可、淇淋果露、冰牛奶等大喝了一頓。然後買了兩塊大冰磚，邊吃邊朝一條清靜的小馬路漫步走着。

這是個典型的南國夏夜，溽熱難當。人們在室內呆不住了，都到戶外來納涼，街上到處有行人走動。有的在路燈下打撲克、下棋，有的就在馬路上閒逛，到處是熙熙攘攘的東一堆、西一伙的人。

莊志明和劉滬生拐進這條馬路，老遠就看見街心圍着不少人，在吵吵嚷嚷地起哄。開頭，他們也不在意，這種現象在生活中司空見慣了，他們沒有這種看熱鬧的勁頭。就想從人行道上悄悄繞過。

可是，刺耳的口哨聲、叫嘯聲一陣陣從人堆中傳來：「叫她跪下磕頭賠禮！」

「沒那麼方便，她不賠褲子就饒不過她。」

緊接着，是一個姑娘的哭喊聲。

劉滬生就悄悄問一個站在路邊的老人：「出了什麼事？」

「眞不像話！」這個老人憤憤不平地說：「那個姑娘騎自行車下班回家，不小心碰到了這批在馬路當中並排遊逛的小青年。姑娘摔倒了。自行車也跌壞，可是把一個小青年的褲脚勾破了一點。這下壞了！這伙人硬是不肯放過她，圍攻這可憐的姑娘！唉……」

聽老人這麼一說，莊志明和劉滬生就擠進人羣去看看。

只見好幾個穿花襯衣、喇叭褲，蓄着小鬍子的小青年正東拉西扯地拖住一個姑娘。那姑娘已嚇得臉孔發白，滿臉是淚，不住哭喊着：

「我賠你褲子的錢好了……」

她一邊閃躲着，一邊掏出錢包拿錢。

「賠錢不頂用！」一個留長頭髮的小流氓油腔滑調地說：「除非你脫下自己的褲子賠……」

「對，對！快脫褲子！」其他幾個小流氓哈哈大笑，滿嘴穢言猥語。有的挽袖捋臂，大有躍躍欲試的樣子。

在堂堂的社會主義中國，爲何有這種粗野下流的行爲發生，莊志明覺得自己是個軍人，有必要教訓這些放縱的傢伙。但他不願動手，就忍不住委婉地勸說他們：「同志，她答應賠錢給你們就是了，怎麼可以這樣對她呢？」

幾個小流氓不屑地斜視了莊志明一眼，把目標朝着他：

「以物抵物，有什麼不可以的？」

「撕破褲子就要賠褲子！」

「你算老幾，要你管閒事？」一個人竟指着莊志明的鼻子挑釁起來。

莊志明火氣上來了，雙眼炯炯發光地瞪着他們說：「我就要管，你們敢耍流氓？」

幾個流氓根本不管，「噓——」地打了個呼嘯，刷地一齊衝了上來。莊志明一看：這一來，迫不得已只有武力解決了。

劉滬生早看出瞄頭，爲了怕惹事生非，更擔心暴露目標，就一把攥住莊志明的手說：「走吧！小心出事……」

經劉滬生一提醒，莊志明倒猶豫起來了。可是這伙人不放他走，團團圍住他們：「你想走？沒那麼容易！」

「這下你走不了啦，」那個長頭髮一拳朝莊志明揍來。

莊志明實在忍耐不住了，就不顧有暴露的危險，奮起還

擊。劉滬生見朋友力量孤單，也不甘示弱地參戰。

街頭，發生了一場混戰。

旁邊圍觀的人早已看得義憤塡膺。現在，莊志明的行爲更激起他們痲木了的同情心。大家也就叫喊着一哄而上，一齊來揍這幾個流氓。

這批傢伙一看情況不妙，就抱頭鼠竄倉惶逃遁了。

第二十章 大搜捕 師父親出馬 陷重圍 弟子罹網羅

莊志明和劉滬生救了姑娘，回頭往賓館走的時候，背後有人跟踪。

莊志明以職業的直覺，發現跟踪的人並不高明。他跟在十多公尺後面，塑料鞋發出咯嗟咯嗟很響的脚步聲。莊志明假裝吐痰，側轉身望了一下，原來背後是個胖乎乎的中年人。

看來他是看到莊志明同這伙小流氓搏鬥盯上的，情況還不一定吃得準，僅僅是初步察覺了他。否則他幹什麼不進一步採取行動，而且這個人方法很笨，只知道一個勁地跟在屁股後，也不會換換花樣，根本不懂跟踪的藝術，像是一個半路出家的沒經嚴格訓練的專業人員。

可不管怎樣，莊志明剛才救人那種激動愉快的心情消失了，他在緊張地思考對策，一定要設法甩掉他。

街上行人很多，公共汽車和小汽車來來往往，甩掉這個尾巴比較容易。然而，他們不能再往回走了，否則讓他發現了住宿的賓館那就痲煩了。必須往相反方向走，經過彎彎曲曲的大街小巷，把他引開。

莊志明努力保持鎭定，用手肘碰了碰劉滬生，輕聲地提醒他：「滬生，有人在盯我們的梢。」

「唔，我也發覺了。」劉滬生顯得有些緊張，用埋怨的口吻說：「我叫你別多管閒事，看這下……」

「噓——」莊志明連忙噓聲制止。他覺得心裏很坦然，爲了救人，也沒什麼懊惱的。

「現在怎麼辦？」劉滬生着急地問。

莊志明沉默地考慮了一下說：「我們要回頭走，把他引開。然後想辦法分別跳上車子，把他甩掉，繞個大圈子再回到賓館去……」

「好。」劉滬生緊張地點點頭。

「注意，神態要自然些，動作要敏捷！」

他們商量停當，就猛地轉身，迎着這個胖子走去。

這個胖子正專心地盯着目標在匆匆行走，猝不及防，看到莊志明衝着他走來了。他來不及躲避，就連忙閃身走進路旁一家雜貨店，裝作買煙的樣子。

莊志明和劉滬生轉身來到十字路口，兩人分別從兩條方向不同的馬路走了。

莊志明沒走多遠，發現尾巴又出現了，那個胖子正一邊抽着煙，一邊加速跟了上來。

情況明白無疑了，不容許他再猶豫思考，跟踪的人還緊緊尾隨在後面。再不甩掉他，可能就危險了。

莊志明看見前方正有一輛公共汽車到站，停靠在行人道邊。他突然加快了脚步，向車子快步跑去。

他不管這是哪一路公共汽車，一脚跨上了車門。車門就在背後「砰！」地關攏。

那中年人一看情況不對，連忙加緊跑向公共汽車。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車子已啓動離開車站，正好擦過這胖子的身邊開向前方。

「等一等！等一等！」這胖子還在氣急敗壞地邊喊邊追着。

回答他的，是車屁股後噴出的一股濃煙。

這天晚上，關寶太房間裏的電話又響起來了。福建方面向他報告：

「莊志明的線索已在福建發現。」

「哦?!」關寶太心中一喜，連忙問：「他現在在哪兒？」

「在厦門市區。」

「你們認爲他是通緝令上那個莊志明？」

「很可能。」

「他有多高？」

「一米八〇左右。」

「年齡？」

「三十歲左右。」

「口音？」

「說普通話，帶點江浙口音。」

「好，太好了！」關寶太如釋重負地轉動了一下身體，威風凛凛地下命令：「馬上逮住他，送到北京來。」

「這是我們派到厦門去的人偶然發現的，就趕緊跟踪，但被他甩掉了……」

「他媽的！」關寶太一聽大爲惱火，不由地罵出聲來：「這怎麼可能呢？眞是……你們馬上要找到他的去向，不惜動用一切手段……」

關寶太把話筒重重地擲到電話機上，好像是砸向莊志明的腦袋。他熱得把襯衣一敞，煩躁得在室內走動：

「這小子終於像露頭魚浮出水面了。魚死網破，你等着瞧吧……」

第二天，一架銀灰色的專機降落在福州機場。機艙門打開，領頭的一個彪形大漢出現在舷梯上。他戴着太陽眼鏡，刺眼的反射出南國白熾的陽光。

早已守候在停機坪的幾個人連忙迎了上去，前呼後擁地把他領進停在候機室門口的一輛「紅旗」轎車。

三輛黑色轎車高速地向市區駛去。

關寶太昨晚接到福建打來的密電，今天一早從北京出發，悄悄搭乘專機來到這裏。他要接受上次松江的教訓，由於自己沒出動，上海方面又遲到了一步，結果讓莊志明逃走了。這次非得親自出馬，把莊志明一舉捕獲不可。否則在首長面前交不了差，她已經幾次發火了……

爲了防備走漏風聲，他連福建公安部門都沒通知，力求這趟行程能保持秘密。

在車內，本地一個保衛處長諂媚地握着關寶太的手說：「謝謝您能親自來我們福建指導工作。」

關寶太心中明白：該說道謝的應該是他自己才對！然而一是對方這樣謙卑，樂得擺擺架子，就大模大樣地往車座靠背一仰說：「沒關係，這是我應該做的工作。」

他臉上表情的意思是：如果莊志明不是重要角色，他這個大人物也不會親自出馬了。

天上烏雲飛渡。「紅旗」車在棕櫚樹搖曳的公路上風馳電掣。關寶太伸出胖胖的手指，在向手下發出第一號指令：

「馬上通知機場、車站、港口，加强警戒，嚴密監視，不能放走莊志明。然後重點到厦門市每個旅館、招待所搜查……」

「是，是！」那處長神態嚴肅地連連點頭：「我馬上向領導滙報……」

「不！這件事要特別注意：千萬別走漏風聲。」關寶太用恐嚇的口吻對他說。「你也不必滙報，自己知道就行。」

車子已進入福州市區，公路兩旁有不少漂亮住宅。

「關處長要不要在福州休息幾天？」那人小心地徵詢關寶太的意見。

「不！吃過中飯就馬上出發去厦門……」

車子拐入一條寧靜的林蔭道。前邊是幾幢豪華的小別墅。門禁森嚴的水泥路上，看不到一個閒蕩的人影。

莊志明並沒有爲自己甩掉尾巴而慶幸。他不像劉滬生那樣：回到賓館的房間還輕鬆地哼着小調。

第二天，莊志明同劉滬生整整一天關在房間沒出去。分析着情況，設想着種種可能，商量如何對付。

劉滬生堅持去汕頭。他說那兒有不少朋友，可以助他們一臂之力。到時候實在情況不行，可以到漁村小島去躲避，或者向廣東的山區撤退……

莊志明一時也想不出其他好辦法，就同意先去汕頭。反正這兒是不能再呆了，要盡快離開此地。

他們買好第二天去汕頭的車票。這晚，收拾好行李，就早早地準備睡覺。

燈關掉了。可莊志明躺在床上睡不安寧。腦子裏五花八門地想個不停，考慮着明天如何起程，到汕頭後又怎麼辦？

他本希望福建能有個永久的避難所在，現在看來也不可能，危險的陰影又在身後遊蕩。

有關的材料是大體就緒了。可是怎麼送出去呢？送給誰呢，江虹說的方明將軍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是有很高威望，可他現在在北京還是在外地呢？

一連串的問題搞得莊志明心裏十分煩躁。他輾轉反側始終無法入睡。

這兒的苗頭看來不對，明天出發時必須更加留意。爲了進站時不被人認出來，他們決定從後面繞道進去，直接上車……

正當莊志明焦躁不安的當兒，有幾輛車子悄悄地開到這

座賓館的門外，停在夜色朦朧的街角。

車上跳下幾個人，走進豪華的玻璃門廳，在櫃檯外站定。其中一個人喊了一聲。

「服務員同志。」

今晚值班的是一個瘦小、孱弱的老年服務員。他正戴着老花眼鏡忙於結賬，頭也不擡地回答：「要住宿嗎？沒房間了。」他用拿鉛筆的手指了一下放在門口的「客滿」牌子。

「我是省委的。特地陪中央同志來執行任務。」

老頭一聽，連忙擡起頭。一看面前站着省裏那個處長和戴太陽眼鏡的關寶太，就臉上露出驚惶的神色。他根據自己幾十年的工作經驗，知道這幾個人來頭不小，就連忙陪笑地問：「有什麼事嗎？同志。」

「我想了解一個旅客的情況。」關寶太傲慢地說。

「好，好！」老頭像小鷄啄米般連連點頭。「請問住在哪個房間？」

「不知道。」關寶太伸過手去：「把登記本拿來讓我查一查。」

老頭趕緊恭恭敬敬把旅客花名册遞給關寶太，讓他從頭至尾查找起來。

關寶太查遍了整本花名册，沒發現莊志明的名字。他皺起眉頭，很不耐煩地問老服務員：「你知道不知道這樣一個人：身高一米八，身體很魁梧，長得很英俊……」

「身體很魁梧，長得很英俊……」老頭努力回憶與思索着，過了一晌，他叫了起來：「哦，是不是住在『318』房間那個年輕人？他在這兒已經住了很長時間了，出去過幾天，又上這兒來……」

「他叫什麼名字？」關寶太趕緊問。

老頭指着花名册上「318」房間一欄說：「瞧，在這兒，叫蘇衞東，同他一起的還有個叫尤濤……」

「用的肯定是化名」。關寶太很高興發現了這個綫索，就急不可耐地說：「你把『318』房間的鑰匙給我，我上那兒去看看。」

「哎，哎！」老服務員趕緊遞上了鑰匙。

關寶太叫那個處長到門外，把大伙叫進門廳，很簡練地佈置了一下任務，他自己挑選了四、五個慓悍的人上「318」房間，其他人都守衛在門廊裏。如有情況，他就吹警哨，大家分別上各層樓。

老服務員一看這場面，嚇得魂飛魄散，感到十分驚慌。今夜眞見鬼！他值班偏偏碰上這件倒霉事。他戰戰兢兢地對關寶太說：

「首長，我，我要回避一下嗎？」

「用不着！」關寶太兇狠地命令：「你給我好好呆在這兒，哪裏也不許去。」

「哎，哎！」老頭哭喪着臉，坐了下來，用顫抖的手指撥着算盤，算他這筆永遠也算不清的糊塗賬。

走廊上燈光幽暗，只有幾隻乳白色的路燈照着長長的走廊通道。關寶太領着四、五個人輕手躡足地上了三樓。

他們立在「318」房間的門外，屏息靜氣地聽着房內。

門內沒有任何動靜，房間裏亮着燈光，證明有人在。

關寶太舉起手，「篤篤」地敲了幾下門。

房間裏闃無聲息，似乎睡着了。

他再敲了幾下，仍然毫無反應。

關寶太突然緊張起來了。他果斷地一手把鑰匙插進鎖孔，一手轉動冰冷的銅把手，「咯嚓」地把門打開。

推門進去一看，房內空無一人。

「啊?!」關寶太驚喊了一聲，迅速往房內掃了一眼：床上凌亂地放着毛毯，桌上、地上也放着整理好的旅行袋、皮箱和其他行李物品。茶几上還有不少空酒瓶和煙盒。

他迅速檢視室內的情況：陽臺、衞生間都空蕩蕩的，不見人影。浴缸裏還放有半缸水。毛巾、肥皂、牙膏都散亂地攤在盥洗架子上。

衣架上掛着一件沒有領章的軍裝。關寶太一摸，從胸袋中取出一隻藍色小皮夾。裏面有莊志明的證件和兩張明天去汕頭的車票。

沒錯，果然是他！關寶太高興地把皮夾裝進自己的口袋。

他打開皮箱一看，有一大包東西。攤開一看，原來正是有關大院的文件、材料和莊志明整理的文稿……關寶太心中感到一陣狂喜，幾個月來所要追捕、尋找的秘密文件和材料，現在總算追回了，這不能不說是出師大捷，取得了第一個勝利。下面，就是要追捕他了。

關寶太一摸床上，還有微微的熱氣。字紙簍裏，有一堆剛燒過的紙灰，室內尚瀰漫着刺鼻的焦臭味。

關寶太判斷莊志明剛離開不久，沒有走出這幢大樓。

不能再耽誤時間了。他連忙吹起警笛。「嚯嚯——」的笛音在空寂的走廊裏顯得分外刺耳、恐怖。

關寶太手下的人迅速衝上樓來。

旅客們都被驚醒了，紛紛開門窺視。有的來不及穿衣服，只穿着短褲、拖鞋。大家一看這氣勢洶洶的場面，都嚇得站在門內不敢出來，膽小怕事的乾脆「砰！」地關上房門。

「他們還在這幢大樓裏」。關寶太大聲吆喝着：「你們一間一間房子去搜！」

他立即把人員分配一下：每層樓都有三到五人，一個人守住樓梯口，其他人挨門進去搜查。

岑寂的旅館騷動起來了，亂成一團。不少旅客都在夢中被吵醒，人心惶惶地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莊志明和劉滬生到底有沒有走掉呢？沒有。他們確實還在這幢大樓內。

最初的情況是莊志明發現的。他因心情不安一直睡不着，就下樓想到服務台去借幾張報紙解解悶。

他剛走到通向底樓的樓梯上，一下愣住了。他聽到了關寶太同老服務員的談話聲。

莊志明立刻緊張起來。他從樓梯欄杆中間向下望去，一眼就認出了關寶太粗壯的身材，和他紫色臉膛上常戴的那副墨鏡。啊，沒想到他趕來了。莊志明吃了一驚，直瞪瞪地看了關寶太很久。

他連忙從樓梯上轉身折回自己的房間，推醒了劉滬生。

「幹什麼？」劉滬生揉着眼睛甕聲甕氣地說。

「不好了！快起來，我們被包圍了。」

「啊?!」劉滬生吃驚地一躍而起。「誰來了？」

「關寶太。」

「他，你看見他了？」

「他正在服務檯查問我們。」

劉滬生趕緊抖抖瑟瑟地穿衣服：「那我們……現在怎麼辦？」

莊志明沉默不語，緊張地思考着。現在這一下眞是碰上難題了。如果從樓梯下去，關寶太和手下的人肯定會認出他。如果從另一條樓梯下去走後門，那門現在十有八九關上了。

「走，上頂樓。」

莊志明決定冒險上頂樓的屋頂平臺。

莊志明一住進這賓館，就仔細觀察過這兒的地形、房子結構。每到一個地方，都要熟悉環境，以備應付發生的緊急情況，以免有任何差錯。

他住進這幢樓後，發現最高一層有個未加鎖的小門，可

通向屋頂平臺，是便於修理時用。小門旁邊是配電間和消防用具。

莊志明早看中這兒是個後緩地帶，萬一有緊急情況，這平臺可以退守，再不行，就迅速滑下樓去，離開這裏。

現在，他趕緊把房間收拾一下，把必須的東西帶在身邊，就同劉滬生來到四樓。從這個小樓梯爬上頂樓平臺，然後把小門緊緊關上，裏邊用一條破板凳頂住。

莊志明和劉滬生剛上房頂不久，關寶太就跟踪追上了四樓。

關寶太不愧是個老練的傢伙。他命令其他人一層一層地搜，自己就領着幾個人直奔最高一層。

他迅速觀察了四樓的走廊，馬上發現了這個未加鎖的太平門，和這條短短的小樓梯。

「在這兒！」關寶太很肯定地說：「快上屋頂，他們肯定在上面。」

關寶太一手拿着手槍，一手指揮手下的人從樓梯上屋頂去。

眼看躲藏不住了。萬一讓他們上了屋頂，那情況就不可收拾。莊志明趕緊壓低聲音，對身後的劉滬生說：

「快！快滑下樓去。」

他早同劉滬生說過：萬一屋頂藏不住，就趕緊抓住鋅皮水管滑下樓去。

「不麼，你先下。」劉滬生跑過來推讓着：「我不要緊……」

「別說廢話了！」莊志明臉色難看地大吼着：「你快給我下……」

如果劉滬生能及時滑下，那他們倆都能安全脫險了。但是此刻劉滬生一心想讓朋友先安全脫險，拖延了不少時間。

最後雖然莊志明逼着要他下，一時又顯得心慌意亂。他手抓住了水管，雙脚却在發抖，沒有勇氣往下滑。

小門在劇烈搖撓着。「開門！開門！」關寶太手下的人又在不住叫喊。眼看破板凳已頂不住了，莊志明急得大喊：

「快！快下！」

劉滬生在莊志明不斷催促下，只得雙手緊緊抓住水管，讓身體垂掛下來，一步一步把脚踩在磚縫和每一層的窗臺上，慢慢往下移動。

按照莊志明原來的方案：等劉滬生一下去，他就馬上切斷電源，讓整幢大樓陷入一片黑暗，他們便在黑暗與混亂中脫身。他早就把小門邊上那個配電間砸開一個缺口，一伸手就可扳下電閘。可是現在見劉滬生這樣艱難地往下爬，他就不忍心馬上切斷電源了。否則，燈一暗，什麼都看不見，劉滬生心一慌，就容易出危險。

一分一秒都覺得分外慢，分外長，是那樣令人難挨。快！快！莊志明在心裏不住催促着。

「砰！砰！」幾下，莊志明眼看門就要踢開了，再不斷電就晚了。他就當機立斷地切斷電源。

頓時，整幢大樓燈火齊滅，陷入一片黑暗之中。追捕的人和每個房間的旅客全都在黑燈瞎火中驚惶地叫喊起來。有的還驚恐地哭了，整所賓館顯得一片混亂。

關寶太一怔，馬上意識到這是爲什麼，就氣急敗壞地喊：

「快！快下樓去追他們！」

手下的人一時不明白關寶太爲什麼突然改變主意，還在繼續砸門，準備往裏衝！關寶太氣得抓住他們肩膀往下拉，一邊大聲吼着：

「笨蛋！快下樓，這是金蟬脫殼計。」

這伙人還不完全明瞭關寶太爲什麼發這麼大的火，只得

摸黑扶着樓梯，跌跌撞撞地衝下樓去。

劉滬生一見燈光滅了，果然心一慌，從水管摔到了地上。幸虧離地面較近，沒有跌傷。他連忙爬起來，想接應尚在上面的莊志明，但一下又看不清楚黑黝黝的屋頂。他聽到樓梯傳來一片脚步聲，不少人正衝出門廳朝這兒跑來了。只得趕緊跑開，衝出了大門，拐過幾條馬路消失在夜色中……

莊志明切斷了電源，就像消防隊員敏捷地從屋頂翻下，雙手攀住水管，熟練地往下滑。開頭，一切都非常順利；沒想到中間一段水管長年失修，再加上劉滬生已折騰了一陣，經不起重荷，就「嘩——」地離開牆面，斷裂了下來。

莊志明心中剛叫出「不好，」，身體已失去控制，很快墜了下來，重重摔在地上。

他感到一陣頭暈目眩，眼前金星四濺，一條腿斷裂般地徹心地痛……他本能地想掙扎着從地上爬起，心中在不住地喊：

「起來！快起來！趕快跑，跑！」

他雙手撐着地面，艱難地掙扎着站了起來。但一邁腿，就不聽使喚了。腿骨已斷裂，絲毫動彈不得。

「不許動！」

身後喊起一聲吆喝。只見幾個黑影正圍住他。一個魁梧的人手裏還拿着一支黑油油閃着幽光的小手槍。

他一聽聲音就知道是關寶太。突然，一陣莫名的悲哀湧上心頭。他失望地感到：這下完了！他花了兩個多月辛辛苦苦整理成的材料再也送不到黨中央手裏了……他也永遠見不到江虹和其他親戚朋友了……

第二十一章　老將軍　密令反追捕　假公安　危難救囚犯

當賓館燈光大亮時，莊志明已被帶進門廳旁邊一個漂亮的會客室，現在作爲臨時關押犯人的牢房。

金絲絨沙發上，坐着陰鷙的關寶太。他沉重地喘着氣，臉上滿是汗水和塵埃，一頭長髮凌亂不堪。這場劇烈的搏鬥可把他搞得疲憊不堪。他自覺人到中年，已不像當初了，要制服這個學生確是不容易的，他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怎麼樣，這下你再也逃不掉了吧？」他用兇狠的目光盯着莊志明，冷冷地嘲諷着，然後點燃了一支煙。

這目光的背後意思是：你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出我關寶太的手心。

莊志明沒有吭聲，他的目光和關寶太碰在一起，就淡淡地移開了，朝向窗外。現在已經被人抓住，還能說什麼呢？

他左腿痛得難以忍耐，耷拉着再也伸不直了。該死的水管！如果它不斷裂，哼！我也不一定會落入你們之手。

關寶太手下的人把莊志明房間的行李全都搬進了會客室。關寶太一一地檢查，得意地對莊志明說：

「你看看，房間裏還有沒有什麼東西掉了，這些就暫時由我們保管，怎麼樣啊？」

關寶太特別把那包材料拿到自己身邊，裝進了黑色的公文皮包。明天他就可以飛回北京，向首長覆命了。現在，他已在考慮這份簡報怎樣草擬。

關寶太呷了幾口「鐵觀音」，就得意洋洋地站了起來。他帶着凱旋而歸的喜悅心情，準備返回豪華的高級招待所美美地吃上一頓，睡上一覺。那個處長已殷勤地提早回去準備了。

關寶太一行人浩浩蕩蕩地押着莊志明走出門廳。這時，幾輛吉普車飛快駛進賓館大門。車上輕捷地跳下十來個人，朝臺階走來。

這是一批公安人員。白色的制服，帽沿上鮮紅的國徽，在門廳水晶吊燈下顯得非常奪目。他們一見綁押着的莊志明，就齊刷刷走了過來。其中一名英俊的青年幹部和藹地對關寶太說：

「同志！請把犯人交給我們。」

「什麼？」關寶太一下也摸不着頭腦，望着這批突如其來的公安人員，「交給你們？」

「對！謝謝你們協助我們抓住了逃犯。」

關寶太更摸不着邊際。他這次來沒有通知福建公安機關，更沒有要他們協助。他們深更半夜到這兒來幹什麼？是誰派他們來的？

「你們這是什麼意思？」關寶太很不客氣地問。

「沒什麼意思，就是請你們把犯人交出來。」那青年幹部不卑不亢地回答。

「交給你們？」關寶太鼻子哼了一聲，一向頤指氣使慣了的他，對這批公安人員根本不放在眼裏，就態度生硬地問：「你們是哪兒的？」

「福建省公安局的。」那青年幹部也毫不客氣地反問：「你們是什麼人？怎麼可以隨便抓人？」

關寶太朝他瞪了一眼，很不高興地皺起眉頭。他感到不耐煩了，只得開門見山地說：

「好吧，你們聽着！我是中央警衞處的，是奉中央首長命令來你們福建抓這個要犯。」

「他是中央的關處長！」關寶太旁邊的幾個人也不住嚷着，責怪這批公安人員有眼無珠，節外生枝。

「哦，對不起！」青年幹部歉意地一笑，不慌不忙地說：「可是我們省局沒有接到這方面通知喲。」

「為什麼要通知你們？」關寶太蠻橫地責問：「為什麼要你們知道？」

「是喲，為什麼要你們管？」關寶太身邊的人也氣咻咻地亂叫亂嚷。

「這是例行公事。」青年幹部仍據理力爭：「通知我們也可以協助嘛。」

「用不着麻煩了。」關寶太已忍耐不住了，向身邊的人驕橫地一揮手說：「走！上車！」

「等一下！」那青年幹部不客氣地攔住他們：「很抱歉！抓到犯人先要交給公安局，這是一般常識，更何況這是重要犯人。你們現在要把犯人交給我們，然後再通過正常手續向我們要。」

「什麼？什麼？」關寶太勃然大怒了，覺得這小小公安人員也太目中無人了，就提高嗓門大聲咆哮起來：「你們……這是對中央首長什麼態度？啊？」

他揮動雙手，眞想卡住這小子的脖子。

「這不牽涉到什麼態度問題。」那人也提高聲音反駁：「我們無法憑口頭指示辦事，誰能保證你們的身份呢？如果什麼事中央都直捅下來，那還要我們這些地方幹部幹什麼呢？」

關寶太像一頭被困的黑熊，乾瞪眼無法發作。一聽對方說的話句句在理，使他感到很氣餒。看來這小子是軟硬不吃的傢伙。如果動起武來，肯定發生火併，那「强龍也鬥不過

地頭蛇」。他心想：還是先忍一忍吧，等明天回到北京，就給你們一點厲害看看，到時候你們一個也逃不了。

關寶太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緒，憤怒地冷笑一聲說：

「那好吧，犯人就交給你們。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楊英杰。省公安局一處的。」青年幹部非常乾淨利落地回答：「等你們發來正式公文，我們就立刻執行命令。」

關寶太只得眼睜睜地把莊志明交給這個楊英杰。看他們把莊志明押進一輛「北京」吉普車。

臨開車，關寶太還悻悻然地嚴厲叮囑：「你們一定要好好看管，這是『天安門事件』的要犯。」

「放心，我懂！」楊英杰不動聲色地「砰！」地關上了車門。

幾輛吉普車一齊隆隆發動。關寶太連忙叫手下的人記下這些車的車號，以備日後追查可用。

關寶太眼看吉普車冒煙遠去，感到又氣又恨，心裏總覺得不踏實。但又有什麼辦法呢？把犯人交給公安機關看管，這是警衞條例明文規定的，於情於理都完全符合。

他只得氣憤地大步來到賓館外，坐上停在街角的汽車，灰溜溜地回高幹招待所去。準備立即同大院通電話。

吉普車開得飛快，以每小時六十公里的速度在柏油馬路上嗖嗖奔馳。微微顫動的車身催人欲眠。

莊志明坐在車座上，斜躺着身子。現在，他想反正事已如此，就反而安定放鬆了。他感到渾身又疲累又睏倦，就靠在椅墊上迷迷糊糊睡去。

剛才，他腿上的傷疼痛得很厲害，只是冷眼旁觀這場事態的發生，無心關注他們雙方的衝突。他想：無論是落到關寶太手中，還是關進公安局，都是死路一條。這兩三個月的

搏鬥，他自覺還是值得的，心靈上感到慰安。現在，他已身殘氣竭，心力憔悴，即使有脫逃的機會，拖着一條斷腿也不便戰鬥了……他們爲了爭獲他而吵鬧，他只感到鄙夷可笑。這無非是爲邀功請賞，升官加爵，謀取高位而已，那就讓你們爭吵去吧。所以他上了車，就仰身向後一倒，準備好好睡上一覺。

……車子劇烈地震動了一下，似乎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磕碰了一下。莊志明從昏迷中驚醒，悠悠地定下神來。咦！自己手上的手銬什麼時候已經除下了，捆綁着的繩子也已解掉，渾身舒坦不少，更顯得筋肉的酸痛與疲乏。

吉普車深綠色的車篷裏雖然仍很幽暗，但前後玻璃窗已透進熹微的晨光。身邊幾個公安人員的白色制服映着晨曦，使車內的光綫顯得那樣柔和、寧靜。

莊志明在這清新、溫馨的早晨醒來了。他半閉着眼睛，在默默地思考：這是怎麼回事？

他本來早該到公安局了，怎麼車子還在開？他們不是說要把他關押到牢房裏去嗎？牢房總在厦門市內吧，再遠的話，汽車半個鐘點總可到達。現在，他一覺醒來，該有一兩個鐘點了，怎麼自己既不在牢房，又不在審訊室，還在車子上奔馳、顚簸。

難道他們要把他帶到福州，送進省公安局？或者押到山區處決……

過去是衞士，昨天是重要逃犯，今天又是一名囚徒了！莊志明覺得徬徨無助，生死已完全落在別人手裏，他們要把他帶到哪兒由他們安排，要關要殺也由不得自己。因而就感到分外疲倦，不想多去思考了。

汽車像是朝西北方向高速駛行，好像已進入陡峭的山區。車身震蕩與傾斜得更加厲害，車輪在崎嶇不平的山區公路上不住地蹦跳……

他們到底要把我帶到哪兒去呢？公安局決不可能在這大山區裏。要把自己結果掉，又何必花這麼大力氣，送到這麼僻遠的地方來呢？

璀璨的晨光從前後車窗灑了進來，在每個人的臉上熠熠發光，車廂頓時顯得非常明亮。

莊志明斜眼瞥了一下身邊那個叫楊英杰的青年幹部。

他和自己年齡相仿，模樣也有些相似。看他昨晚同關寶太爭吵，一副軟硬不吃的樣子。現在看起來，臉孔倒非常溫文爾雅。特別是晨光映着他白色的警服和警帽，更顯得俊秀、灑脫。

吉普車裏有了這些公安人員，更顯得潔白、明亮。他們究竟是些什麼人呢？爲什麼只是不聲不響地開着車。

楊英杰從後視鏡裏看到莊志明正在打量他，就側過臉朝向他。莊志明一看，就又連忙閉上眼睛。

發動機隆隆地大聲吼叫，噴出大股大股黑煙。車子駛上了盤山公路，一個圈子又一個圈子地繞着大彎。大家不聲不響地靠在椅背上，頭像撥浪鼓那樣搖挸着。

太陽升起來了，車內一片通明。車外傳來山區鳥兒清脆的婉轉啼鳴。現在，已到了什麼地方呢？莊志明深深地吸了幾口山區特有的清新空氣，想轉到一下身子，打量打量四周的環境。

冷不防，車子猛地一個急轉彎，莊志明雙腿支持不住，身子倒在楊英杰身上，頭正好碰在他的鼻樑上。

他正擔心對方發火，就掙扎着想挺起身來。可楊英杰已扶住他身體，把他扶回到靠墊上。

「痛嗎？」楊英杰一邊揉着自己的鼻樑，一邊關切地問。

莊志明皺着眉心點了點頭，牙齒緊咬着嘴唇。腿上的傷由於劇烈震動感到揪心的痛。

「請你堅持一下，馬上就送你去治療。」楊英杰安慰他說。

到了就送去治療？莊志明感到很詫異，就忍不住問：「你們要把我送到哪兒去？」

「到你應該去的地方去。」對方神秘地朝他微笑。

莊志明一下心跳得很快，就索性問到底：「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到時候就知道了。」楊英杰還是莫測高深地說。

莊志明見他這樣回答，不便再追問。他本能地感到，這些人不像是加害他的樣子。從他們的表情和對待他的方式，可判斷出他們像是在執行一項任務，把他帶到一個秘密的地方去。

想着、想着，莊志明的心裏也慢慢感到踏實了，反正到時候總會明白的，他也只好耐心地呆在車裏等待了。

汽車經過一天的行駛，終於駛進一條幽靜的碎石小路，來到一幢白色的大厦面前停了下來。

楊英杰和另一個公安戰士打開車門，把莊志明從車上扶下。他的雙眼突然被眩目的夕陽照得睜不開。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山谷清醇的空氣，鬆動着全身酸疼的筋骨，定神向四周打量着，環顧這兒的環境。只見這幢大厦座落在翠綠的山谷之中。四周是陡峭的山崖，山上滿是蒼翠茂密的樹木。山巒層叠，雲霧迷漫，向陽的山坡正映着灼灼的夕陽，背陰的峽谷被乳白色的雲霧所纏繞，更顯出這深山幽谷的寧靜秀麗……

這大厦的四周圍着高牆。門口有個崗哨。車道兩旁是大片修剪得很整齊的草坪和綠蔭掩映的花木，使人有心曠神怡之感。這幾幢白色大厦就像放在翡翠盆裏的幾塊晶瑩的玉石，或是一個天然的大盆景。

「請進吧，莊志明同志！」楊英杰攙扶着他向大厦緩步走去，登上了潔淨的臺階。

「同志?!」莊志明乍一聽，愣了一下。有好幾個月了，他沒有聽人家用「同志」來稱呼他。他只是一名被人到處通緝的罪犯。現在重又聽到這熟悉而又親切的稱呼，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歡悅，像有一道暖流注入他的心田。

楊英杰把他攙扶到大厦底樓的一間寬敞明亮的大客廳裏，讓他在沙發上坐下。

「請您在這兒稍等一下。」楊英杰臉露笑容地說：「首長馬上來接見你。」

「接見?!」莊志明又是一愣：「接見我？」

「當然是接見你！」楊英杰哈哈大笑起來。

莊志明呆住了。他在來的途中一心想的是：審訊、監禁，甚至可能處決……從沒想到會有首長接見。他雙目瞪着楊英杰問：

「你們……不是和關寶太同一條線上的？」

「哈哈哈哈，」楊英杰笑得更歡了，不住地前俯後仰，「如果同他是一伙，你還能到這兒嗎？」

哦——莊志明這下完全明白了。這些公安人員是另一位首長委派來的，把他從關寶太這個虎口裏營救出來，送到這山區大厦。

莊志明心中一陣感激，眼淚差點流了出來。

寬敞的客廳裏還回蕩着楊英杰富有青春活力的笑聲，使四壁都在嗡嗡發響。天花板上懸掛的玻璃吊燈在熠熠發亮。山風從窗口傳進陣陣花香。莊志明的臉也像一張經霜的黃葉泛起了紅色。

正在這時，走廊響起了脚步聲。一個軍人推開了花梨木的大門，一個老將軍穩健地踩着地毯走進門來。

楊英杰連忙迎了上去，肅然地敬了一個禮：「首長，我

們已把莊志明同志接來了。」

「好！你們任務完成得很好。」老將軍操着濃重的四川口音，滿意地對楊英杰說。

將軍已近七十歲了，但步履矯健，精神矍鑠。滿頭是銀絲般的白髮，但佈滿老年斑的臉上仍是滿面紅光，不失當年馳騁沙場的戰將風度。誰見了他，心中就會有一種凝重、踏實的感覺。

莊志明一見首長來到，連忙掙扎着站起來，想跑過來敬禮。將軍已走過來了，沉着地一手按着莊志明的肩膀，一把握着他的手說：

「坐，你坐着。莊志明同志，你受苦了。」

這樸素而親切的一句問候，使莊志明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他像一個久別的天涯遊子，回到了慈愛的老父身邊，重又受到他的撫愛，在無聲地淌着淚水，在無聲地傾訴着自己的悲苦和喜悅。他心中像有很多話要說，他要把這幾個月的逃亡過程和社會的種種情況向首長報告；可感情衝動得又不知一下從何說起。

將軍仍握着莊志明的手，讓他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雖說是上了年紀的人，仍然很有力氣。他穿着非常樸素，脚上是一雙布鞋，平易近人地和莊志明同坐在一張長沙發上，敘家常般地談心：

「莊志明同志，你的情況，我們都知道了。在『天安門事件』中間，你作出了一個革命戰士、一個共產黨員正確的抉擇！很不簡單哪……」

「不不，」莊志明受到將軍這樣的褒獎，心裏激動得說不出話，只是紅着臉，一個勁地說：「我做得很不夠，很不夠……」

「你離開北京以後，我們一直在注意你的行踪。中央軍委的負責同志指示：一定要設法找到你，保護你的安全……

所以昨天晚上我們不得不採取斷然的行動……」

莊志明一聽中央軍委的領導同志在這樣關注着他這個普通警衞戰士的安全，滿腔熱血在翻騰，激動得淚流滿面。他顫巍巍地站了起來。解開了緊束着的軍用闊皮帶，在腰間取下一叠用塑料紙包着的紙張。

他用抖索的手展開，這是一叠很薄的白色打字紙，上面用藍墨水密密麻麻地寫滿繩頭小字。

「報告首長！這是我和另一個同志一起整理的有關１號大院和上海指揮部的材料，請轉交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莊志明莊重地用雙手托起這份材料交給將軍。

這份材料花費了他幾個月的心血，飽浸着他的血汗，是他冒生命危險保存下來的。他防備不小心會落到關寶太這伙人手裏，就在一邊整理草稿時，一邊用很薄的紙抄寫成微型本，一式兩份，以防萬一。昨天晚上，他發覺已被關寶太包圍，其他什麼都沒帶；只把這份謄淸的材料貼肉藏在腰間。關寶太拿到初稿以爲萬事大吉，沒想到這份完整的材料被莊志明保存下來了。

「莊志明同志，你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老將軍很高興地說：「我代表黨和軍委謝謝你，我們已經從江虹同志那兒知道你正在整理這份材料，而且已經帶出了１號大院……」

「對對，我本來想把它交給方明將軍。可一下又不知他在哪兒。」

「哦，是嗎？」將軍爽朗地笑了起來。

坐在一旁的楊英杰聽了，也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現在就不知江虹情況怎麼樣了……」莊志明焦慮地自言自語着。

「她已經離開了大院……」

「哦?!」這意外消息使莊志明非常興奮，顫聲地問：「

她在哪兒？」

「在她爸爸那兒。是他父親再三交涉，硬把她要出來的。」將軍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意味深長地說：「你們不久就可見面了，現在你在這賈亭山好好療養一下吧，準備迎接新的戰鬥。」

賈亭山，莊志明早在大院就經常聽說，這是南方有名的風景勝地，也是部隊著名的療養院。這兒有溫泉、瀑布和天然的山林，空氣清新，氣候宜人，山水佳麗。國家和部隊的不少領導同志常到這兒來休養，所以被大院那一伙稱之爲「修正主義的頑固堡壘」、「走資派的防空洞」……

「嗳，嗳！」莊志明感激地不住對將軍點着頭。

將軍就同莊志明握了握手，離開了會客廳。

一待將軍出了門，莊志明就迫不及待地問楊英杰：「這位首長叫什麼名字？」

「你喲……」楊英杰走到莊志明身邊，拍拍他的肩膀笑個不住。

莊志明給他笑糊塗了，以爲自己剛才接見時有什麼失之檢點的地方。

「你眞是『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楊英杰興致勃勃地念起古詩來了。「你找他找幾個月，現在近在眼前你又不相識了。」

「啊！難道他是……」

「對！他就是方明將軍。」

「哎喲！我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喲！」

啊！這又是莊志明的一個意想不到的喜悅。他的心因興奮更加劇烈跳蕩起來。他連忙跌跌撞撞衝到後窗，向外望了出去。

只見方明將軍正走過一個修剪得很整齊的花圃，同一個老花匠交談了幾句，然後緩步地背着手向一幢小樓走去。

夕陽給他寬闊的背影抹上一層金光。莊志明想起了他讀過的有關方明同志的不少回憶錄，似乎覺得這員驍勇的戰將又像當年那樣馳騁在瀘定橋頭、太行山中……

第二十二章 毛澤東　身後呈亂局 莊志明　劫餘會愛妻

十多天後的一個傍晚，莊志明病房的門外來了兩個人。

莊志明正斜躺在病床上看畫報，竟沒有聽見走廊上響起的脚步聲和談話聲。

他受傷的腿已復原得很快，富有經驗的老軍醫給他接好斷骨，用石膏固定了起來。經過這幾天的靜心療養，他又顯得紅光滿面，英姿煥發。在磅秤上秤了一下，體重居然增加了十多斤。

彈簧門輕輕推開了，楊英杰春風滿面地走了進來。這些天全靠他的照顧，莊志明已同他成爲好朋友，就連忙招呼說：「小楊！快坐，坐！」

「今天我可不坐了。」楊英杰往門外一指說：「你看，誰來了？」

莊志明朝門外一看，只見暮色蒼茫的走廊上，站着一個年輕的姑娘。

莊志明的眼睛瞪得老大，嘴巴慢慢咧開了……因爲從門口走進來的是江虹。

「江虹！你來了？」莊志明驚喜地喊，連忙擡起身子。

「嗯，嗯！」江虹手提旅行袋進來，興奮地直點頭：「是老楊同志把我從車站接到這兒的。」

「好，現在我的任務完成了。」楊英杰望望他們欣慰地一笑說：「你們好好談談吧。」

說着，他告辭了，走出門去，輕輕帶上了門。

室內只留下他們兩個人。兩人互相望着、笑着，就這樣傻乎乎地站了好幾分鐘。江虹才一步一步向床邊走來。一下坐到床上，抓住了莊志明的手：「這眞是你嗎？」她終於說了，一面仰起頭來望着莊志明的臉：「我眞有些不敢相信。這不會是夢吧？」

半年來，她一直懷疑自己的丈夫是否還活着。開頭，她聽說莊志明已被抓住；後來，又傳說他在逃亡路上被擊斃……爲此在這些日子裏，她做過多少離奇的夢，她好像自己一直在追尋、在奔跑，在奔向莊志明有力的懷抱……她因之常常半夜被夢驚醒。

「不是夢，不是夢！」莊志明伸出手，摟住她的肩膀，讓她偎依在自己胸前。「我不是好好地在你身邊嗎？」

過了好幾分鐘，江虹才鎭定下來，擦擦眼淚，溫柔地望着他說：「你看上去氣色倒很好，腿上的傷怎麼樣？」

「不要緊，挺好！」莊志明咧嘴笑笑說，拍了一下大腿。「你要是再遲幾天來，我可要到車站接你了。」

江虹的嘴角浮起笑容，把莊志明耷拉在額前的幾綹頭髮掠到後面，動情地說：

「聽到你受傷的消息，我眞擔心……要知道我……多想念你喲……」

「我也非常想念你。」莊志明輕輕托起江虹的臉，細細地觀察着。

分別僅僅四個多月，他們像是幾年沒見。這四個多月裏，江虹仍然是老樣子，只是瘦了些、憔悴了些，但也變得更深沉、老練了。她的臉由於懷孕而變得蒼白，兩頰也失去少女那種光澤。過去一對澄澈但缺乏表情的眼睛，現在變得十分豐富、內涵，正放射出悲喜交集的光芒。這目光中包含有多麼複雜的內在感情呵！既有別後的思念、離亂的憂傷，更

有重逢的喜悅、火熱的愛情……這些無聲的語言，莊志明都在江虹的目光中讀到了。

莊志明也有滿腹話兒要對愛人傾吐。這別後的一百多個日日夜夜，他過着多麼難挨的日子。他有說不盡的苦難和辛酸，也有訴不完的離愁和思念……當他在逃亡的路上艱難跋涉，當他滿身塵埃、焦慮不安的時刻，江虹的形象始終夢魂牽繞地在他身邊，給他溫暖、信心和力量！

別離，像是遠焦距鏡，使人能更清晰地看清身邊發生的一切。有許多相處在一起感到很平常的東西，一旦分開就成爲很珍貴的了，更何況是家庭。莊志明活了三十歲，過去是不大體會得到這方面心情的，這一課在這四個月裏補上了。

一個人嘗盡了一切苦難、憂慮、探求、鬥爭，才能眞正懂得幸福的意義。現在他們經歷苦難後又團聚在一起了，世界上還能有什麼更幸福的呢？

莊志明不住撫摸着江虹的頭髮和手，既高興又難過地說：「眞辛苦你了！身體感到怎麼樣？」

「很好，一切正常。」江虹漲紅了臉，洋溢出母性的光輝。「已經九個月，馬上要出來見你這個爸爸了……」

「爸爸？」莊志明一下覺得這個稱呼似乎同自己有些聯繫不上，緊接着馬上縱聲大笑起來。「哈哈，看我把這忘了。我們馬上要當爸爸媽媽了……」

莊志明忍不住又摟住江虹的肩膀，興奮地笑了起來。

晚上，當他們倆躺在床上，沉浸在無邊幸福的時候。莊志明突然想起了許鳳。

「許鳳怎麼樣了？你知道嗎？」

「她……」江虹的臉上浮起悲哀的陰影。「她死了……」

「死了?!」莊志明驚叫了一聲，欠起身子望着江虹。看到妻子臉上悲傷的神色，知道這是眞實無疑的了，就放低聲

音說：「眞是……情況多變哪……她是怎麼死的？」

「小產死的……」江虹無神的眼睛瞪着天花板，閃着晶瑩的淚水。她輕聲地啜泣着，緩緩地說：「許鳳小產了，沒送醫院，就住在我們大院的病房裏。我偸偸去看過她。當時，她已流血過多，迷迷糊糊只剩一口氣了……那樣子可慘呢！臉孔像黃蠟，只剩下一張皮……聽到我喊她，睜開無神的眼珠，那眼睛都快翻白了……她沒說什麼話，只是指指自己手臂、自己身體。我看見衣服裏隱隱地都是傷痕……聽住在他們旁邊的護士小姜說：關寶太這惡魔虐待她可厲害呢，老在夜裏打她、揪她，肆意踐踏她……這次小產就是被關寶太踢了一脚才流血不止的……可這沒人性的傢伙也不給小鳳好好醫治，連看都不大去看，推說工作忙……結果第二天半夜一點鐘就死了……」

莊志明低垂着頭，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他不由地回想起他們相處的那些日子……耳邊又響起了他和許鳳第一次見面時那銀鈴般的聲音，眼前又浮現出她開朗活潑的身影，以及在大院時的一切情景，特別在危急時她對自己的種種幫助………

唉，多好的姑娘呵！一朶剛剛含苞待放的花，就這樣活活被蟲咬獸噬、枯萎了，凋殘了……連同她身內尚未出世的小生命。

莊志明感到手脚冰涼，渾身抖瑟着。他急忙拉過毯子蓋住了寒慄的身子，像塑像那樣斜靠在床上一動不動，半天沒換姿勢。他一言不發地大睜着眼睛，瞪着天花板看，呆呆地不出聲。

天哪！這一切都是眞實的，而且正繼續着……這是人間罕見的恐怖與罪惡！這現實不改變還行嗎？

他感到氣憤。過去他們利用他的政治思想，爲他們服務過，受他們控制過。他想起他們冷峻的臉，殘酷的笑容，恨

得咬牙切齒，心上像着了火。他越想越氣，現在如果叫他同她和關寶太去拚個你死我活，他會毫不猶豫地奮身前去！

這一夜，他斷斷續續做了一夜的惡夢。在支離破碎的夢境中，時時閃出許鳳恐怖的臉，她在呼救，她在吶喊……

幾天以後，江虹分娩了。

嬰兒順利地出世，是個男孩。放在磅秤上一秤，足足有八斤多。這小傢伙一降臨到這世上，就大哭大叫震動這寧靜的療養院，像是面對這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哇哇發表宣言。

醫生和護士都興奮地抱起這個皮膚紅皺皺，臉孔圓滾滾的新生兒，笑着、嚷着：「喃，這是賈亭山新生兒中的冠軍」。

「爸爸媽媽這樣高大健壯，兒子怎不成爲雙料貨呢。」

「瞧，這小傢伙有多可愛！」

江虹四肢伸展懶洋洋地躺着，臉孔像退潮的大海，浮泛着一種難以言傳的寧靜和幸福感。

孩子的哭聲，像圓潤的小號飛出窗外。在這靜謐的山區療養院裏，這嬰兒哭音就顯得分外美妙誘人。

人們都到產房來探望這個新生命。這些軍人和家屬誰都疼愛地想抱一抱這「大塊頭」，想多看上幾眼。有的人還送來了水果、罐頭和嬰兒的衣服、鞋帽、尿布。

方明將軍也親自來探望這個可愛的孩子。他用一雙大手把這襁褓中的嬰兒擧得老高，笑呵呵地說：「喃喃！多健壯的小傢伙。快快成長吧！」

「首長，您給這孩子取個名字吧。」

方明將軍望着窗外，皺眉思考了一下，豪爽地說：

「好，要我取，我就取。可我這當兵打仗的取不出文皺皺的名字。唔，就叫這小傢伙新生怎麼樣？」

「新生?!」大家一齊喊了起來。

「對！新生。」方明將軍深沉地說：「他們這一代是新

生的一代。等他們長大時，我們的國家一定是個繁榮强盛的新生國家了。」

「好！新生這名字好。」莊志明興奮地說。他很喜歡這個名字，他與江虹劫後重逢，還能親眼看到孩子平安出世，不正是象徵着新生嗎？」

新生這小傢伙被大家的喊聲、掌聲驚吓了，反倒「哇——」地哭叫起來。他的哭聲更惹得大伙哈哈大笑。

醫生把莊志明和江虹安排在同一個病房內，讓他們可以互相照顧。

他們中間放一張小搖籃，是療養院職工家屬借的，讓小新生睡在裏面。這小傢伙確是調皮異常，一餓了就哭，尿布一濕了就吵。只有吃飽睡足，才睜開烏溜溜的大眼睛，擺動着兩隻白白胖胖的小手。一會兒朝這邊望爸爸，一會兒朝那邊望媽媽，有時，還能咧開小嘴笑哩！

這可把莊志明和江虹樂壞了，常常幾個鐘頭地望着孩子，審視着、議論着，一下說臉盤像爸爸，長相像媽媽；一下又說眼睛像媽媽，嘴巴却像爸爸……兩個人的心靈已全被孩子佔有了。

這部隊療養院的病房設備雖簡樸，只有兩張大床，一張三屜桌，他們過的也完全是軍中生活。對他們來說，比在傢具豪華的別墅裏還感到甜蜜、溫暖。

日子平靜地過去。三十天後，江虹已滿月能自己下地操持家務了。她在生產期間調養得很好，醫師和護士又非常關心照顧，所以滿月後臉孔紅樸樸的。更顯得嫵媚嬌艷，光澤動人。渾身洋溢着年輕母親的豐盈活力。

莊志明也恢復得很快，已拆去石膏能下地行走了。

淸晨、傍晚，他們老是抱着孩子在走廊上、花園裏慢慢散步，一邊逗着孩子。全療養院的人都用欽羡的目光，望着這對年輕的父母。

九月九日下午四時。靜靜的賈亭山療養院病房裏、花園內、宿舍區，所有的擴音喇叭都「咯喇喇」地響了，發出了灼人的嗡嗡聲。早晨，從療養院領導到醫務人員，以及病員和家屬們都接到通知：下午四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將有重要廣播，到時組織大家收聽。

大家都意識到：將有一樁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大事發生了！可大家都沉默不語，彼此心照不宣。

四時零一分。大小喇叭一齊響了。先是傳出了低沉抑鬱的哀樂，接着宣告一個震撼世界的噩耗：毛澤東主席逝世了……

當全療養院的人從廣播裏收到這個消息，大家都沉浸在長時間的無言默哀之中，人人都有說不出的凄愴與悲痛，每個人都深深爲祖國未來的命運而担憂……

這時，方明將軍接到北京拍來的電報，要他立即飛往北京，去參加毛主席的治喪委員會。

晚上，楊英杰來病房通知莊志明，說是方明將軍要見他，有話同他說。莊志明立即整理了一下服裝，跟着楊英杰來到方明將軍的辦公室。

他們立在辦公室外，只聽到門內沉重的脚步聲和玻璃窗搖晃的「咯嚓，咯嚓」聲。

楊英杰在門外敲了幾下，聽到裏面說了聲「請進」，方才輕輕推門進去。

方明將軍抱着雙臂在大辦公室內來回踱步，不時望着牆上那張全國大地圖，臉上充滿焦慮不安的神色。

落地玻璃窗敞開着。呼嘯的山風在屋外嗚嗚直響，吹得滿天亂雲飛捲。玻璃窗雖然用窗鈎鈎住，但仍被風吹撼得不住搖晃。

「坐！」方明將軍示意莊志明在沙發上坐下。他自己也坐到對面的一張沙發椅上，開門見山地說：「中央拍電報來

，我不能不去參加毛主席的追悼大會。」他停頓了一下，雙手交叉地托着下顎沉思着，然後仰起臉說：「我走了，你們在這兒要格外小心，千萬別外出。我在這兒，他們是不敢動你們的；我一去北京，難保他們不搞陰謀……」

「首長，你放心去北京好了。」莊志明向將軍保證地說：「我們一切都會自己注意的，決不隨便外出。」

「好！」方明將軍滿意地點點頭，推了推放在玻璃台板上莊志明整理的那份材料。「這份材料我看過了，這次準備帶到北京去。現在政治形勢很複雜，鬥爭也十分尖銳。我們早已識破他們這伙人的陰謀，他們已經迫不及待地想採取行動了。毛主席一去世，他們很可能會加緊動手……擺在我們面前的形勢有兩種：一種是往好的方面發展，一種是往壞的方面變化，我們不能不有充分的準備哪……」

方明將軍心事重重地扶着椅子靠手站了起來，一邊在室內沉重而緩慢地踱着，一邊分析着當前的形勢。方明將軍的談話很有吸引力。他以渾厚、強勁的男低音把目前局勢簡單扼要地加以闡述，把現實的本質說得一清二楚。

莊志明驚異地感到：方明將軍這些日子雖在賈亭山中，可他對中央和地方的各方面情況了如指掌。將軍有的話莊志明雖不完全明白，但清楚地知道這些是指誰，有些情況確使他渾身發抖。

「我們已接到各方面情報，他們這伙人擬定計劃，發號施令，幹的淨是罪惡勾當。看來……這場決戰是勢在必行了！」方明將軍突然在地圖面前停住，雙手叉腰，仰起臉朝大地圖看着。突然，他轉過身來，語氣十分堅決果斷地說：「我們是軍人，有責任爲眞理而戰！不能眼看成千上萬革命先烈爲之奮鬥、獻身的事業，斷送在這伙陰謀家手裏。革命事業是屬於人民的！人民起來了，我們將最終贏得勝利！」

方明將軍說完，便是一陣沉默。他轉身站在窗邊，眺望

窗外的夜空。

山風越來越猛烈了，揚起了方明將軍的滿頭白髮。他眞像一頭雄獅正欲昂首怒吼。

窗外是滿天陰霾，濃雲如墨，像是暴風狂雨馬上要到來。可是天氣悶熱，氣壓很低，傾盆大雨却始終落不下來。只有沉雷在山谷隆隆地響着，山後不時閃射出隱隱的電光，在呼喚着這場大雷雨。

第二十三章

正邪鬥　佈陣療養院
夫妻遊　浴血賈亭山

賈亭山療養院孤伶伶地座落在山谷深處，像一朵荷花的花芯。它周圍幾乎沒有農民住宅、商店或其他單位，所以十分隱蔽、清靜。只有一里路外，有幾所林場的房子，住着幾十個是專門管理賈亭山區茂密的林木的林業工人。

林場只有一排低矮的平房，放着一些雙層床。幾十個林業工人白天上山去，晚上就擠在屋裏抽烟、喝酒、打撲克，消磨山區單調的夜晚。

一排平房邊上有個梨圈，密密麻麻種着一些梨樹。梨園深處有座小木屋，是個工具間。屋邊有口井，旣可用來澆灌梨樹，又可冲洗鋤頭、鐵耙等工具。這所工具間平時是不住人的，這幾天在窗縫裏却透出燈光和悄聲的話語。

裏面住着誰？林業工人們都不知道其中情況。只知道最近領導安排了一些人住在裏面，而且告誡大家不要說出去，也不要到這工具間去看，樣子十分神秘。

原來關寶太爲了監視莊志明，臨時秘密地住進了這所房子。

關寶太那一晚在厦門，把已經到手的莊志明丟掉了，第二天一瞭解眞相，把他氣得要死，在他的警衞生涯中，從沒出現過這麼大的漏子，眞是奇耻大辱。他只好灰溜溜回到北京，如實報告。

那首長聽說莊志明落到了方明將軍的手中，而且已經到

了賈亭山，這一氣非同小可。她臉色顯得異常難看，神經質地指着關寶太的鼻子大叫大嚷：

「你快去！這下非把『小廬山』炸平不可！」

關寶太知道這是她氣頭上說的話，炸平賈亭山根本是不可能的。但設法把莊志明抓到或結果掉，也可稍泄她這個虐待狂心中的一點怨恨。否則他知道首長是不能原諒他的錯誤的，不少人都吃過這方面的苦頭。

關寶太就領着一個行動小組，帶着必要的器材，住進這林場的工具間。他要坐鎮指揮這個行動小組，既要設法抓住莊志明，又監視這「小廬山」。

這所房子的地點非常適合此類行動。梨園外邊是一條公路，一直通進賈亭山療養院。透過疏密的梨樹林，可看到療養院進進出出的車子。站在路口望過去，遠遠地可看到山谷深處那療養院的大門。

關寶太叫手下一個人，把療養院每天進進出出的車子全登記下來。時間、車子型號……以便分析車內坐的什麼人？裝的什麼東西？來去幹什麼？譬如九月十日凌晨，有一輛「紅旗」牌轎車駛出療養院，關寶太就推斷是方明將軍離開賈亭山前往北京去了，情況果然不錯。

他們這次工作做得十分細緻、隱蔽，白天躲在屋子裏很少露面，小組成員都換上破舊的工作服，別人很難認出他們的身份。這座房隱藏在梨樹林裏，外面是很難發覺它的。每天只派少數幾個人上賈亭山四周瞭望、偵察、監視。

關寶太在工房內架設着秘密電台，每天都可同北京聯繫。行動小組備有望遠鏡、對講機，聯絡十分方便。他們具有國內最先進的進口設備。

關寶太還帶來一個二十歲的電話兵，他身子瘦小，動作十分靈巧，上樹爬杆像狸貓一樣。關寶太叫他爬上公路邊的電線杆，在通往療養院的電話線上接了一根線，以便竊聽療

養院與外界的通話，撈取「小廬山」的情報。

關寶太每天分析着電話記錄，似乎竊聽不到多少有用的情報。他派人到療養院周圍監視莊志明，也絲毫不見他人影出現。

電鍵「滴滴嗒嗒」地響着，工具間裏充滿了刺耳的電波聲。今天晚上，關寶太照例叫報務員同大院進行每天例行的聯繫。可是發了半天報，收不到對方回答的訊號。

報務員已忙得滿頭大汗了。工具間又矮又小，四周門窗緊閉，屋內不少人抽烟，滿屋子烟霧騰騰，又悶又熱。

「處長，能不能把窗子打開一下，稍稍透透空氣？」

「不行，」關寶太很凶狠地說：「你快打！怎麼北京會沒有訊號呢？是不是機器出了故障？」

「機器沒問題。」報務員哭喪着臉，繼續輕捷地撳着電鍵，發出「噼噼啵啵」的聲音。

關寶太端着茶缸，大口大口地喝了半杯濃茶。然後解開襯衣領扣，讓肥胖的身體透透熱氣，他胸脯上和背脊上已是汗水淋淋的了。

昏黃的燈光下，這麼多人擠在這間小屋裏。關寶太發現他手下的行動小組成員都有一種厭煩和悲觀的情緒。有的在默默地抽烟，有的乾脆躺在草席上閉目養神，似乎都有心事。

這幾天，關寶太也感到很煩躁不安，似乎預感到會發生什麼意外。今天晚上同北京聯絡不上，家裏的情況不明，更使他驚惶不安。是首長外出，還是有什麼事隱瞞着，至今他還蒙在鼓裏？而他却在這偏遠的南方山谷，要想瞭解也一時打聽不到……眞急人哪！

他明白目前的處境，目前只有靠自己的力量了。不管怎麼樣，即使單槍匹馬，也要想法盡快抓到莊志明，早日離開這鬼地方，回北京去復命。

經過一夜的痛苦思索，第二天中午，關寶太召開行動小組的特別會議。在會上，他宣佈了自己的計劃，最後很不耐煩地說：

「我們老這樣像老鼠一樣鑽在洞裏不行，要設法派幾個人出去，到療養院四周去引發，必要時也可闖進療養院去……」

「那這樣不是把事情鬧大了嗎？」一個長頭髮的行動小組成員說。

「鬧大了也不要緊，萬一不行，乾脆把莊志明劫持走或者幹掉他……」

「這樣太冒險了！」長頭髮表示反對地說：「這計劃可行嗎？」

「這計劃是我從北京來以前經過首長批准的。她同意我們必要時可這樣幹！」關寶太驕橫地說：「否則要我們來幹什麼呢？」

這時，桌邊拿對講機的報務員對關寶太說：

「處長，後山上的小金報告：莊志明出來了。」

「什麼？」關寶太走到桌邊，拿起了對講機：「小金嗎？你發現了什麼情況？」

對講機嗡嗡的電波聲中，傳來了一個沙啞的聲音：

「療養院後門出來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好像是照片上的莊志明……」

「哦，終於出來了！」關寶太亢奮地朝大家一揮手：「好，準備出發。」

療養院後面的賈亭山蔥綠山坡上有兩個人正在緩步攀登。涼爽的習習秋風，吹拂着他們的頭髮，確實是莊志明和江虹。

他們難道忘記方明將軍臨走時的諄諄叮囑嗎？沒有。可

是有什麼辦法呢，秋色實在太誘人了，這是多麼晴朗、澄碧的艷陽秋日呵！

方明將軍去北京已快一個月了，遲遲不見回來。只聽楊英杰說：他在北京很忙，不少老首長老同志都要見他，希望他再出來幹番事業，不能老呆在賈亭山養老……莊志明從中意識到，方明將軍在北京肯定有重要任務。

這些日子天氣老是陰沉沉的，風雨連綿，二十多天沒見太陽。山區本來就多霧，好不容易雨住了，盼望有個晴天，一陣山風吹來，又刮來滿山雲霧。霧，像燃燒的白烟在漸漸瀰散，把山區一切都籠罩在滃滃濛濛的霧霾之中。咫尺樓房和人影，都模糊難見，更不用說山頭崗巒了，那些就像大海上浮沉的島嶼。

雨霧大時，，像霰彈的烟雲撲進窗門，關着的紗窗也凝着星星點點的水珠，室內的物件全是濕漉漉、粘糊糊的。被褥發散出一股霉氣，連毛巾上也滑溜溜地沾着一層粘液。這二十多天，枯坐斗室，可把莊志明和江虹憋悶得難受透了，渾身發膩！幸虧身邊還有個小新生，可打發這單調寂寞的日子。

國慶節幾天，天氣難得放晴，雨歛雲散，給這個陰鬱的節日帶來一些明朗氣氛。今年國慶由於毛主席逝世，不搞任何形式的慶祝活動，療養院裏的人就顯得很空閒。不少人回家渡假去了，有的外出探親訪友。療養院的職工也乘機休息一下，大家都在家中團聚，改善改善生活。所以整座療養院顯得空蕩蕩的，草坪、車道上難得見一個人。只有大門口的崗亭內，持槍的哨兵仍在忠於職守。

一樓病區只有莊志明和江虹，外加小新生。他們整整在病房裏關了五六天，這樣渡過國慶節，實在有些不甘心。

今天天氣又特別好！涼爽的秋風吹來陣陣桂花的香味，是那樣芳香馥郁，沁人心脾。賈亭山上，漫山的桂花都開了

。遠遠望去，山崗上的樹葉也發紅變橙，越加顯得鮮妍艷麗了。山林的色彩變得更絢爛多姿，是那樣誘人心目。

「我們上山去散散心吧。」江虹興緻勃勃地提議。

「這……」莊志明沉吟起來了。

「下了二十多天雨，人都發霉了。今天上山去曬曬太陽，透透口氣好嗎？」

莊志明沉默不響。說心裏話，他也實在想出去走走。可他們目前的處境不允許呵。

「我們出療養院後門，門外就是山，不會有什麼人。」江虹出主意說：「抓緊時間，早去早回，怎麼樣？」說着，她拉起了莊志明。

「那小新生怎麼辦？」莊志明望着搖籃中熟睡的孩子說。

「把他托給秦大媽臨時照看一下。」

秦大媽是花匠的家屬，這些日子幫他們洗洗尿布，燒點營養菜，是個熱心的老大娘。江虹去同她一說，她滿口答應：

「你們是應該出去走走，到這兒來，還沒上過賈亭山呢。孩子就交給我吧，你們放心去！」

秦大媽當然是不瞭解內情的，可她情意實在懇切。莊志明見江虹今天這樣興緻勃勃，遊興正濃，也不忍拂逆她的要求，就同意上山玩一會，早些回來。

他們出了療養院後門，面前就是一條通向山崗的小路。

他倆沿着彎曲的石階，一級一級緩步走上山崖。江虹像久關在籠中的小鳥，今天飛回到空曠的山野，渾身感到輕鬆。她健壯的身體內，似有一股強勁的活力在噴湧！像是地下泉在嗞嗞地冒。下雨二十天關在房，可把這年輕的母親憋壞了。現在她眞想大聲呼喊，展開雙臂奮力飛翔，就禁不住飛跑起來。

她往山崗上跑了一段路，回轉身一看莊志明正在一步一

步穩健向上走，才想起丈夫的腿傷還沒痊癒，就又咯咯地笑着飛奔下來，一下衝到莊志明身邊，強壯的臂膀挽着他，並肩向山上走去。

莊志明感到江虹嘴裏噴出熱氣在他耳邊輕拂，清風揚起她的長髮不住在他脖子上撩撥，癢嗖嗖的有一種說不出的溫柔和甜蜜，他爬起山來也感到輕鬆自如了。

啊！在人生道路上，有這樣一雙強有力的胳膊挽着他一起行走，有這樣一個伴侶在身邊，還怕什麼坎坷曲折、風雨泥濘呢？

山野蜿蜒起伏的小徑實在清幽迷人。擡頭是綠蔭遮天的高樹，樹影斑駁，只露出一小塊一小塊藍水晶般的碧空。幾縷白雲像絲綿在輕拂着明鏡。強烈的陽光照到樹葉上，像片片金箔的閃光。特別是那漫山紅葉，艷得透明，鮮橙可愛。在綠蔭中，一叢叢桂花像金屑玉粒潑灑着，發出了清香芬芳的味兒，吸一口真是沁人心脾。

靜謐的山谷中不見行人，一片沉寂。只聽見啾鳴的鳥聲，偶而有幾隻翡翠般小鳥「噗喇喇」飛來，拍動着翅膀，一下又鑽入對面密林不見了。松鼠在枝椏上靈活地蹦跳，用調皮的小眼睛好奇地瞪着這對年輕人。江虹眞想抓住一個來玩玩。她一揚手，小松鼠就蓬地跳到另一棵樹上去了。惹得江虹銀鈴般笑個不止。

遠遠就聽到了嘩嘩的流水聲。莊志明和江虹來到了山腰的瀑布底下。

這瀑布是三面山坡上的水滙集到這中間峽谷，從山嘴一塊突出的岩石上傾瀉而下，奔騰着，跳躍着，像一幅白綢掛了下來。在這翠綠的山坳中，顯得分外醒目壯觀，空谷瀑聲，在這寂靜的山林又是何等動聽。

江虹一見這銀亮的飛瀑，就驚喜地叫喊着奔到瀑布底下。飛灑的水珠濺在她的頭髮和外衣上，一下把她淋得濕漉漉

的。可她毫不在意，搖掘着頭髮上滿頭銀珠，乾脆解散盤在頭頂的髮髻，在泉水中漂洗起來。

「江虹，當心受涼！」莊志明關切地站在岩石上叫道。

江虹洗了個痛快，然後絞着頭髮，笑嘻嘻地回到莊志明的身邊。

他們坐在一株桂花樹下。四周是寧靜、空靈的山谷。麗日當空，萬里無雲。江虹從瀑布下舀來一杯水，交給莊志明。莊志明喝了幾口甘甜清冽的泉水，感到神清氣爽，有說不出的暢快。一陣山風吹來，吹落樹上的桂花，落到茶缸中、頭髮上。江虹乾脆仰起臉，用嘴巴接啜着這醇香的桂花。

他們兩顆心已融化在這潺潺的飛瀑中了，已融化在這氤氳的空氣中了……

太陽漸漸西斜，東邊山麓輝耀着陽光，西邊山麓一下陰暗下來，顯得幽深陰冷。起風了！漫山樹木颯颯作響，幾片枯葉飄落下來，無聲地飄在積滿黃葉的鬆軟山徑上。

「時候不早了，回去吧！」莊志明催促着江虹。

「唔。」江虹迷戀地再望了一眼，就攙扶着莊志明轉身朝原路回去。

正當他們轉身向山下走時，突然「呯！」地一聲槍響！

槍聲在山谷發出清脆的回音，一羣鳥兒嚇得「噗喇喇」地飛出山林，在空中久久盤旋。

莊志明感到大腿上一陣鑽心的疼痛，本能地感到被子彈打中了。他馬上敏捷地作出反應，迅速觀察山下，判斷槍聲來自何處。

「出了什麼事？」江虹驚叫一聲，一下摸不清情況，連忙緊緊抓住莊志明的手臂，想趕快往回走。

莊志明往山那邊看去。猛然看見樹叢中閃出一個高大的身影，正貓着腰加緊向山頂爬來。他後面還跟着三四個年輕力壯的漢子，正吃力向上爬。

莊志明一看模樣就知道是關寶太。他像獵狗一樣朝自己追捕而來。剛才他是看莊志明馬上要下山，才迫不得已開槍的。現在正撥開樹叢加緊向上爬，想活捉他。

腿上的傷疼得很厲害，莊志明知道自己邁不開脚，一下很難逃脫關寶太的追擊。他果斷地採取應急措施，趕緊把江虹往小路一推說：

「快！你快跑！跑回療養院報告！」

山脊有一條坡度很陡的小路直通療養院後門，筆直衝下去比乘電梯還快。可江虹愣在原地不肯走，緊緊抓住丈夫的肩膀說：

「不不，我不走！要走同你一起走！」

情況危急！不容許有分秒的拖延。莊志明像頭激怒的獅子那樣狂吼起來：「你瘋了？別管我，你快走！」

他不顧一切地把江虹猛地一推。江虹踉踉蹌蹌衝下好一段路。她還想轉過驚慌失措的臉，可一見莊志明這憤怒的神態，只得拔腿向山下狂奔，不顧一切地衝向療養院的後門。

關寶太生怕莊志明跑掉，就又心急地開了一槍。

槍聲在寂靜的山林顯得分外響……莊志明搖挸了一下，慢慢地倒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突然間，槍聲大作。楊英杰領着一隊解放軍戰士急步向山頂趕來了。

跟在關寶太後面的那幾個行動小組成員，一聽槍聲知道情況不妙，驚慌地停住了脚步，有的不敢上前，有的轉身下山。

關寶太也放慢速度，擡頭朝山頂望去。他光禿的腦門上沁出大滴大滴汗珠。他眼看莊志明已倒在離他二、三十公尺外的山頂，就像一個禿鷲眼看獵獲物到手，於是貪婪地朝山頂撲去……

療養院裏的軍人聽到槍聲都朝山頭跑來了。楊英杰率領戰士衝在最前面。

江虹一見楊英杰來救援，就轉身重新向山頭跑。她全身發軟，感到一點力氣也沒有，眞想倒下去。她在崎嶇不平的山道上跌跌撞撞地奔着，碎石碰破了脚趾，她不覺得疼；她跌倒在地，膝蓋磕出了血，可爬起來又跑，恨不得一步跨到丈夫身邊，搶在敵人的前頭。他們一起挨過了多少苦難，她不能失去他！

終於他們來到山頂。楊英杰和戰士們早已提前到達，正在環顧四周。

「志明——」江虹衝到他們剛才站立的地方，恐懼地睁大眼睛一看，只見林中空地上沒有人，只有草地上一灘鮮血。

「志明——」江虹瘋狂地叫喊起來。山谷裏回響着她絕望的喊聲。

山林一下靜得可怕，人們一動也不動。

「在那兒！」楊英杰突然指着山後坡不遠的一片灌木林，指揮着戰士說：「快！快往那兒！」

楊英杰和戰士連忙衝到這灌木叢中，發現莊志明和關寶太正扭打在一起。

原來當關寶太好不容易登上山崗，發現莊志明已一動不動倒在地上。他猙獰地在嘴角露出了笑意，心想他終於親手打倒了這個叛逆的得意門生。

其實，莊志明並沒有死去，只是順勢倒下，假裝閉上了眼睛。他從眼縫中窺見關寶太朝他彎下腰，一條腿跪下來了。他已看清這張冷酷無情的滿是肉瘰的臉，和一雙渾濁的狼一般的眼睛……於是飛出一脚，踢中關寶太的小肚子。

關寶太頓時感到一陣劇痛，再也直不起腰來。沒想到他

教給學生的應急手段，莊志明用來對付老師了。

莊志明見關寶太還沒完全倒下，就迅速一躍而起，伸出雙手緊緊卡住對方的脖子。

關寶太被撞倒在地，手中的槍早已飛出老遠，掉在山坡草叢中。他畢竟是個訓練有素的高級警衛人員，對突然襲擊有本能的反應，更何況眼前又是他恨之入骨的學生。他就瘋狂地使出渾身解數，擺脫掉莊志明鉗制，想對他病殘的身體進行致命的猛擊，把他置於死地。

兩人就這樣抱在一起，滾下了山坡。

莊志明受傷的身體尚未復原，現在又受到重重一擊，滾下山坡時一陣昏迷，就慢慢鬆開了手，漸漸失去知覺。

關寶太喘了一口氣，正要朝莊志明的太陽穴揮拳猛擊，突然，楊英杰出現在他身後，狠狠踢在他手腕上。

「啊！你……」關寶太轉身看到楊英杰，正要起身回擊，楊英杰又擡起一脚用力踢去，正踢在關寶太的下顎上，鬆垮垮地向後倒去。

「志明——志明！」江虹已衝下山坡，來到莊志明的跟前。

莊志明仰身倒在山坡上。殷紅的鮮血漬漬地淌在青草和落葉之中，滲入泥裏。他褲子上滿是血迹，但蒼白的臉上仍有知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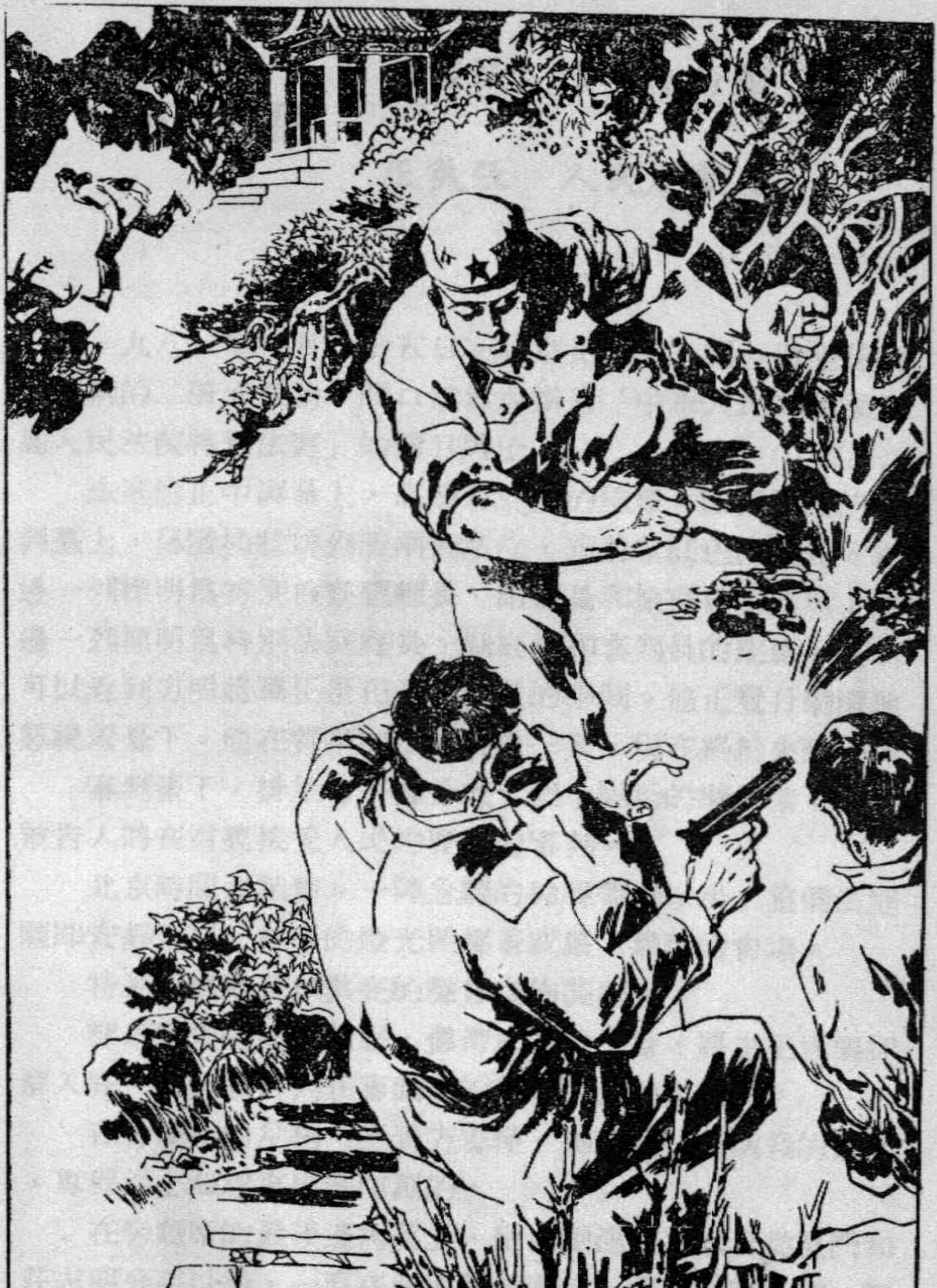
一輪血紅的夕陽向西天墜落，如火如荼的晚霞塗抹着半壁天空。幾道橙黃的霞光像金劍似地灼灼發光，刺向天邊。

人們圍着莊志明沉重地低下頭，彎下腰，擔心地打量着他。山風在林間嗚嗚地吹着，吹得滿山樹葉颯颯作響，吹得人們衣角不住掀動。

「志明——」江虹撲了上去，抱住了丈夫的身體，不住地搖晃着、呼喚着。

莊志明終於慢慢睜開了眼睛，向上望着。他呶動着嘴角

，張口努力想說什麼，可始終說不出來。只是揚着臉，仰望着滿天紅艷艷的晚霞和深邃的藍天，笑了……



尾　聲

強權滅　女皇慘扮蟹
正氣張　人民慶新生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正義路一號。這座莊嚴、樸素的二層建築物，門口赫然地掛着「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醒目牌子。

法庭的正中屏幕上，高懸着鮮艷的國徽。國徽下面的審判臺上，呈階梯狀排列着兩列席位，罩着紫紅色的絨布。右邊一列標明爲特別檢察廳廳長、副廳長和檢察員的座席；左邊一列標明爲特別法庭庭長、副庭長和審判員的座席。我們可以看到方明將軍正坐在這審判員的中間。他正雙目炯炯地怒視着臺下。他在賈亭山預見的這一天，現在終於來到了。

審判臺下，排放着一溜分成十個小隔斷的欄杆架。十個被告人將在這裏接受人民的歷史的審判。

北京時間九點整。一陣急驟的鈴聲響過以後，整個法庭隨即安靜下來。耀眼的燈光照耀着威嚴、肅穆的會場。

特別法庭庭長以洪亮的聲音宣佈開庭。

穿着整齊的藍色制服，佩帶武器的法警，將主犯逐個押解入庭，一個個排列在審判臺的欄杆架內聽候宣判。

在旁聽席的左角，坐着方雪萍。她是攙扶着病殘的母親，專程從上海趕來出庭作證的。

在旁聽席的最後邊角落上，坐着劉滬生。他自從厦門和莊志明分手以後，一直在西南等地逃亡。直到「四人幫」粉碎後，他才回到上海，結束了「黑戶口」的流浪生活，恢復

了姓名，恢復了一個人的正常生活。

人們羣情激奮，歡慶勝利的喜悅之情一下迸發出來。

莊志明轉身問江虹：

「還記得《女人比男人更兇殘》這部電影嗎？」

「記得。」江虹點點頭。

「我進入大院，第一天晚上看的就是這部電影。對了，我就是那天在電影場認識你的。」

「哦，是的。」江虹若有所思地說：「可惜許鳳不在了，看不到這次審判……」

「嗯。」莊志明仰起臉說：「現在他們的下場不就像那部電影的結局嗎？古往今來，世界上即使再兇殘的女人，也無法逃脫覆滅的命運……」

他們走下臺階，不聲不響向陽光朗照的廣場走去，滙入城市的洪流……

1980.9.12 初稿於莫干山

1982.5.11三改於杭州

HK$15.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